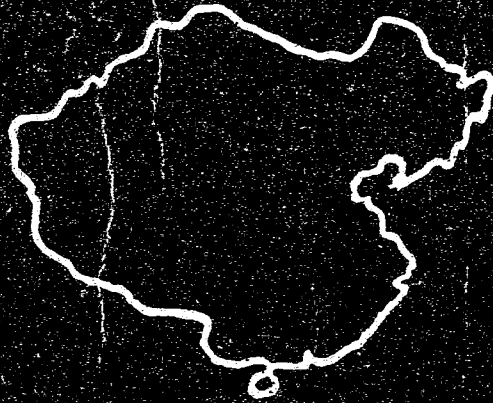


秘中的國

德 基 希 著 立 波 譯



上海 海天 馬書 店印 行

國 中 的 密 秘

著 希 基 · 德
譯 波 立

行 印 店 書 馬 天 海 上



德·基希近影

54.3.2
129

目次

吳淞廢墟.....	一
一個罪人的喪禮.....	一〇
金融投機.....	一八
一個印度人指揮交通.....	三三
士兵墓地的吉原.....	四一
死刑.....	四八
「黃包車！黃包車！」.....	六一
巴格達的猶太資本家的故事.....	七〇
無意中拜訪了幾個宦官.....	八二
卽席判決.....	九一
紗廠童工.....	一〇二

比里牛斯山的插曲.....	一一五
一個革命沖洗出來的污泥.....	一二五
影子戲.....	一三九
軍火貿易.....	一四九
瘋人院.....	一七九
安格魯·撒克遜縮影.....	一八九
感化寺.....	二一四
堆棧.....	二二四
南京.....	二三五
街道.....	二五二
中國戲.....	二六五
屋頂花園.....	二八一
譯後附記.....	三〇四

吳淞廢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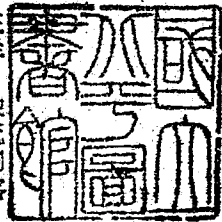
在這裏，黃海變成了揚子江，但是這變化很難看出來。江濤是一片汪洋，像流到喀克斯哈文（註一）附近的易北河（註二）一樣。現在，波浪還是擾亂着旅客們的消化作用；現在，江邊不是江邊，還是遼遠的海岸。

輪船剛剛轉入側面河路，旅客們都跑到了甲板上，在船的右舷伸出手臂，手指，眼睛，開麥拉和望遠鏡。揚子江和黃浦江的會合處，形成了通到大商業市場，揚子江流域的門戶。

自從正月末尾以來，吳淞，吳淞砲台灣這名字，像一枚有強烈爆發性的炸彈的不吉祥的營養之聲一樣，在天空和海底電線中匆匆的反覆着。在國聯，在俱樂部的安樂椅上

（註一） 德國漢堡的設防海港。

（註二） 德國的大河，流入北海



和社會裏，都以同樣的效用，到處傳說牠。

現在，我們靠在欄杆上，把眼睛或望遠鏡集中於吳淞，那就是牠本身，無可置辯的。頂甲板上的日本太和紳士們在互相的指示那些掩蔽着人的屍體的房屋的屍體，快樂的指出破壞工作中比較奇異的佳作。不到幾天以前，這沿海的許多砲台，並不是這麼無遮無蔽的顯露的，牠們還有水門汀和混凝土的障壁。

客船在吳淞口沒有停留很長久，還沒有圍攻者和被攻者留滯在那裏的一半長久。輪船一點鐘走不到八里，因為河面塞滿了船隻，江心應該站一個站崗的巡捕指揮交通，這有着許多對照的交通。在這裏，世界最大的無畏艦碰到了世界最小的漁船。美國旗艦 Houston 排水一萬噸，牠的每一尊炮都比擁擠在牠四周的每一艘舢板要大許多，舢板的風帆是張在枝條編製物上的烟草色的布片，幾千年來，民船墨守着懷孕的龍一樣的樣子，畫在牠們的旁邊的眼睛，恐怖的望着意艦 Trento，牠們的小刀一樣的槳葉，像要截開牠們的肚皮一樣。不列顛軍艦 Cornwall 正要施放一個巨大的弩炮，投射物是一架飛機。像蛋黃樣的黃色的渡船，來往於兩岸。與其說是船不如說是房屋的有五層樓的檸檬

色的船隻，向揚子江飛駛而去。牠們的搭客被那船尾幾乎被牠們觸着了的日本的裝甲巡洋艦，弄得無家可歸了。

河岸上沒有被毀壞的建築物，祇是那些有外國國旗在風裏鼓脹着的屋宇。殼牌油，美孚油，德士古的銀色油池，沒有被炸毀；Nordisk 電報機公司的紅磚建築物，在那岸頂上，丹麥人很有思慮的繫了他的十字架的，沒有被炸毀；電力站，因為牠是捷克斯拉夫的 Skoda 工廠的建築物，牠的角樓上，有一個藍色的圓錐橫在紅白相間的條紋中的標記，沒有被炮毀。此外，到處，沒有一樣東西沒有被毀壞。

船隻慢慢的駛過荒地，牠們都遠遠的落在那些沿着江邊向碼頭馳疾而去的華麗的汽車後面。國聯調查團的團員們斜靠在那些華麗的汽車裏，他們在這座剛被創造的新的麗培（註）調查了一個早晨，要在一個恰當的時間，趕回用午膳。

是大家週知的事，日本人在最後通牒裏要求上海市長制止抵制日本貨，解散救國會，逮捕抵貨領袖，担保殺害一個日本僧人的賠款。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這個最

（註）意大利古代都市，在那卜勒斯東南十三哩，西歷七十九年維蘇維維爆發時被覆沒，近年被發掘了。

後通牒，準確的被接受了。可是那天晚上十點半鐘，日本海軍陸戰隊開始佔領了從公共租界起通過中國地界，却爲外國巡捕所管轄的許多馬路。

日本人希望就在這同一天，不僅佔領閘北，這鄰近的人烟稠密的中國工廠區，而且要佔領一直到吳淞口的黃浦江全岸。第二天早晨，東京電訊社報告佔領了吳淞。可是，錯了，日本軍隊侵入閘北（表面上他們是祇打算去搗毀抵貨委員會總會所在的中國神廟的。）沒有很遠，中國十九路軍就很快的阻止了日本人的前進。戰爭在一條二十五個啓羅米突的陣線上展開，而且延長了七個禮拜。好幾萬死者和傷者，好幾萬房屋，是這次戰爭的代價。沒有俘虜，一律殺毋赦。到三月四號吳淞才被佔領。

從租界上的房屋裏，你可以像從包廂裏看戲一樣的憑觀戰事。晚餐以後，你佩好你的胸巾，走到窗邊，烟火的展開，在一種有趣的變化中進行。牠們從裝甲巡洋艦上急冒出來，從飛機上突然撲下，從巨炮射出，火燄和鋼鉄從天上噴下，在同一剎那間，火燄鋼鉄和炸毀物的碎片又噴到天上去。一剎那間——人們的生命和人們的房屋被毀的一剎那間的遊戲！

因爲從半夜到早晨五點鐘，在馬路上走是違法的，你得在十一點半鐘趕到賭場和跳舞場去，在那裏你一逕留到五點鐘就是。

在白天，實際上你是一點也看不出鄰近在不斷的發生着恐怖。當炮彈在天空交織着的時候，當整個一條條街道在燃燒，小孩們埋葬在倒塌的房子下面的時候，當許多人家在逃竄，而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男子和女人不斷的倒斃在地上的時候，船，電車，黃包車，都照常行駛，影戲院照常開映，商店也都營業，海關職員都坐在辦公室裏，報紙也都出版。

國聯調查團的團員們在視察戰地以前，遲延了很久時候，這樣，日本人可以稍爲把戰場收拾一下，像 Nestroy 的 Holof rnes 的話 Shaff. ts do Leichenweg. ikann do Schlampereinet Leiden (把那些屍體移開吧，我看不慣這醜觀。)這的確是不大雅觀——一堆堆被殺死的中國男女，被砍掉手脚，嘴裏塞滿了東西的屍體。這種光景很容易敗壞從國聯來的紳士們的胃口，這些紳士要赴許多宴請，茶會，午餐和晚宴的。剛視察了閩北和吳淞，他們就在華懋飯店飲譙。雖然上海實際上是在中國，不在日本，

但是宴會還是佈置戰爭的人們佈置的。有十六種酒類和香檳，有奧布曼雪茄（來自哈瓦那），裝在雕成的玻璃管子裏，市價每枝一元六角）還有一張豐富的菜單。

日本公使設宴爲國聯調查團員洗塵。

菜 單

- Oeufs de Beluga gris Perbes
- Consommé double en Tasse
- Paillettes d'or
- Turbotin Amdassade
- Coeur de filet Armenonville
- Pommes fete,e Promenade
- Petits pois fins
- Asperges froides Sauce Vincent
- Dindonneau au Parfum des Gourmers

Salade Gauloise

Mousse Glace, Cathay

Corbeilles de Mignardises

Cafe-filtre

在江灣跑馬廳的馬匹，騎手，賭金計算員，馬票售票人賦閑的六個禮拜中，賽馬場看到了許多巨大的，激動的競技，但是這種競技和整個這次戰爭一樣，沒有起點，沒有結束，也沒有贏得的錢物。跑馬場沒有遭受過重的損傷，牠的摧毀，在日本軍閥看來並不重要。

但是，譬如，勞動大學在他們看來就很重要了，中國一切學校，圖書館，和印刷所都是一樣。這一切通通毀盡了。江灣的勞動大學正像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以及牠那規模無比的舊印刷所一樣的被炸毀了。日本的槍手，出於純粹無聊，把大學的創設者的塑像做了槍靶，牠的石做的頭被打得滾到了沙裏。在國聯調查團團員到來以前，像身已經從像基上拉下，而且被搗成了碎塊，這樣，他們不會看見這種多餘的破壞文物的變行的紀

念物。祇有當你在戰地徒步徘徊的時候，你也許可以碰巧看到這位大理石雕成的學者的殘骸，散在垃圾堆裏的撕碎了的大學註冊簿和學生筆記簿的當中。

德國人創辦的同濟大學也被炸毀了，校舍獨立在廣漠的郊野上，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炸彈所能觸到的。日軍描準了這裏，日軍並沒有顧忌黑——紅——金色的旗子，因為這大學裏的學生是中國人。一個飛機炸彈落在工學院，生理學院，大禮堂，醫學院，和教授住宅都遭了海軍鎗砲的亂擊。爲了好玩，却也帶着德國人的周密，一切炸彈空壳，現在都被豎立在足球場的中心，像九柱戲的柱子（註）一樣。

愈近炮台，大自然和人間廬舍被炸毀得愈無遺漏。木屋殘存物不是木板，而是一些碎片；石屋的殘存物不是石頭，而是一些塵埃。沿着日本人企圖在那裏搭橋的吳淞小河的田野，變成了滿是炸彈坑穴的田野，沒有一塊方場沒有被毀壞，就是在住宅之前，在稻田邊上的菜園裏磚砌了的棺材，也被炮火炸開了。

吳淞是海軍炮隊的目標對象，從江中，在很短的距離之內，日本的水雷驅逐艦和淺

（註）九柱戲，是立九柱於地，用木盤或球去撞倒的一種遊戲

水巡洋艦轟擊炮台的炮塔和成軍，中國並不想損害牠的商港裏的船舶，並不想由於危害任何歐洲船隻，使自己遭受歐洲的公然敵視，所以吳淞炮台並不轟擊那吳淞港裏的船隻，正像虹口的日本人進攻根據地，因為是在公共租界的邊界上，中國人沒有從開北去攻擊一樣。吳淞只好聽憑毀滅，沒有任何真正的自衛。

有着紅色太陽和紅色太陽光線的日本國旗，在吳淞的屍體之上飄動着。在中國人退走以前，他們將炸藥播種在裝甲的貯藏室，塞進砲筒和大炮裝置中，把扣子一按，一個地震埋掉了炮台，現在，許多大炮的鋼管，彎曲的，殘廢不全的挺立在那裏。

旗子上的太陽像是一個圓的創傷，從那上面，鮮血向四圍流出。

一個罪人的喪禮

張繼貴死了。張繼貴是拆白黨，保護團的領袖。但是這個團體卻不能保他抵抗他的胃癌。知道死快要降臨到他了，他在幾個禮拜以前走到普陀的特別神聖的佛寺去，拿了二萬五千兩銀子獻給住持，作爲一筆捐款，一筆贖罪或赦罪的費用。神聖的「老大」對他很冷淡，「錢不清爽」。張繼貴胃患着癌症，心裏害怕到極點，祇得離開佛寺，錢還是在他口袋裏。

祇有神聖的「老大」，普陀的住持，可以給張繼貴這樣一種侮辱。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普陀的住持，張繼貴也不會送錢給任何人，他不是給與者，而是受取者——上海的虹口區知道而且害怕張繼貴，而且永遠不會忘卻他。一區的祕密團體的最高領袖被送到他的墳墓去的時候，是帷幕揭開的那種稀有的時候之一，黑暗中的人物在陽光中行走。在這種時候，許多相信中國的地下的犯罪組合，是純粹的無稽之談的外人會增長一點見

識。

是怎樣的一個喪禮！城市的整個區的人，連不參加的在內，堵列在許多馬路上。前面三個包着頭巾，留着鬚鬚的印度塞克教徒，騎在馬上，擎着長矛——是的，甚至於還有一個歐洲副捕頭和他們一道騎着馬走。三個印度點綴人物的參與喪禮，管家們給他們每人十元銀幣，那位白種人，他們給十五元。

要一個虹口的歐洲平民做送葬者，跟在靈柩後面走，是不可得的。有一個我很熟識的美國人m君，是他們很想出一百元請去担任這種角色的人物中間的一個。m君常常可以爲了三盃白蘭地，或是一英兩鴉片烟去幹任何不名譽的勾當，他有着在法官面前，巡捕手裏和牢監裏面的豐富的經驗，而且沒有一個體面的人物願意和他發生任何關係。可是卻輕蔑的拒絕了僅僅跟在靈柩後面走一走，去裝飾這位中國紳士的葬儀的邀請。

就是沒有m君，喪禮也夠風光了。印度執戟儀仗兵和歐洲副捕頭之後，是穿中國衣服，戴頂尖帽的中國騎者。於是，像平常一樣，却又遠遠的超過了平常的。跟着一列人物，有色的紙紮人物比真的人物大，有三四碼高，模擬着神，龍，犬，裏面坐着美麗

沉思默察之後，決定了最利於營養的那一天，在這一天，真正是最吉利的一天，在揚州降生的已故的張繼貴，會被運回揚州去。

上海的任何闊人走到他的墳墓去都會像一位上海地下的王子一樣風光的。但是地下的王子和上海其他闊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我們——你們記得嗎？——在十四個音樂隊和三十二名拾靈柩的夫役之間所畫的那兩行星星上面。這兩行星星代表兩千黨徒，兩千拆白黨的黨員，一個「互相結托」的徒黨的兩千永遠忠實的份子。關於這種永遠忠實的連帶關係，他們今天——祇有今天在公衆之前——藉着實實在在排成一個圓圈，一個拉得很長的，向前移動的白色的圓圈，提供了一個圖解。他們，所有他們兩千人一道，扶持着一條連成一個圓圈的白色的帶子。

用着可尊敬的公民——他們自己感到他們是可尊敬的公民——的有閑的步伐走着，可尊敬的虹口的盜賊們，盜賊首領張繼貴的徒弟們，從單行在平民的面前走過，用他們的悲傷和他們的白色的帶子，連結在一起。

父親把他們指給他們的孩子看：看那裏！那裏那些人，那些沿着白色的帶子裏邊走

着的人們，那就是他們！他們吸我們的血，他們向我們勒索賁物，他們是保衛強者的團體，強者是屬於他們或是保護他們的。他們走了，牢牢的記着他們，而且提防他們，他們是背後的刀子。

張繼貴死了的那事實，並沒有變更什麼，一位新的領袖補上來了。這一次不識是長子，他還只有六個月大，而這也就是不能跟着靈柩走，却要人抱着走的緣故。新的領袖已經選定了，是死者的一個親戚，他名叫曹夢龍，目前他要看管張繼貴的財產，他的公館和他的羣妾，而對於我們，在曹夢龍的下面和在張繼貴的下面，一切全一樣。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在五月初五端午節，（註）黨徒走來，把你的票據給你看，替你規定的稅額，你是沒有話說的。差人來告訴你你要付出的數額，而且不給你收條，而你得付出被索取的數目，他就把你交付給他的數目收受了，要不然，事情會對你們都沒有好處，想一想背後的刀子。

像當然的事項一樣，按照規矩的繳納你的贖金，而每發生一件事體的時候，又會給

（註）英譯本把八月十五日排做十八日十五日，又把五月初五當做清明節，似誤。

你規定一種並非當然的事項的不規則的付款。如果你在賭場裏面贏了錢，如果你所賭注的小馬在獨得賭注的賽馬中得了勝利，如果你買了一張中彩的彩票，如果你有一個親戚饋贈了你什麼東西——片刻也不要想事情可以秘密起來。你逃不了向保護團應納的贏得的財物的捐稅。沒有一個人是在他的偵探部的刺探範圍以外的。遲早，一個嫉妒的愛人，或是爲了報復你，或是爲你害她的情敵，會告發你。沒有什麼事情瞞過了這個秘密團體。

這兩千人並不是單單靠着這種直接的貢物來過他們的舒服的生活的，並不是單單靠了這些，張繼貴和他的忠實的徒弟們去購置他們的公館和他們的辦頭和他們的汽車的。比那徵收貢物更有利益的（但這還不是最有利益的，那還沒有出現，）是毒害人民的事業。秘密的彩票，擅自設立的賭窟，兒童的秘密販賣，都收入巨額的金錢——但是比這些還要好些的是鴉片信託組合，是罌粟種植者，鴉片買客，批發商人和另賣商人的種種組合。

從四川那種遙遠的省份的罌粟花田，一直到這近邊有恆路的鴉片烟槍，是一路爲着

保護團備滿捐稅的保護團，的確能夠與以保護，因為捕巡——虹口屬於公共租界——是牠的工具。

法律也一樣。自己是拆白黨的黨徒的法官們不是和其他的黨徒一道在白色的帶子的裏邊走着嗎？有一個我很熟，他叫關華新，今天我沒有看見他。在前清時，關華新已經是一個四品官；到民國他變得更有權力了，他是保護團內部的一份子，同時是一切重大審判的法官。現在，掙到了幾百萬，他作爲一個正義的忠僕，辭官歸隱了。

這種源泉已經豐盛的可靠的流溢了幾百年。但是在這種現代的事業上還有剝削和毒害人民以上的事體。人民被鎮壓着，每一個反叛的圖謀，是的，每一個趨向組織的行動，都被淹在血水裏，而每一個有點過激思想的嫌疑的人，都要被處死。

在政治上，保衛團也盡着牠們的作用。譬如：每當統治者下令剿滅革命黨人的時候，保護團快捷的擔當了劊子手的職務。不錯，在法租界的×××統率之下，賄賂着法國人，吸乾了中國人的血的一個和牠匹敵的秘密團體，「青×幫」，在南市、和「公共體育場」屠殺的工人和學生，比拆白黨在虹口的馬路上和附近閘北的馬路上所能屠殺的

；要多得多，但是閩北和虹口也是死了幾千赤色黨人。

藉着這種行爲，他們可以得到中國政府的信任，同樣得到外國紳士們的信任。藉着這種行爲，罪惡的匪黨們證明了他們是社會的柱石。國家再也不會在他們的團體的秘密事業上，騷擾這些有用的公民。當他們殯葬他們中間的一個的時候，他們可以用騎者，用音樂隊，誇耀的出現於公衆的前面。

金融投機

一金

要求金子的呼號從九江路，這條中國的華爾街（註）傳播出來，遠遠的，傳到四鄰之外。

沒有一個快要溺死的人會這麼尖銳的叫喚，沒有一個快要餓死的人會這麼貪食的悲泣，沒有一個被人痛打的人會這麼絕望的痛叫，沒有一個酷刑的犧牲者會這麼悲痛的狂號的。

比較上，其他大城市的經紀人的尖叫是靜肅的專心的。一切其他的交易所，比起上海來，都是可愛的平和的避難所。要是我們曾經作過別樣的斷言，要是，譬如，我們把喧囂的首位授與了支加哥的小麥交易所的話，那末我們會帶着我們深深感到的悔憾的表

（註）華爾街（Wall Street）美國紐約銀行集中的街道。

白，在上海標金交易所的集議會上撤消這個的。而且相信要是我們把喧囂的世界獎給與了上海金業交易所的話，我們永遠沒有撤消牠的道理。

以前在這裏，金子並不是爲了牠的物質價值被交易，而是當作了一種生產手段的。中國金匠的基爾特每天在這裏集會，以便依據供給和需要，來規定他們的原料的價格。

有賴外國人，中國的金匠得到了下面這種暗示，就是金子不能靠工作去獲利很多——但無疑的可以靠着投機和通貨調濟。目前在交易所引起黃金狂熱的金子，不適宜的製造，這單單是爲了牠大抵是根本不存在的緣故。就是存在，牠的成分（0.978）也和中國金匠用來製造東西的成分（0.992）有着不同的程度，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價格。不，交易的金子，並不是製造用的金子。

不過，這個交易所，依然保存着金業還沒有以牠自己的原料開始投機的時代的某些獨特的遺物。牠的普通的顧客沒有人在歐洲的證券交易所，而且也常常在中國的街道上所碰到的那種肥胖的滿足的臉孔。喧嘩的，最纖弱的蒼白的年輕人。在另外的地方和其他的環境之下，人會把他們當做異教徒的火葬堆前的一些中國式的有宗教狂的和尙。

我們是在這世上無雙的金業交易所，房屋和這樣一個高貴的地方差不多不大相稱，木板代替了鑲木細工的地板，木棚代替了電話筒，赤腳苦力代替了穿制服的僕人，掃帚和水桶到處擺着。

經紀人和銀行家所雇用的事務員們，手裏拿着電話筒，靠在竹梯上，或者手裏拿着電話筒，坐在欄杆上。

彎曲的，交叉的，大大的張開的許多手指騷擾着，許多的聲音鬧成一片。金子價格每次一角的不斷的起落，發生得這樣的迅速，使得那發光的牌上的十進算法的數字，永遠的停留不住；七二八·二——不，現在是七二八·三了——不，七二八·四——不，七二八·五；角位數不絕的不定的，像一個羅盤的針一樣的往來的擺動。

金子是贏得物，銀子是賭金。在一切其他的交易所，金子是穩定的，祇有在這通貨是銀本位的中國，銀子老是保持着（在局部的意味上講）穩定，而金子的價值却有變化。對於這個交易所以外的世界，當然，這裏產生的金子的價格，就是銀子的價格。

以輝耀的數字在玻璃板上顫動，閃耀和上下跳動着的，是標金換銀兩的瞬間的兌換

率。金子一錠上海值美金二三八元。「銀子一錠值多少呢？」什麼時候？是你問的時候呢，還是我回答的現在？價格每一秒鐘都有變化；在這裏，在九江路，牠是在指談中傳種，在發光的數字中降世。

在中國，金的產量不多；它要從國外運來。當等價有盈餘的時候，一種法定的外國通貨的金幣輸運了進來，來化做標金的賭注籌碼。但要是貨幣價值的時運轉到相反的方向的話，於是——你注意過嗎？——金塊由中國國立銀行裝運着，開始重新轉到了外國，而且重新鑄成了貨幣。（去年有價值一千九百萬元的黃金，由中國運到了美國。）銀子可以說是中國的通貨；可是一切都憑靠着金子，一切的人都追求着金子，不僅是邊景（註）上的苦力們，就是遠遠離開了這搖搖欲動的地板的大小市民們，也是一樣。大小市民們和他們家族所有的身上的裝飾，僅僅在兩次投機局面的間隔期間，用來裝飾他們的身體。在其他事物上的技術傳統是這樣豐富的這個國家，寶石匠的技術，是

（註）邊景即法文 *Gouliise* 之譯意。Gouliise 讀音如 *Gouliis* 苦力甚希常常耕着字音的聯想來幫助行文的

便利，譯成中文，就無法表現出來

幼稚的；寶石都不蒙使用。愈是精良的，愈是純淨的，便愈是金屬，要是在九江路，金價上漲的話；於是在遠遠的九江路的闊人就買掉他的戒指，他的第一個姨太太的手鐲和他的老婆的髮飾，而且偷偷的慶祝着他從出賣中得到的超出原價的每一塊銀子。要是，在世界市場，銀子漲價了，於是，他重新替他自己，替他的新的第一個姨太太，替他的第二個姨太太，而且，在某些時候，甚至於替他的老婆，購買許多首飾；但這一次是新造的首飾，因為舊的已經在黃金缺乏的時候被鎔化了。

是誰把這樣一種猛烈和好戰的氣質賦與了中國人的！天哪，是怎樣的一種戰鬥！在十足的混亂當中，攻擊和肉搏在這裏那裏雜亂的起伏，因此，要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或是形勢怎樣了，是不可能的。祇有經過許多的觀察和查訪以後，人才能夠解明這個錯雜的戰列。

這裏——戰鬥的弧陣，「純正的投機」。進攻部隊的每一名士兵都伸出了他的右手；手是一枝高舉的連發手槍，連發手槍的雙腕——中指和食指——瞄準了對手的胸脯，交易，不然要你的命！

單獨的聲音的叫喚：我讓！

單獨的威嚇的叫喚：你讓！

打到電話筒去的指問電報：他讓！

翠柔的聲音的叫喚：我們讓！

翠柔的威嚇的叫喚你們讓！

翠柔的指問電報：他們讓！

一種簡單的，沉着的，常態的投機買賣。我們買進來，爲的是要在玻璃板上的十進數字升上一點的瞬間，再賣出去。你們賣出來，爲的是要在玻璃板上的十進數字轉下了一點而瞬間，再買進去。

第二個弧陣很緊張，金子在右邊虧損，銀子在左邊；漲在兩者間的戰鬥部隊，都竭力想把對方拋出濠塹，銀子的濠塹。離這裏不遠，在證券交易所，也許正在這個瞬間，一兩紋銀沒有相當分量的標金有利。快！快！爲了再賣掉牠，取了牠罷。

第三個弧陣比第二個弧陣還要緊張。在金子和金子之間，戰鬥者爭奪着每一呎地

盤；金子是金子，但當你是一個經紀人的時候，就有着值得爭執的差別。用右手，用聲音的糜費傾向着右邊把金條買進（以英磅計），就像你的生命靠着取得牠們一樣，同時、用左手，用聲音的糜費，傾向着左邊把牠們賣出（以英磅計），就像你的生命靠着出脫牠們一樣。

當你要變更你的買賣的時候，不管英磅的價值，那交換率，是漲或是落，你的生命的確靠着牠。你的生命，這裏所有的人的生命，所有這些興奮，絕叫，呼號，掙扎，吶喊，前進，後退，發信號的人們，牠們的生命和那憑着電話和通信器同他們連繫着的他們的夥友們的生命，都憑靠着玻璃指示器上的那些十分之一。

所有人的精力都集中去變更小數點後面的數字，却沒有一個小數點的生產價值被創造了。

二 銀

使交易所不絕的狂熱的金條，寫在貸借對照表裏的銀兩——牠們差不多都是抽象的價值。付款既不用金條、也不用銀兩。

沒有什麼人的口袋裏叮噹的響着銀兩，沒有一兩銀子在櫃台上敲得作響的。千千万萬的紳士每天計算着千千万萬的銀兩，但他們手裏從來沒有拿過一兩銀子。另外一方面，千百個工人手裏每天拿着千百兩銀子，但他們從不用銀兩去計數。

通貨單位是銅元的工人，鑄造着銀兩；通貨單位是銀兩的紳士，把銅元拋掉。因為畢竟，銅元太重了，壓穿口袋，而且抵不上一個小錢。銀兩更重，一錠三十一格蘭姆，牠們真會壓穿你的口袋——但是除非你是銀行裏的地窖，你就根本不會攜帶牠們的。而且就是你不帶不攜帶牠們，你也斷然不會把牠拋掉，因為畢竟牠們每兩要值中國銀幣一元四角。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關於具體的銀兩的種種情形，牠是用什麼東西鑄造的，牠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有多少重，值多少銀幣。而現在使我們驚訝的是：單一的銀兩根本不存。

工人辛苦鑄造，以便藏在地窖裏的東西是銀兩的倍數。不錯，工廠的工人和銀行裏的職員把這種倍數稱做一兩，但牠却是一兩的五十二倍；牠是一個重三十一格蘭姆，五

十二倍，值五十二個一元四角的銀的東西。

作爲成分的銀兩融化在裏面的這種混合的整塊，是在工廠裏鑄造的。在造幣廠嗎？不！因爲銀兩不是鑄幣，因此鑄造牠的工廠不是造幣廠。在國立鑄造廠？又錯了。對於國家這樣極端重要的工作實在不能委託給國營企業和國家的官吏！在這個國家裏面，對於國家這樣極端重要的工作，是通通委託私人企業的。製造貨幣是一件不可草率的事體。

現在，銀圓在中國變得很流行了，銀兩的鑄造是成比例的在低落了。這國家裏有二十億銀幣，却還不到兩萬萬銀兩。「爐房」都要關門了，要是你要看看那還在高速度的開工的一個工廠的話，那你要趕快去。

那原料，那重三十二個啓羅格蘭姆的銀塊，是從英美運到中國來的。首先是到鑄造所。一個黏土爐繼着一個黏土爐，每一個爐都掩着泥土，這樣，祇有一個洞，讓原料傾入，讓爐口敞開；木炭在下面徐徐的燃燒着。

一個原始的風箱，由一個苦力用一種原始的方法拉着，通過一個竹管送風進去，當

銀塊藉着木炭，火夫和拉風箱的人，燒到白熱的時候，牠被人放在一個鐵砧上，用斧頭砍十八下，分裂十八塊。每一塊，大概有一個銀錠那麼大（自然；是一個銀兩的五十二倍）現在放在爐上鎔一刻鐘，銅（百分之十六）被參雜了進去，於是這種合金被倒進了一個模型裏。

用一個鐵槌擊了兩下，在上面留了兩個印子作標記——鑄造廠的名字和火爐的號數。要是顧客發見了什麼缺點，那鑄造者就要付點暗中活動的錢。要是鑄造者發見了什麼缺點，那照願鑄造這塊銀錠的黏土爐的工人就要解職。這就是這兩個印子的意義……

工人把那保護他們的臉孔和頸子，使不致於灼傷的毛巾，在一個巨大的水桶裏浸濕。但是水桶並不是爲了這緣故擺在鑄造所的中央的，把牠擺在那裏，是準備給那完成了的鑄造物投了進去，使牠冷掉。

銀塊每次投進水裏的時候，好像飛濺的波浪打過一條着火的船一樣，在這水火的交戰中，水汽噴了起來；於是波浪平靜了，火熄滅了，水汽消逝了。

這種船現着紅色，好像浴在月光下面一樣，再度從水裏出現出來。深紅色慢慢的褪

去了。這種小船的沉重的船體是純淨的銀子，甲板的表面微微呈波狀，像細絲一樣。細絲」是廣東話，意思是精細的絲絹「細絲」(註)也是中國話對於銀兩的稱號。

於是，這種銀絲的船並排的擺在敦船塢裏。辦公處審查了牠們，提領了去。「阿哈，國家的當局，財政長官管理着私人生產者！」一點也不是這樣，你歐洲人，提領牠們的辦公處是私家的，是一種商業的機關。鑑別銀子的純度不用化學的幫助；有經驗的中國人的眼睛，儘可以憑着銀色去確定千分之一以內的銀量，這一瞥的結果和重量都用墨寫在龍骨上。

現在牠可以開始牠的偉大的旅行了，從一家銀行的地窖旅行到另外一家銀行的地窖。

三 銅

我定多量的金錢……(德國學生歌)

(註) 紋銀又稱細絲銀，基希以爲是銀錢的表面像絲，所以有這樣的稱呼，但另外有的人說，這種銀子因爲純淨，熱時可以抽成細絲，故云。

……但是我祇有黃銅（中國事實）

在每一條馬路的每一個轉角，銀錢兌換商開設着他們的圍着鐵欄的店鋪。他們——像所有中國商店的商人一樣——被他們的許多兒孫，外孫和女婿圍繞着。

在招牌上，這種銀錢因舍的所有主，宣布他們可以兌換美金、日金和英磅；他們寫出每天的兌價，在抵貨運動中，他們外表上在牌上的日本貨幣上，畫了一條線。

雖然有這種兌換索引，但上海的銀錢兌換商所經營的外國票據的生意，正和被年輕的耶穌基督趕出廟堂的他們的同業們所經營的一樣的少。耶路撒冷的銀錢兌換商把大洋換成小洋，買賣或施捨需要這麼樣，上海的銀錢兌換商把銀洋換成角洋和銅板。

目前中國金一元約合德國一馬克，但牠不止值一百個和芬尼同樣的銅元；牠值得多些，值二千九百文——用話來說，每一塊銀洋要換到和銀圓一樣大而且和銀圓一樣重的銅元二百九十個。

在滿洲，甚至於有五文銅元——信不信由你，一塊銀洋你可以換到五百八十個銅元；另外一方面，在北平，使用雙銅元，但牠們抵不上普通銅元的兩個，祇有一個半。在

這樣困難的情形之下，在你偶然需要一點零錢，或是在你不需要零錢，不要讓你的口袋裏裝滿了零錢的時候，你要去兌換的事，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誰願意整天馱着銅板呢？另外一方面，誰又能夠希望賣票人，報販或是黃包車夫的車上帶了一塊中國錢的所有的找頭呢？不要怕！銀錢兌換商會從鐵欄裏把你的一塊錢的等價，都作成銅元付給你——要這樣，笨重的重量會很快的使你完結，不，銀錢兌換商考慮了人類身體的能力，給你五個雙銀角或是十個單銀角。祇有零頭，所得着銅板，也許是二三十個——這要依據着兌換率和銀價的搖擺，依據賺銅元的苦力每天都要受到犧牲的神祕的不可思議的物事。

有大洋和小洋，可是兩者都可能是小的款項。大洋是意味着銀洋的分數是和牠的倍數一樣的多。在大洋，十張一角的鈔票常常等於一元，或者，十元的鈔票等於十元，可是，小洋就沒有這麼簡單了，一角和兩角的銀角的價格，不斷的漲落。

二千五百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是制錢，歐洲人叫牠做 Kesh。一千個 Kesh 合一兩銀子，這是有孔的青銅錢，是從遠古起直到世界大戰時止的貨幣。一九一五年日本人

船一船的制錢，買了去——槍炮工業對於就是取着最卑賤的形式的銅和錫，也是並不鄙棄的。日本從中國的督軍們手裏收到制錢，而督軍們却又從中國人民手裏勒索了來。現在，制錢是不大看見了，雖然每一個銅元上面還是留存着「當十銅元」的堂堂的題記。

在中國，差不多每一省都自造貨幣，在每一個城市裏，洋價都不相同，到處的銀錢兌換商人的組合，都很興旺和繁榮。苦力得的工資是銅元；電車賣票收入的是銅元，賣票人把大批的銅板放進布袋裏，又把布袋放在乘客的座位下面，中國人付給黃包車夫的車資是銅元，工人和他的老婆，兒女，嬰兒坐着獨輪小車從工廠回到家裏去的時候付出的車錢是銅元，街頭小販，街頭戲子，乞丐，他們祇能得到銅元——這是最重的貨幣，也是最難購到的。

於是「愛情」想起了發行代替銅元的紙幣。「愛情」可以這樣做，因為只有從「愛情」的手裏，人才會接受代替硬幣的紙幣，在我們的面前擺着一捲這樣的愛情貨幣，「杜開泰」錢莊可以兌換，「王鳳泰錢莊，」等等。

中國的「愛情」居處的姑娘，在和她的客人分別的時候，把這種當十，二十，四十

銅元的紙幣遞給他，去表示她對於他的造訪的感謝，去免掉在她的身邊弄疲憊了他的，回家去待步行的勞苦，她想她的有禮貌，一定使他把所有的現錢給了她，而他身上沒有一個了。

所有的黃包車夫都接受這種紙幣，就好像牠們是法幣一樣，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種紙幣……

一個印度人指揮交通

他輪流的開關着紅色，黃色和綠色的燈光。他的頭上纏着紅色，黃色或綠色的頭巾。要是頭巾是一種不同的顏色的話，牠和指揮交通的燈光的類似，就要損害了。印度人在公共租界的一切重要的十字路口指揮着交通。

其他的印度人，日夜的在銀行，百貨商店和寫字間的房子看門。這兩種人，巡捕和司閘巡捕，都穿着一種英國式的緊身的制服大衣，頭巾下面翻着一把梳子，腰帶上面插着一把小刀，手臂上帶着一隻手環，而且穿着一條亞麻布的短褲——這是他們的宗教的四條規律，在這之上還得加上第五條，那就是沒有什麼人，也沒有什麼東西，沒有刀子，沒有理髮匠，沒有老婆，也沒有小孩子，會觸一觸那蓬亂的長着的鬚鬚。

有許多私家的司閘巡捕纏着一條黑色頭巾，這是十字街口有着較高的位置的他們的同事們所得不到的一種特權。實際上黑色頭巾在私家的司閘巡捕也是禁纏的，但是他們

聲言那不是黑色，而是深（很深！）藍色。這是英國放任的，英國讓他們把黑色稱爲藍色，英國曾有經過一種黑頭巾的經驗。

不管他們的頭巾的色度是怎樣，是淺或是深，印度司關巡捕，塞克教徒們都攜帶着馬槍。這些時候是公共租界的嚴重時期；亞洲的被榨取者隨時可以起來反抗從歐洲來的他們的榨取者；司關巡捕自身是不夠的，縱令他們是龐大的，有鬍鬚的印度人，他們還得有火器。

塞克教徒無疑是極端的魁偉的。在法租界做巡捕，用一個燈罩當帽子的瘦瘦的安南人，和在「中國地界」用一根甘蔗指揮交通的中國人，都比不上他們。當一個塞克教徒站在指揮樓上的時候，黃包車夫就不敢不顧燈光的號令。當一個塞克教徒在海關的前面的人行道上巡邏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繞一個灣——沒有人願意被他疑心是在圖謀襲擊的。

這些褐色的巨靈就這樣的守護着他們的殖民地主子們的制度和金錢，無情的，殘酷的盡着他們的職責。而這個就是上海的中國人憎恨他們的印度巡捕的道理。

上海的中國人憎恨他們，也爲了另外一個原因。有許多塞克教徒感染了上海的精神，那種沒有限度的榨取的精神，感染了他們在裏面充當女像支柱的那些建築物的精神；一朝拋棄了他們的巡捕的職業，投身於商業。他們以很高的利息借錢給中國人，他們的手裏滿握着期票，他們每天整天的留在法院裏。殖民地資本的守護犬，殖民地人民的吸血鬼。

從前有一個時候，這些塞克教徒們扮演了另外一種腳色。那不是在這裡，那是在西北印度，在旁遮普。自從十五世紀他們聯合起來反抗回教徒們以後，他們就在一種民主的親睦中住在阿木里昔爾的金廟的四週，信仰一個唯一上帝，廢棄了等級制度和靈魂遷移和偶像崇拜和寡婦焚燒。他們對於想要破壞他們的獨立的敵人的每一個進攻都與以英勇的抵抗。他們的宗教師 (Cun) 中的一個有一次被俘虜了，被帶到了回教皇帝之前。除了是一個非教徒的領袖的罪過以外，他還被控告在被護送的時候，曾經把他的頭轉向他的征服者婦女閨房的那一方面。「我轉過頭去」宗教師回答他的敵人皇帝道，「向着西方，從那裏白種人會渡過海來，而且要是我們不聯合起來的話，他們會把你們自己

我們都變做奴隸。

他們預言中了，不列顛渡過海來，把塞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通通淪爲了奴隸。人血流遍了旁遮普在菲羅斯來沙爾有三千英國人被塞克教徒殺死了，在菲羅斯·普爾被殺了八千。在那些日子，塞克教徒沒有被配置在小樓上，而且他們不能夠用那目前從南京路的燈台上照射出來的電氣探照燈去照透叢林的黑暗，他們沒有使用他們目前用來使銀行不受亞洲的危害的六發連珠的馬鎗。

塞克教徒被征服了被降服了，變成了，英國的兵士。不久，英國的塞克教徒的部隊就射擊了他們的反叛的同國人；他們射擊了伊拉克，埃及和緬甸各民族，而且在世界大戰中他們射擊了他們的主子們的歐洲的敵人。

但是獨立的觀念還潛伏在舊的塞克教徒的部落裏。他們需得被放在更嚴格的督察之下，被奪去獨立自主的最後的殘餘。他們的廟宇 (Gurdwaras) 是一向由公衆管理的——現在印度政府委任了由牠自己所認可的牧師來充任廟宇的監守者，而這些人，專制而又腐敗的，立即開始拿着廟產爲所欲爲了。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塞克教徒又反叛了。他

們戰鬥着，爲了要求廟宇歸還公衆，爲了他們的舊的民主制度的恢復——爲了殖民地無論怎樣都不能忍受的什麼事情。在蘭克哈拉薩希普，在加里華拉巴格在阿木里昔爾的公園裏，英國的機關鎗屠殺了好幾百男人女人和小孩。

偵探部英國的網羅世界的密探網，查出了 Akali，一個黑頭巾團體，是塞克教徒的有着宗教狂熱的衝鋒隊，而黑頭巾的纏戴被禁止了，犯了這種禁例的，要被處死刑。一九二二年哥羅卡巴格的那種光景造成了世界文學中尋找不到的一首消極的降服和積極的殘忍的敘事詩。每天有整千整萬的塞克教徒故意纏着黑頭巾——蒼蒼白髮的老人成人得了獎章的世界大戰的老兵，年輕的孩子——都自動的離開阿木里昔爾和旁遮普的其他的村落，走到哥羅卡巴格在那里任他們鞭撻。他們一排一排的坐在地上，當英國的軍隊攻擊他們的時候，他們唱着他們的歌：

Wahiguru , Wahiguru , Wahiguru Ji
Satnam , Satnam , Satnam Ji.....

上海的馬路是彎曲而又狹窄的，有的電車路沒有軌道，汽車在黃包車中間呼呼的飛

駛，十二個苦力拖着一輛笨重的貨車，一直橫過公共汽車的路線——指揮交通的巡捕須得沒命的留神。這些日子是嚴重的戰爭的時期，日本人正在轟炸這城市，國際聯盟鄙夷中國人，災難和憤慨是巨大的——巡捕須得沒命的留神着。可有這樣的瞬間麼，當交通的波浪，澎湃在他的腳邊，當他十足的像一個被岩石封閉的島嶼，十足的像英國，硬而又筆直的站在那裏的時候，戰鼓的急擊，短棍的毆打，和那隻歌：

Wahiguru , Wahiguru , Wahiguru Ji.....

Satnam , Satnam , Satnam Ji.....

却浮上了他的腦海可有這樣的瞬間麼？

你碰到了下差的塞克教徒們的時候——在塞克教徒們居住的，而那裏的商店的招牌也寫着梵文的武昌路，你可以從塞克教徒們的口裏聽到各種各樣的事情。譬如，在那裏他們會告訴你，有一個巡官的的確確是十足的公吏，十足的巡捕，十足的英國的，就爲了這個緣故，他被其他的塞克教徒看成他的民族的叛徒，被他們憎恨。在一九二九年的某一天，他在跑馬廳被槍殺了。他們逮捕了嫌疑犯。他們竭力想藉着各種應有的酷刑從

他口裏得到關於他的朋友或正兇的一些什麼。他們沒有得到什麼，於是他們把他絞死了。一個菲列濱的革命家被疑心爲這次暴行的主謀人，但因爲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們在法院裏不能證明什麼，因此有一天晚上，幾個英國包探襲進了他的住屋，捉住他在開斯威路砍了他的頭。第二天，藉口「有在開斯威路謀殺嫌疑」逮捕了八個革命的塞克教徒。這個計謀被報章輿論揭發了，因此那八個麻煩的人物的死刑祇好作罷。

有的時候，有力的不列顛會無力對付牠所壓迫的民族。頭巾，不管牠是黑色或是深藍色，或是任何其他顏色——下面的思想，有力的不列顛都不能壓制牠們。

不列顛祇能定下殖民政策。在馬來聯邦，——牠強迫整千整萬的減低了中國苦力工資，因此，整千整萬的馬來人和印度人被逐出了錫鑛，麻栗木鋸木廠和種稻農場，陷入了失業和飢餓。在不列顛的直轄殖民地和被保護國，存在着中國不大存在的物事，巨大的中國僱主。他們是船主，米廠主，旅店主，妓寮主人，他們用了歐洲人榨取中國本國人的同樣的方法去榨取他們所在地方的本地人。

這就是印度人和馬來人把中國人當做「黃色魔鬼」來憎恨，而在中國的中國人又憎

恨那些在上海監察他們，鞭打他們，勒索他們的金錢的印度人的緣故。

這就是殖民政策，全憑靠着暗探和絞刑吏，竭力想防止任何種類的國際的接觸來維持牠。「汎太平洋職工聯合會的書記局」是非法的，牠的職員們被處了死刑，或是被判了終身懲役去磨死。

但牠還是繼續的存在着，非法的。

士兵墓地的吉原（註）

參與了追悼陣亡者的儀式以後，我們留在了虹口，在那裏用了晚膳，上了幾個咖啡館。在這惹人煩惱的戰場上，處處都是冒烟的廢墟，淺藍色的燈光誘人的從一家酒店裏透露出來。在外面，我們還可以嗅到正在腐爛的屍體的漠然的香味，在裏面，一個日本姑娘的發散着美妙的香氣的頭，倚偎在她的舞伴的胸懷裏。在下午，我們祭奠死者，到晚上，我們和生者作樂。就在第二天，要是我們竭力想去回想我們這些印象的話，牠們融成了一片。

下午在祭奠的死者之中，有那作為非常特別的英雄的，「肉炸彈」，這是帶着手榴彈徬徨着，在一次襲擊中國陣地時被炸死了一羣兵士。在一個給東京的電報裏，司令官說明這次意外是由於放炸彈的時間上的一個錯誤，而且已經開始責備問題的最嚴密的

（註）吉原是東京著名的遊郭（花街柳巷）。

審查；可是，當戰地通信員報告他們在這裏有了一種自願犧牲生命的模範的時候，這個就變成了當局的意見。

追悼儀式，官長參加了，他們中間的幾個，後來我們在娛樂場裏看到了，祇是沒有下午那些高級長官，白川總司令，野村海軍總司令，大野將軍，植松將軍都參加了祭靈儀式，在那裏他們露出莊嚴的臉色坐着，像是深深的給感動了。

鐵板覆蓋着屍灰，題着白字的深藍色的旗幟環繞靈位的四圍，前面有一個飾着菊花的祭壇，花環沒有束絲帶，替代牠的是有一塊顯着字的牌子。

夠奇妙的是，追悼會場是一家日本人的茶樓的花園，這是一個在三年以前，連樓台亭榭和花壇通通燒毀了的茶樓——一次舊的，偶然的失火隣接着新的，故意的縱火，在那一次，在那次平和時節的火災中，牆壁和大門都沒有損壞，那樣圍着門牆的一塊房屋的基址，用做追悼場所，非常的適合。

變成戰場以前，虹口區密密的散佈着日本人的酒館，茶樓，跳舞場和其他的夜間娛樂處。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這些場所都關了門，但是現在牠們又很快的滋長起來

了，而且更多更稠密；在廢墟的中間一種新的夜生活繁盛着。

祭司穿了一件飾着花朵的橙黃色的長袍，僧帽在他那剃得光光的，骨節很寬的臉孔的上面閃着金光。三個人在侍候着，他們都像祭司一樣，穿着寬大的綢衣，他們幫助他，把微紅色的麵糊和一碗一碗的齋飯陳設在祭壇上。

這是死者的食物，在同一天，在同一區裏——就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北面邊界——我們看見生者在吃着完全兩樣的食物。薄切燒——讀做——Siyaki——是黃色人種的一種菜肴，紐約人以爲是日本國菜，正像美國的酒家稱「雜碎」(Chop-Suey)是中國國菜一樣。日本人常常帶着特別的嚴肅吃薄切燒。浸在醬油裏的肉片，洋葱，蔬菜，在客人面前的淺鍋裏茲茲發響，當其餘的還繼續在燒煎着，濺着水的時候，客人就勇敢的開始下箸了。男子都蹲在蓆子上，下女站在他們的旁邊繼續不斷的把米酒斟滿小杯，把生的肉片投進鍋裏去。

日本紳士，在晚上出門的時候，總是不帶妻子的，可是，這追悼死者的祭典，却容許了女人參加。他們站在門口，在每一個進來的人的面前深深的鞠躬三次。同聲的吟頌

着，憂傷的轉動她們的念珠，那單獨的玻璃球像戒指上的真珠一樣，停留在中指上。會場裏甚至於也有穿華麗的和服，束着紅花腰帶的藝妓；他們的頭髮塗了油，梳抹得挺直，銀的珠箔在黑色的髮髻之間閃爍着。

裝飾華麗，輕言巧語的藝妓向那奉令參加儀式的軍官們獻茶，其他穿灰褐色和服的女人不能這麼優雅的做這件事。藝妓和非藝妓都穿着分爲兩道的白襪，一邊三個脚趾，一邊兩個——所謂分岐的腳套——而木屐，名叫「下駄」

用祭物，祈禱，音樂，和芬芳的香料，祭奠着陣亡的兵士。祭司和助手用整齊的步伐繞着方場行走，他們念着俗界的會衆裏的沒有一個人懂得的，聖奠的辭句，而且把花綠綠的紙頭，擲到每個墳墓上。

回到祭壇前面時，大祭司繼續進行奠祭的典禮，他的助祭用銅鑼，皮鼓和手鈴奏樂。奇異的樂器是 Tshinelle 他們不僅有叮叮相擊的聲音；牠們也有亂彈和烏烏之聲，也許是彈力反動的結果吧。這些都融成了一片，而這個又像鼓聲一樣的隆隆震響。爲什麼日本跳舞場的爵士樂隊那樣奴性的拘泥着通常的黑人樂器，拘泥着 Banjo, Saxophone

和其他樂器呢？他們爲什麼不加上 Tshinhele 去豐富他們的樂器的種類呢？爵士樂隊的演奏節目，固然很奇妙，却祇能由於這種革新的變化而改善——在「Ich bi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Fingestellt,」我是從頭到腳浸在愛情裏」（註）這歌的每句之後，繼着一陣銀樣的烏烏之聲。

舞女唱着上面那歌，不是用德文原文，也不是日文翻譯；他們却用英語唱着「Fall in Love Again……」。他們都能夠說很好的英語，他們知道跳 Rumba 舞（Blues，這種第三階段的舞蹈，他們早拋棄了。）他們一大半穿西裝，但是——我們的一個舞伴這樣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去年才開始的。在這點上，日本歐化，比任何地方都要遲一點。因爲日本姑娘的腿子，穿了短衫很難看。日本姑娘的腿子是她們最大的弱點，她們的祖先交叉着他們的腿子坐在蓆子上是太長久了。

獻祭完了。最高級官員正現出一副莊嚴的面貌，向祭物走去。不錯，獻祭的不是他自己，可是他一樣還是獻祭了。他取了這種莊嚴的神情是因爲他在想着他的可憐的陣亡

（註）這是好萊塢德籍女明星瑪琳·黛德利在「籃天使」中所唱的德文名歌

兵士，同時也是因爲他的臉差不多觸着了開麥拉。攝影記者參加了喪禮，乘着一輛運貨汽車及時的來到了的事，我們忘記提了嗎？這是佛徒外加軍人的影戲。

在開麥拉的面前，這臉上的憂愁的皺紋是很深的。憂愁一定會製成一張動人的影片；像是劫數到沒有預料的一擊般，在戰爭中，人要被殺的認識，似乎已蒙將軍把握了，野村海軍總司令像一個肥胖的，精疲力盡的軍醫一樣的望着；他的東洋指揮刀——那刀柄占着刀的長度的三分之一——很少賦與他以一種稱雄中國領海的日本軍隊司令官的勇武的容貌。植松將軍好像一個留着尖尖小鬍子的木瓜。

他們一個跟一個的走上去，用他們的手指。在祭壇上的一個木盒裏略探一探，把那敬神的香料虔敬的舉得齊額，然後放在供祭的菜肴上。水蒸氣雲霧樣的上升着——這整個的時間，影片攝影師都在搖動機柄。將軍們的背後，是參謀部僚屬，參謀部僚屬的背後，是高級長官，高級長官的背後，是下級長官，大家都依着「嚴格的依照等級而又不拘形迹的次序」。他們向這些在中國陣亡的日本祖國的防衛者表示着最後的敬意，遵守這個到處一律的軍令：「參加故退職少校N. N. 喪禮之第三中隊全體官佐，望於明日下午

四時在營前列隊。不參加者，定予嚴懲」。

下級官佐在獻祭的時候，雖在攝影技師看來，並不值得攝影，但他們也裝着莊嚴的臉孔，因為在喪禮儀式中，理應如此：不錯，還有來賓——甚至於還有一位外國新聞記者。——這些外賓，會不愉快的出其不意的，看見他們就在同天晚上，在鄰近的娛樂場，他們的臉上呈着和下午的莊嚴相差很太遠的神態。軍官們也熟諳最時髦的跳舞，而看着下午的那些粗魯的武士，到晚上，都是怎樣的能夠「從頭到腳浸在愛情裏，」能夠和着馬琳。黛德利的哀歌舞蹈，那是一種開懷的快樂。

雞尾酒是巧妙的攪和的；亡者前面的供祭的菜肴之上，一縷縷烟霧高高的升到空中：這是祭物在天上徽幸的記號：獻祭的紙片在溫和的三月的微風裏，從一座墳墓飛到另一座墳墓的飄飛着。在小口路，在虹口的偏僻馬路上，戰場上的吉原正在營業：廉價的日本燈籠和廉價的日本姑娘排列在門口，在招誘活的兵士們，那些死者的同伴，到妓寮去。

死 刑

一個人在劊子手的手裏死了：血從他的頸上匯成一條長長的，寬闊的水流湧溢出來。生命從一個早就好像已經死了一樣的人的身上飛逝了。

那天早晨，空幻的，黃色的臉孔變了灰白，他從囚車裏面飄落下來，他的腕上帶着鋼的手拷，他的長長的，消瘦的身體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國衣裳。他的上身歪斜的，好像教堂墓地的風裏的幽靈一樣的飄走……

當我等待他來的時候，我並不想去摹擬他的相貌和姿態；我知道，殺人犯總不會生着牛頸子，也不會生着突了出來的下巴和陷了進去的前額的。但是這個人是格外的不像一個殺人犯；他倒像是已經被人殺了的——不像一個還要人家幫助他從生命遷移到死亡去的人。

莊開英（譯音）的肩，腿，甚至於連他被拷着的手，都顫擻着，當他們押他走進地

法院院的旁邊的囚室裏，走進今天被提出來受審判，正在忍耐的，心神不定的等待他們的命運的其他三四十個人中間的時候。他無論怎樣——他是用不着忍耐的，心神不定的等待他的命運了：他死了，他不能夠逃出這種死亡情況了。押解他的兩個巡捕，留在那沒有他們，已經周密的被守衛着的鐵門的外面。因此，他可以像同等人中的一個同等的人一樣。混在那些不是他的同等的人們一羣裏。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們中間的一個，已經不過是一個幽靈。

突然間，鐵門鄭重的敞開了。傲慢的，作威作福的，生命取着一位巡捕的形式，走了進去。帶了一串叮叮噹噹的鑰匙，生命走到了莊開英的面前。於是別的人都知道……

歐洲人不是斷言死對於中國人不算什麼，或者至少沒有對於我們一樣的關係重大麼——這些人就刑的時候，都笑着」。在外面，一個三道頭這樣的告訴我。

唔，生命快要從他的死體上飛進了的莊開英，口半張着，嘴角掀起，這個，和他的顫動的說話，他的全身不斷的痙攣，配合起來，像要使人想到，他是愉快的，但是莊開

真真正正愉快麼？或者，激動他的嘴巴和身體的，是恐怖嗎？——這些問話，都沒有意思，不過一息息工夫，我們就要看見他從生命走到死亡去，是愉快的呢，還是含着眼淚的？

死對於他的同難者意義怎樣，我們已經看見了：當生命，具着一位巡捕的形象，帶了一串叮叮噹噹的鑰匙走到他的面前的時候，從每個角落裏，他們的眼睛，好像來福槍口一樣，對準這個判決了的人。三道頭，一個蘇格蘭人，他在上海法院服務很久了，他可以用中國話問犯人在就死以前要吃什麼。莊開英要吃熱的肉饅頭，冷的魚，飯和湯，還要香烟。

在審判廳，地方法院開庭了。本來，死刑的確不是一個小案件；但是這個法庭不過問一間被判死刑的人還有沒有話說，要不要法院送一封信給他的親戚或朋友。

莊開英被帶到被告席。他比他的同難們優越：他不是一個被控告的囚人，他是一個被告以上，判決以上的人，他是一個判決已經執行的囚徒。他的身體在木的被告席上漠然的痙攣着。莊開英坐在包探們的長凳上的時候，看見了一個朋友，他首先對他說了一

些話，於是又對法官說了一些話。

他在問候他的朋友嗎？在罵他嗎？在供認他的罪惡嗎？在申辯他的無辜嗎？我都不知道，他的掀起的嘴角，他的肩膊的痙攣和屈曲，沒有說明什麼；而公共租界的會審官，通常總是藉着一個翻譯的幫助，替工部局警務處的案卷保存所錄下被告和證人的每一句話，現在也沒有翻譯什麼，莊開英已經不再使人感到興味。他完結了。

莊開英對法庭沒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說，因此他可以被帶到院子裏去，那裏已經替他擺好了一張沒有鋪桌布的桌子，一盒廉價的香烟拋給了他：他的手還沒有解除镣铐的時候，他就撕開了香烟盒，點起了一枝烟，自從犯罪以來——他犯的是竊盜和槍殺襲擊他的司閹巡捕的罪——他也許從來沒有抽過一次烟罷。

而且也許沒有飽飽的吃過一頓飯罷。木的筷子飛到他的口邊，挾着一塊塊的魚肉，送着倒了菜湯的飯。中國的迷信，說饅頭可以得到來世的路，比較的容易。又是一枝香烟。他把那裝着剩下來的香烟的烟盒拿給一個巡捕。要吧？你不要嗎？——聳了聳肩，莊開英把烟拋在桌子上，有一枝烟落在地上了。當他彎腰去檢的時候，他想起了：

檢牠起來沒有意思。五分鐘以前，他是怎樣貪饒的要抽牠——當生命流湧到了盡頭的時候，情境是變得很快的。

他被捕的時候，從他的身上抄下來的財物，一小包包着，遞還了他；四十四個銅板，一張當票，一枚鑰匙。莊開英用中國式的計數法，一五一十的從這隻手遞送到那隻手的數着錢，他蹙着眉毛把當票凝視了很久；於是他慎重的撕了當票，把錢放在桌子上。

走吧！莊開英顫動了一下，站了起來，扯起他的衣袖，伸出他的兩手，叉着，去讓巡捕再給他帶上手拷。於是這個消瘦的人爬上了巨大的囚車，第二輛車跟着，車夫座位的旁邊，安放着一架機關槍。「這是規矩」，在第二輛車裏坐在我旁邊的副捕頭，指着機關槍，這樣的說。「實際上祇有在我們押解政治犯的時候，那東西才有意義」。

常常槍決政治犯嗎？

「哦，我的天。差不多每個禮拜！當然，祇是共產黨，有一個歐洲人也許快要槍決了，那名叫牛蘭的，你知道嗎？」

是的，我聽見過這牛蘭——歐洲的報紙，叫他他做 *Leong*。你想會在什麼時候槍決？

「鬼知道。六個月以前，就該處決的。因為打仗，報紙上又這樣的鬧，討厭的黃種人老遷延着。現在他們還要公開的審判哩！」

副捕頭激怒的喝了一口威士忌。他的激怒是可以了解的。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捉了一個人，把被捕的人交給中國人，因此，他們要宣告他死刑。以後公共租界就把被判決的人關在牢監裏，最多，把也交給中國人執行槍決。這些討厭的黃種人怎敢遲遲的不執行他們的職務！

我們的車子駛過法租界，經過逸園跑狗場，橫過蘇州河。車子在一座新的房子面前停住了，房子的面前，依照政府房屋的慣例，有一對石頭獅子守衛着。副捕頭走到裏面去請一位中國官吏來監刑。因為，畢竟，這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的死刑」。

就這樣，一個死了的人乘着車子向死亡駛去，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讓路給我們疾馳而過的車子的黃包車夫不知道：用一種拉長的喉音叫賣他們的貨物的街頭小販子不知

道：用竹匾担挑着東西，一半唱，一半哼着一種兩人合奏曲的工人不知道：蹲在伙食攤上的人們不知道：站在兌換店的鐵檻前面的人不知道：讓街理髮匠在剪頭，在挖耳朵的人不知道。在我們前面的車子裏那個人又沒有向車外看。對於他，他這已經死了，又正向死亡馳去的人沒有什麼要看了。

副捕頭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像這樣的死刑要花很久的時間嗎？」我問他。

「你還沒有看過一次嗎？」他把他那長頸酒瓶從他唇邊移開，驚訝着我的問話，因為他已經參與過好幾百次死刑的執行了：「一次也沒有嗎？」

我承認：一次也沒有。

「唔，這不要花很多的時間。至少一般是這樣。如果犯人立刻願意施洗的話，進行就快，但是……」

你說什麼？我不懂……你說「施洗」麼？

「不錯。每一次執行死刑的時候，都有天主教神父到場。有許多犯人最初不願意聽一句改宗的話，但是神父不肯干休，於是他們困惱了，順從了。祇有政治犯頑固。其他

的人都答應施了洗」。

不可能！而且爲什麼特別是天主教神父來呢？在中國，一切種類的宗教和宗派互相競爭着。耶穌教派和基督教科學家，教友派和蘇格蘭聯合自由教派，衛斯力美以美教派和救世軍，都在收買靈魂，地圖和軍事秘密；他們都建立教堂和汽車站；他們都對那些受他們施洗的人預約着天國的禮社，對那些由他們保了險的人預約着發生意外時的扶養費。在中國土地上，他們代表着耶穌基督的王國和亨利福特的王國。

甚至於佛教徒也來到了這個佛教流行了千年的國土——那是日本的佛教徒，基督教牧師爲着歐美國家和商業的利益所担任的角色，日本想以佛教徒來担任。

因此，有着這樣多的教堂，每一個規定了一條進天國的唯一無二的保險的路——爲什麼這些判處死刑的人恰恰採取了天主教這條路呢？告訴我，副捕頭，爲什麼恰恰是天主教神父呢？

「我不知道」。

胡說，我心裏想，是威士忌在副捕頭的身體裏面說話罷。羅致了在就刑以前兩分鐘

的中國罪犯，對於教堂有什麼好處呢？胡說。

車子繼續的馳走，馳過商店和手工匠的店舖。在一個十字街口，我的臉轉到了右邊，而且好像是出於偶然一樣，我用手掩住了我的臉；我不願意被認出來。因為左邊有一家舊書店，書店老闆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他的經常的中國主顧賣給了他一些小冊子。英文，德文，俄文。可是，他知道就在同一天，這些書要被另外一個常來的主顧買去，而他買去看完了，又會賣給他的書店裏。除了違法的革命書籍以外，他和其他舊書買賣者同樣，收藏着華英字典和華德字典，教科書和文法。

要是我的書店裏的朋友看見了我和一個穿制服的副捕頭並排的坐在一輛車子裏。跟在一輛囚車的背後馳走的話，他們會怎樣的想呢？而且要是這位穿制服的副捕頭，注意到了讀書和買書的中國人同一個歐洲人是朋友的話，對於他們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他們立刻會走上我們前而那輛囚車所循的路。讀書會要走上斷頭台，但是不讀書也沒有救；我們伴送的這個死人的到刑場去，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讀書人的緣故。

我們在沼澤一樣的稻田中間彎彎曲曲的馳走，馳過磚砌的棺材。黃浦江上，民船的

風帆在五月的微風裏滿滿的張着。一張寬闊的拱門打開了。這門爲了一個死人來打開，這並不是第一次：這門通到監獄和刑場。我的同伴指着一塊草地：那就是行刑的地方，那就是死人的就死處。

暫時，他還留在囚車裏。擺出一張桌子。小孩子們在沙地上遊戲，在爬到樹上去。我們的車子到來的時候，他門招手叫了其他許多孩子來。一個公家照相師鄭重的，辛勤的解開他的三脚架，把牠架好。「現在每個人在死前和死後都要拍照」，他們這樣告訴我。「以前中國人僅僅派一個代替的人來替死，兄弟或兒子。有時或竟是他們出了錢買來替死的苦力」。

中國官吏在裁判席上坐了下來；巡捕站在四邊，——確確實實，劊子手站在他們的中間。在那發出可愛的香氣的綠色草地中間的小石子路上，囚車開了過來；車裏坐着一個等待着死的死人。爲什麼他們不開始呢？

「神父還沒有來」。

這是用威士忌做了早餐的副捕頭有意和我開玩笑：因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中國死刑的

執行，他想愚弄我，說有神父來！

但是不久，天哪，真正的來了一個。聖器監守人替那大肚皮神父打開了小汽車的門，在這同一個瞬間，一位巡捕替那長長的，消瘦的屍體打開了大汽車的門：在同一個瞬間，神父和死人走了出來。爲了使他在選奉耶穌教的時候感到自由的緣故，莊開英的手铐解除了。

神父是一個中國人。他說中國話：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設法使得新信徒這麼快的理解了新舊約，使他這麼快就從佛教改信了基督教的。莊開英最初是驚惶失措，於是恨厭惡，於是憤怒——不願聽他一句話。活着的肥人不屈不撓的繼續的和死了的瘦人辯解，直到莊開英終於讓自己施了洗，而一個有着聖母馬利亞肖像的紀念章，掛到了他的頸上的時候。於是他們教他劃十字，但是他搖搖他的頭，這樣，神父就親自在這位新信徒的身上劃了一個十字。同時，聖器監守者打開了香油盒：神父蘸了一點香油——但是死了的人又猛烈不肯就範了：他不願意領受這個臨終塗油禮。那末，好了。聽了神父的命令他跪了下來，隨着傳教師迅速的覆說着一個禱告（他已經困憊了）。於是他們叫他

再站起來。但是他不能站起來。

他不站起來；叫着，好像竭力要把他的頭蓋搗破一樣的在地上磕頭。

「他在叫，他們不應該苦他這麼久，」副捕頭自動的翻譯給我聽。「他叫着：槍決我，算了吧！」

祇有一息息工夫了，我的孩子，祇有一息息工夫了：拿出基督的忍耐來吧，一切都準備好了。

看吧——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行刑的監督和他的屬員在等着動手。

照相師，誠然是相當拙劣的，替你拍了一個小照；你被引到那青草特別繁茂的地方，孩子們很逼近的擠了上來，——四歲大的，六歲大的，他們一定常常來看，因為放槍，在很小的小孩子看來，總是有趣的——他們叫你跪了。

你後面的人，對準你的腦放了一槍，跳了回去，這樣，他就不會濺到每次好幾分鐘從你的身上飛進出來的，像你的手指一樣粗大的，一線一線的鮮血；而你，莊開英，好像突然充滿了生命一樣，痙攣的直立起來，却不過是立即好像要壓碎地面一樣的撲倒下

去。

你抗拒着，當他們竭力想移動你，把你翻過身來的時候，一塊石頭擲在你的頭底下；這樣，你可以由他們拍一個最後的小照。帶着可怕的眼睛，沒有人的色，染滿了血污的，使人不能忘記的臉孔，你映進了照相機的鏡頭。

就是這樣。我乘着車馳回家去，沿着黃浦江岸，通過南市，掠過那揚着滿帆的民船，馳過那家革命書店的主顧們，馳過那些商販和手工匠，黃包車夫和乞丐，他們都好像死人一樣。當莊開英還是像死人一樣，像鬼火一樣的移動，吃他的最後一頓飯，在法庭上說話，跪在刑場上反覆着一個禱告，於是後腦中了一槍的這種時候，他正和他們一樣。

現在，活生生的，他在我的前面乘着車子，跑過我，坐在馬路角落裏：總是這唯一的活生生的人，他的血重新飛迸，他的身體掙扎着，他的眼睛圓睜睜的凝望着，他的臉孔染着深紅色。

「黃包車！黃包車！」

由於戰爭的行動，上海兩個租界的馬路上，半夜以後，不再許人走了。每一個過路的路人，如果他不是歐洲人，又沒有帶捕房的通行證，就要暴虐的被逮捕，每晚，被捕的中國工人——男的和女的——小販和挑夫，被巡捕編成小隊，從各處集中到中央捕房去。這些押解的人的輸送事宜是和其他的人一道抓來幾百輛黃包車供應的——戰爭和禁止通行令都不能打攪這兩條腿，兩個輪盤的車子，他們還是和戰爭以前一樣趕生意。

白天和晚上，這裏和那裏，慢步和急跑，這邊和那邊，在酷熱之下，在雨中，他們從公共租界到法租界，從虹口到南市來回的奔跑：奔跑到坐客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他們永遠要蹲着等顧客——在晚上，也是這樣：在戰時，也是這樣：顧不得戒嚴令，顧不得和這相反的規則，要不然，他們就連他們所過的生活一樣的生活，也不能得到了。

你從隨便什麼房子裏走出來——在同一瞬間，他們從各方面簇擁着你，你立刻陷入了一種車輛的稠塞，和一片誘惑和哀懇的叫嚷的包圍裏。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你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黃包車

你剛剛來到中國——別特是在北平和青島——如果不是萬不得已，你總是竭力避免上街去。突然看到這許多人對你自己懷着希望，被這些和你一樣的人類包圍了，向你獻出他們的勞力，大家懇求你，招呼你，又互的排擠，這會使你困惑的。就是車夫得到的車資要比工資少。也正是他由你挑選的機會。……但那有什麼用，——他得爭取這一個小小的機會。

Jih-Lih-Che意思就是人力車，日本人叫 Jirickscha 日本人把 L 讀做 R，在橫濱，我聽到一個演說者說 Renin Buxembulig 和 Riebknecht 另外一方面，在中國，R 讀做 L

，有一位教員客氣的對我說，他曾讀過德文的“Lampaping Lepotkel（註）”

黃包車是從日本傳來的，但是牠的發明者——唔，這算什麼發明！——是一位歐洲人。首先想着一輛手車之上安置一個座位；而把這有輪盤的座位用做一種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是一位英國牧師培利先生（Keverend M. B. Bailey）啊！祝福西方，祝福教會吧！在七十年代的開端，東方已經出現這種車子了。

一個叫做梅拉（Menard）的法國人，跑到中國，想要取得法租界的黃包車事業的特權。但是，英美租界（就是後來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們知道在這個國度裏，用人力來代替牛馬和機械的動力，是一樁最穩當的生意，他們不願意把這樣有利的專利權讓給這位捷足先登的輸入商。他們決定以一種優渥的執照費，頒發二十張照會，每張照會可以行駛二十輛黃包車。

梅拉先生要是有着彌補二十輛車子的製造費用的夠多的錢。他會很高興去領取這樣的照會。但是他沒有，他只能造十二輛車，這個數目不合兩個工部局的心意：爲了他們

（註） 甚希是馳名全歐

Rasende Rauborber Rauharg Theater（激烈報告文學家）

的歲入，他們要求每張照會管轄二十輛車子。一八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們收回了他的照會——這位黃包車先驅的照會，就是在今日，在出租汽車，私人汽車，公共汽車，自動腳踏車和電車的時代，牠每年也要替法租界掙二六七、九六六兩銀子，替公共租界掙三三七、〇三〇兩銀子！

梅拉的一個同國人，在北京，運氣比他好一點。用法蘭西橡皮裝在這入拉的車子輪盤的計劃，使他賺了很多錢，而這個，不過是空氣橡皮車胎製造家的利潤的很小一部分。

許多車主，有幾百輛黃包車行駛。每一輛車，每天可以收入一塊七角錢；這種車不要車房，這種馬，不要馬料和馬房，就是替他裝置馬蹄的匠人也不需要。這些車夫，赤着脚，在馬路上跑來跑去，跑上跑下，這裏和那裏，慢步和急跑，晚上和白天，非常年輕的年紀很大的：有的全足踏地，有的只有腳趾和姆趾觸着地，許多都患着肺病。還有什麼牧師發明一種掛在人的肺上和心上的自動租金計算表。

車主賣了車夫的整個工作時間，他要車夫在這整個時間裏出錢給他。找工作，做工

作的車夫，要向那租給他兩個輪盤，「替他準備了工作」的車主一天繳付八角五分錢，只能租用十四個鐘頭從下午三時到上午五時。從上午五時到下午三時這個時間，另外一個車夫另外繳付車主八角五分而他在第二天額外租用四小時。許多黃包車，只有一個車夫——他的工作時間沒有限度。

在上海，拉這種公共黃包車的車夫，有二四、三七八人；他們養活的家口，達十萬以上。黃包車的平均收入，每月十二元；他幹這職業的平均壽命是五年半，於是他死去。

爲了十二塊錢，他們要這樣：一個月三十次，工作日和禮拜天通通一道，從下午到很早的早晨，天天一樣，拉到碼頭去，拉出碼頭，從南市到閘北，從徐家匯到百老匯，這裏和那裏，這邊和那邊，來來去去，慢步和急跑，跳躍和力曳，平均每分鐘跑一百三十碼，一點鐘跑十啓羅米突。肺部由這種奔跑損壞了；他們還要充當摩托喇叭，但是汽車並不認識這信號。差不多隨便那一天，你都可以看到黃包車被撞翻的事件，每一次撞車，總是汽車夫跳下車子，毆打黃包車夫。過度的癆瘵，心臟病，肺癆病，危險和虐待

是黃包車夫的命運。這樣生活五年半，於是他死去。

不能抬高車價，用他的腿子，他要養過電車和公共汽車，而且要比牠們都便宜。簡單的顛覆電車，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北京黃包車夫大罷工的時候所作一樣，是不行的；爲了那事件，有二百一十個車夫被殺了，他們死的時候，感動的叫着這樣素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打倒電車！團結萬歲！」

拉一個相當長的路程，中國坐客只願意出二十個銅板，車夫却要三十；於是來了一陣爭價，因爲輪盤的供給者老在步行的需要者旁邊走着，而到頭還是車夫得屈就，因爲一步挨一步，這裏，那裏到處伏着他的競爭者。歐洲人是比較好點的顧客；可以出一角錢到兩角錢。現在，在××海軍大砲的轟擊之下，中國人的住所正在戰煙和破壞之中毀滅，歐洲人的生意很活躍；列強都來了，這樣，他們會得到在中國可能分到的什麼，他們的水手和水兵，乘着車，在酒排間和碼頭邊的汽艇之間，跑來跑去。在他們的人力車裏，他們覺得好像是坐在 Rolls-Royce（註）裏面一樣；他們加足速度——雖然到

（註）是 Rolls-Royce 一種最華貴的汽車

晚上，這架壞了的機器會要失掉最後一點瓦斯——他們向白俄婦女懇勸的揮手，這些婦女，沒有輪盤，沒有橡皮車胎，却在這裏和那裏，來來去去，白天和晚上，充塞在霞飛路的人行道上，闖在馬路上的每一個人身上。

如果你有熟人一道，那末，車夫會並排的跑，而且合着步伐，這樣，你們可以繼續談話。人性的馬力常常是不相等的。

「你爲什麼揀了那匹老馬？看我的車夫，抽動他的腿幹。抽得多麼好」。

「我叫黃包車的時候，總是祇看車夫腳上的球節。那生着細長的骹的，跑得最好，就是老了都好。」

坐客很少說出他要去的處方：自然，車夫是不懂得街道的西文名字的，他的坐客指示他要轉彎的地方和他要停車的地方：對於他的坐客們，他是一匹拉車的馬，只有在他的腦子裏，才能完成黃包車夫舉行一種公共的快步賽跑的計劃。

在巡捕手裏，車夫不會更好點。祇要他因爲沒有留心停車的信號，挨了橡皮短棍輕輕一擊，他就有福了，更壞的是碰到嚴酷的巡捕把車上的坐墊拿掉，作爲處罰的時候，

不到那位嚴酷的巡捕得三角錢賄賂時，不會把坐墊還他。要是這位法律的守護者，按照法律來處置的話，他就要撕下車上的照會牌子。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不幸的車夫只好拉着車立即回家去；今天，再也沒有機會在市上奔跑，最初是有生氣，後來是疲乏的，有時「走」，有時「停」，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來賺得一碗飯吃；不到明天，他決不能從捕房拿回他的照會牌子。

一個目擊這種街頭景象的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車夫們是安分守己的：「我們」是拉車的牛馬，我們嘗着鞭子，却不會得到很多的芻秣——「他們」是主人，我們拉，我們用力拉——我們跑到坐在我們後面的主人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去，無論怎樣，過了五年半，一切都完結，而我們就和我們的先人一道了。我們像馬一樣的駕在車桿上：因為這樣，我們要像馬一樣，用我們的腿來踢，而且嫌厭的嘶叫嗎？過了五年半，一切都完結，不是嗎？

不要錯了，你細心的讀者！也許有許多的車夫是像你所猜想的一樣想着的。但也有其他許多車夫，會在晚上，在一個房子裏舉行集會。他們派了望風的人，這樣不至於被

巡捕突然襲擊，車都委託了朋友，因為要是車子停在那裏沒有車夫的話，是會引起人的疑惑的。他們在那裏學習事情，討論事情，決議事情，……：

這些時期，是車夫們用他們的工作時間來償付的，要是他們被捕了，就要用他們的頭顱來償付。他們再不能夠延宕五年半，明天，他們就要走上斷頭台。他們像北京的他們伙伴一樣的死去，但他們最後的呼聲，並不是對電車的詛咒了。

巴格達的猶太資本家的故事

法權之外的人們居留的土地，不屬於統治中國的任何列強：牠屬於猶太人和耶穌會的會員。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猶太人，這種人，好像一切其他的種族一樣，在上海這套帝國主義榨取戲的當中充任了一個角色。

如果要理解這個壯麗笑劇：這種戲劇的戲單是得看看的。

強制關稅	英國
強制公債	
強制輸入	印度
以上	
的守夜者	俄國自衛軍
以上	
的近衛兵	

軍火貿易	軍事顧問	傳教和大學 的修養國權	烟草公司 美孚油	兒童勞動	軍事執行者	戰爭和挑撥的	妓女 雇用的	暗探 以上所	的看守者	以上	淫業	受賄 網窟
} 德國		} 美國			} 日本		} 白俄		} 安南		} 法國	

地產投機 猶太人

債款收取 葡萄牙

賭博(回力球) 巴斯克人

外國人的中

××黨

國同謀者

這個戲單不要看得太嚴格了。一個演員從那被分派給他的一個角色跳去扮演別人的角色的事，是並不稀罕的。

今天，像我們說過的，我們要研究一下猶太人，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研究一下巴格達(註)的猶太人，印度鴉片和上海的地產投機。他們發源於伊奔，蕭相種族，這族在十六世紀初，爲了避免宗教裁判的恐怖和強迫的洗禮，逃出了西班牙，於是居留在巴格達。在那裏，伊奔，蕭相商隊配備着，做着香料的生意。但是不得不再逃亡，似乎是這個種族的命運，因爲一次對於猶太人的殺戮把他們迫出了巴格達。一八三二年，他們取道波斯布什爾海港到了印度，於是在那裏，化名沙遜，不久就變得比大部分的印度

(註) 米索不美米亞首都

巨富都要鬧氣了。

這個也許可以看做猶太人的勤勉和耶和華的庇護的明證，要是和他們同一個時候從波斯來的達達族——他們的宗教：拜火教——沒有同時得到同樣稀有的財富的話。阿布多拉大衛沙遜在棉紗業上賺了多量的錢。笛拉布其·詹姆綏推其·達達族在鑛山事業上賺得更多；在其他方面，他們的命運有很多相同的。達達族人和沙遜族人都建立了銀行，而且把鴉片運輸到了中國。

不是耶和華上帝，也不是火上帝，使達達族和沙遜族的先生們獲得了他們的無量的財富和他們的英國貴族的特權；使他們獲得這些的，是商業和工業的上帝。

東印度公司剛剛不得不把牠對中國輸出的壟斷權交與私人貿易的時候，英國的商人們就要求一切留給他們的市場門戶都要大大的強制的開放。英國的毛織物和棉織物，特別是印度的鴉片煙，都要能夠在這富裕的中華帝國猛烈的傾銷。

卡爾·馬克斯在概括達達族和沙遜族到來的時代的形勢時說道：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一直到那個時候，對中國的貿易均衡是繼續不斷的有利的，

從印度，英國，和美國，有一種固定的向中國的銀的輸入。一八三三年以後，特別是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對印度的銀的輸出，漸漸變成了幾乎窮竭了的巨大中華帝國。因此有皇帝取締鴉片貿易的嚴厲的敕令，這個倒引起了對於他的法令的一種更猛烈的反抗。這種經濟的直接結果姑且不管。但是和鴉片私運連結着的賄賂制度，使得南方數省的中國政府官吏完全腐敗了。正和照例把皇帝看做全中國的父親一樣，他的官吏也被看做所管轄的省區的父親。這種家長的威權，維繫巨大的國家機構的唯一道德繫帶，被那幫助鴉片私運以取得相當利潤的官吏們的腐敗漸漸的毀壞了。這個主要的發生在叛亂開始的同一的南方數省，鴉片統治了中國民族，以同一程度，皇帝和他的迂腐的官僚喪失了他們的統治，這差不多是不自覺的。樣子好像是歷史在使得這整個民族在脫離他們的傳統的心意愚鈍的情況以前，首先使得他們喝醉了。」

歷史用來使得這整個的民族喝醉的手段是鴉片煙，印度鴉片煙有三種：咖啡色的帕特那，（註）顏色比較淡而又比較貴重的嗎啡，顏色更加淡而且更加貴重的班那勒

（註）產於印度帕特那（Patna）

斯。(註)

這個民族藉以終於脫離了他的傳統的心意愚鈍，開始反叛的行動，是一八三六年六月十六日廣東海港的二〇・二九一箱印度煙的焚燒。

英國人現在還是斷言着，這個破壞行動——像在波士頓港發動了美國革命的英國茶葉的沉沒一樣——不過這是中國罌粟種植者方面的一種競爭策略。而中國人現在還是斷言着，那時候，中國鴉片煙的種植不足輕重，而那許多箱煙土的焚燒不過是反對毒害國家的一種處置。

毒害國家？我們可以希望一個人爲着怕他會毒害一個國家，放棄他的有利的營業嗎？難道英國貿易均衡的損害的意義，會比區區幾百萬中國人的毒害的意義，小一點嗎？利潤在先，然後才是人道。

卡爾·馬克斯明白的說明了，這種麻醉品貿易的所以對於殖民者不能不重要，有兩個原因：

(註) 產於印度班那勒斯 (patnaes) 故名

「同時，關於印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英國政府從那對中國的鴉片販賣中取得了她的歲入的七分之一，而需要英國貨物的印度人的頗大一部分，是又正倚靠着印度的這種鴉片煙生產。」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英國不能忍受鴉片的焚燒。英國開始了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中國的戰敗，條約港的建立，咖啡色的帕特那，淡淡的嗎啡和非常暗淡非常貴重的班那勒斯的毫無阻礙的輸入。

伊利亞斯·大衛·沙遜公司創立者的八子之一，在一八五〇年來到了上海，他是要在這裏安家立業的。自然，他不是孤單的，英國公司像賈定，馬太孫公司、美國人像羅塞公司，都在老早以前就把他們的大船停泊在這新開商埠的碼頭邊上了。

輸入商人賺了無數的金錢。一直到卡爾·馬克斯在「紐約講壇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裏預言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的確，這是實在的：中國人恐怕不會放棄鴉片煙的享受了，正和德國人不會放棄煙草一樣。但是因為，據一切傳聞，新皇帝准許在中國本土的罌粟的種植和鴉片煙的生

產，顯然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種致命的打擊，威嚇着印度的鴉片煙生產，印度政府的歲入和印度斯坦的商業的源泉的。」

當這個致命的打擊降臨了，而印度鴉片輸出差不多被中國人的競爭滅絕的時候，英國人的良心就可以在下院奮發了。這個遲遲的——因此也就是合時的——衝動的極致，上海鴉片煙協會在亞力山大·賀西爵士主持之下舉行會議，而且決定了把外國鴉片煙的輸入，每年減少百分之二十，這樣，五年以後，輸入就會完全停止了。

這個決議意味着，中國要是單單講到鴉片製造的話，已經獲得了自主權。沙遜公司專心致力於不可輕視的地產投機。到現在沙遜的營業還很繁榮；上海的電車和公共汽車，銀行和中國最高的摩天樓，華懋飯店、都屬於它；而在伊利亞斯·大衛·沙遜的兒子，維克多爵士身上降臨了可能降臨到一個東方或西方的猶太人身上的最大的幸福：他和一位真正的活的洛特柴爾德（註）結了婚。

可是沙遜族的事業却被他們的公司所雇用的一位年輕人：西洛斯·亞倫·哈同蔭蔽

（註）洛特柴爾德 Rothschild, (1777—1838) 倫敦的德國猶太銀行家

了。這位年輕人，最近才享着高齡逝世的，是一位生就的巴格達的猶太人：但是，他却被當做一個中國佛教徒埋葬在以前張世和的娛樂園的中心。

一八六二年，西洛斯·亞倫·哈同，像他許多巴格達的同宗教者一樣——像伊利·卡多里（現在也是一位爵士，）像沙蒙（現在是一位大影片商，）像愛德華·伊茲拉（現在是一位飯店主）一樣，是沙遜公司的一位雇員。他在香港停留了五年：後來他調到了上海的總店，在上海，作為一個不動產的投機者，他獨立起來了。他買了南京路的一半，把四川路一直買到蘇州河，買了靜安寺路的一半，裏面包括了那座娛樂園，在那裏他要單獨的娛樂他自己。

一九一一年，當革命和共和在這三千年的帝國發生的時候，哈同和保守黨，和昨天的統治者交際起來。在他的靜安寺路的圍着牆壁的地方，他收容了前廣東提督陳尙良，南京的強盜將軍張勳，和其他失了權位的權貴——偉大的慈禧從王妃到皇太后（正宮的中間階段，）到她在中華帝國的六十年絕對統治的進程中的血汗的同伴。和她匹敵的王妃，和她匹敵的皇太后，王子和太監都需要掃蕩，於是被稱為「老佛爺」的慈禧對那些

担任了宮庭謀殺任務的人們親自表示了感謝。當革命爆發，他們逃到了哈同的法權之外的領地的時候，有一個時期，天天晚上有炸彈擲進哈同花園的圍牆；這些炸彈是要炸張勳，陳尙良，和其他地方上的專制魔王。這個一點也沒有打擾房子的主人。哈同並不關心他的客人在政治上有没有人望，他收容他們並不是出於人類的同情，而是想要廉價的收買他們的公館和產業的。

他希望使得他的祖先的神像贊成他的營業的慈善，是祇在他的同宗教者之中表露的。他在上海建築了壯麗的阿赫·摩西斯猶太人集會堂，收了十二個養子，五個歐洲孩子，七個中國孩子。而且把他們在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之下撫養大了。哈同常常微服私行，爲的是親自去尋找他的行善的對象：因爲這個緣故，人都叫他謨哈默德的繼承者拉斯溪德·哈同。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他死了，他死了以後，人才知道在他的晚年，他脫離了猶太族，不錯，他是葬在猶太人葬地的教友們旁邊；但是大家看到了花園的大門上，懸掛着藍色的帷幕，而且勒着白色的中國喪禮的象徵。

二十天以後，和哈同同居了五十年的——一個舢舨船夫的女兒，羅迦陵（儷蕤）夫人公開的替哈同發出了一個佛教徒的喪儀的喪帖。六個高位的執事播着鼓，吹着笙子，敲着銅鑼，奉上獻祭的香，祈禱儀式所需要的器皿是從一個佛寺拿來的，關於這個佛寺的存在，一直到那個時候，什麼人都不知道的，牠是建築在別墅的花園裏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的後裔和中歐北歐的猶太人的後裔知道這件事的時候，都很驚惶，而當遺囑發表出來的時候，他們的驚惶變成了苦惱和恐怖。呵，呵！給他的猶太人的集會堂和他的猶太孩子和慈善機關和上海的乞丐，這位逝世的同宗教者沒有留下一個銅板，西洛斯·亞倫·哈同，這位蘇伊士之東的最富的人，明明白白把他的全部財產——兩千萬元現金和上海的不動產——遺贈了他的妻。

另外一方面，哈同的遺囑不是幻覺；不是幻覺的還有被忽略了親戚們的呼號：羅迦陵根本不是哈同的妻……她不過是和他同居過罷了……作爲一個巴格達的猶太人，他還是伊拉克國王的臣屬……依照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律，他根本沒有權利把他的財產遺給一個不同種族而且不同宗教的婦人……

死者的一個名叫伊茲拉·哈同的可憐的堂兄弟，提起了要求撤消遺囑的控訴。許多最有名的律師從倫敦趕來；但是當他們看見了西洛斯·亞倫·哈同的證書的時候，他們聲言這事情沒有辦法，這位猶太人是成爲了一個佛教徒死去的，而且表明了把從中國人身上獲得的財產重新歸還中國人的意旨。去辯護一個這樣明顯的違反死者遺命的訴訟案件，是不公正的。

無意中拜訪了幾個宦官

這是在那看來和北京以及牠的近郊毫無關係的北京近郊的夏天的散步。我們的腦子裏充滿了印像，我們的眼睛迷亂了。

這裏有一座寶塔，有十四級：各層塔頂好像有着金色的波頭的綠孔雀石色的十四個相同的波浪一樣的浮在空中；那上面有一扇粉飾華麗的凱旋門拱在走道上。我們不大去望寶塔或拱門：我們在一種不斷的狂喜中弄惱倦了。

在這樣一種散步中，談話很容易轉到中國的風景上來。

沒有什麼中國風景，我們中間的一個說。這裏的西山，它們不過是一些山而已。它們和瑞士或埃菲爾的山一樣。麥田？麥田到處是麥黃色。牧場到處是綠色。

他的和他爭辯的同伴——到明天，他們也許要掉換扮演的角色的——提起了許多特別的東西：黑白楊木的形狀，閃着銀光的小塊稻田。而這一隊垂首的駱駝，你也可以在

瑞士和埃菲爾找到嗎？

唔，但是在土耳其或是在非洲！

不，我得承認祇有在中國你才可以找到陶器的牆垣和田間的葬龕！

這些和風景沒有關係，這些是建築——也許你要把虎橋和明陵也包括在自然風景裏面吧！

我們這樣爲談話而談話的談着，一面說，一面繼續向前走，老是朝着同一個方向，爬上一座聖陵的墳頂，於是從另外一邊走了下去，在一個山谷間，一垛牆攔住了我們的去路。我們，懷着無目的的固執，沿着牆走去，去找尋一個重新散開我們的去路的地方。

一百步以後，我們尋到了一個寬闊的隙口；這是一家牛乳場的大門，我們得通過那裏——我們的方向，我們的方向！——走去。一羣狗在我們四圍跳着叫吠，取着胆怯的攻勢，它們從四方八面來追逐我們，離開三步遠，它們站住，等着，當我們站住的時候，這樣一種護送是並不十分愉快的。「一個人不能不帶一根手杖散步，」我們說。

但我們還是很快的忘記了狗，朝着我們走的人，是這麼特別的互相類似，以致每次新的接觸，這種類似總要變得更加的顯著，直到最後，類似竟變得不可思議了。

她們都是年老的婦人，顯然是在農場上工作的婦人，有的用一根繩子牽着牛，其他的人背上背着袋子，或是拿着耙和草叉走了過去。她們依照這個國家的工作婦人的習慣，穿着深藍色的褲子。可是，和一切習俗相反的，她們的上身裸露着：她們的乳房不害羞的下垂着。

這些女人們在一道談着話，雖然她們談得並不高聲，可是她們的聲音是尖的——或者，說得更正確點，她們發出來的每一個聲音都帶着一種尖銳的附屬的音調。

一個體格結實的女人，她的臉上刻鏤着無數細小的皺紋，站在一輛載了麥稈的貨車的頂上。下面，人們正用着古老的聖書上面的，却還是現代中國的方法在那裏簸穀，在一座踏磨裏碾了的穀物被人用一個木鏟向上拋擲，穀粒因為牠們的重疊緣故，垂直的落在地板上，輕的糠末好像一陣塵霧一樣的飄開，飄到幾步以外的一邊落下地來。

老婦人們做着各種各樣的工作。她們的喉嚨上的皮膚鬆弛的擺動，頭都剃得光光

的，祇有在腦頂蓋上掠着一個「髮簇」，是這麼稀少，這麼灰白的一束頭髮，它顯露了生着這種頭髮的人的老邁的年紀。看不出她們有什麼毛病，她們大家都起勁的從事她們的工作。

後來發生了一件使我們找到了一點線索的小小故事，老婦人中間的一個走開去小更——却取着一種男性本然的姿勢。

「這個田莊是誰的？」我們問：經過相當的時候和吠叫的羣狗一道，慢慢的走到我們近邊來的另外一個老婦人，她走得更近點，那「我們是皇宮的官吏，這是我們的退隱所」。

於是我們完全懂得了。不知不覺間，我們走到了一個老年宦官的寓所。

穀物和糠末被他們向上拋着，小小的驢子在被趕着兜圈子，在研穀物；禾束被載上了貨車——我們站在那裏望着這些人。五分鐘以前我們把他們當做女人看，後來他們看去好像是男子，現在我們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了。

這些人和他們的同類，自古以來在帝制的中國扮演過保護者和保護者的有用的角

色，做過政治家，顧問，操縱者和權謀家，皇官龜奴和茅舍的絞刑吏。

宦官把未鑄造的赤金，鑄造的紋銀，繡着龍的織物，和著色的綢緞各種貢物的量，積得這麼高，以致各省反叛起來了。藉着政變或毒殺，宦官們終結了各朝代，以便幫助酬報更豐的主子們來即帝位。宦官們用了建立海軍的帑幣去造頤和園，而一八九五年和日本的戰爭失敗了。

五年以後，維新的努力威脅了這些閹官們的地位。他們很快的把持了義和團，而且慢慢的促使皇朝相信義和團不怕槍炮，而且簡直是不可傷害的。在這種影響之下，皇太后支持了這次反對洋人的無望的叛逆。但是當運動潰敗的時候，列強懷恨的，殘忍的要求公開執行死刑的人們的名單上，沒有一個宦官——黃種人的宮官和白種人的外交家知道怎樣去密議問題的。

人民一致的憎恨這些裏面外面都像一隻雞蛋類似另外一隻雞蛋一樣的——要是這種比喻在這裏是非常恰當的話——互相類似的皇宮的宦官們。他們恨他們，比恨皇帝和王爺，比恨王妃和官吏，都要利害。「御史們，」那些散布國中的官家偵察者的許多奏

議，都要求剷除宮庭的宦官——「這些龍座的陰影之內的去勢的蠟燭。」

而且實際上，在某種企圖失敗以後，有許多宦官像替罪的羔羊一樣的被送進了荒野，雖然在生理組織上，他們比其他朝官更要缺乏犯罪和公山羊的屬性。當然，並不是個個人都是這樣。譬如，安得海佩了並不屬於他的總管太監的頭銜，因為他和慈禧太后生了一個兒子，這兒子現在還活在中國。另外一位太后，慈安，妬恨安得海，把他殺了，而她自己却不得不被毒殺，來抵償這個行爲。安得海的後繼者是李蓮英，他充任着總管太監。直到一九一一年，一直到帝國傾覆的時候。

制度的本身總不能變動，後宮需要明明有能力而又實在沒有能力的太監，要不然，爲了王位承繼權的原則緣故，皇后和妃子會爲了獲得一個小孩，使用着每一個可以使用

的男子。

宦官們看守着妃嬪，迴護着他們的主子們的婚姻的體面。但是當一位後宮的太監一旦容許了一個外人混進了宮裏，那麼，那位這麼一來變成了一個母親的妃子，和妃子的後嗣一道，就落在他的貪得無厭的掌握之中了。

現在，在我們面前，由於這些會是很有權勢的人們，禾束被壘上禾束，麥穀從小麥之中被揚去，穀在被碾破；……我們的年老的朋友問我們要不要去看一看廟宇。到廟裏去的路一直通過院裏的宿舍，羣狗垂着舌頭，跟着我們走，我們經過那僅僅從半開着的門得到光線，比省儉的燈光照耀亮一點點的走廊。在茶桌旁邊，一排髮辮向上豎立的老婦人的頭，點了一點。

我們的嚮導說明這個退隱所，以前很富足，而且，不大相信我們的理解力，他把退隱所以前是怎樣的富足，表現我們看，他裝着從他的口袋裏再三的拿出錢來，來表現我們看。但是現在——現在他們需得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表明：要挑擔，打穀物，駕貨車。

我們懂了。在帝國時代，差不多萬能的總管太監們是並不吝惜他們對於他們隨時可以從君王寵愛的高處跌落進去的退隱所的捐款的。祇要一個宦官還在宮庭服役，還在管理後宮的交通，而且在國家的會議上發出尖銳的聲音的時候，他可以毫無困難的去瞻養他的已經到了退隱所的性的同伴，而且同時，在萬一的場合，爲他自己的老年準備着。

和王朝一道，宦官們的政治生殖力也消失了。皇帝遜了位，將軍們留着。將軍們和

外國殖民官以及上海銀行家共管着政府。他們的政務是由一位臉色蒼白的財政詐騙者和他的一羣僚屬去執行，他們就是宦官那樣的人。

從前皇宮的宦官經營着他們的農場，禾束被壘上禾束，麥穀在從小麥之中被揚去，穀在被碾破。他們工作很好，雖然他們不需要瞻養老婆，也不需要瞻養兒子。他們工作得很好，雖然他們並不能夠以他們的勞動的結果改變他們境況，呵呵，這不是爲着反動者的論辯嗎？因爲，的確，他們總是大聲疾呼的反對使一個人有階級的自覺的，那會使他感到不平。他們要使得窮人沉溺在無知，迷信和污泥裏，因爲那是他安適的地方。人們不要更進一層嗎——無論如何，這會一致的！——人們不要藉着閹割來除却那些攪亂他工作的種種衝動嗎？在每個人人生下必要的子嗣以前，當然是要的，從上面的報告看來，宦官們工作得怎樣的勤勉不是很明白嗎？

但是這種未來的政治綱領已經夠了。這裏有一座廟宇，這是一座好像牠的其他的一類一樣的佛寺。神龕裏擺着一枝歷史上有名的戟，戟是這樣的巨大，使人想着需要一個從頭到腳都是一個男子的人去使用它。但是相反，使用它的，是一位宦官，康公是他的

名字，在戰爭中他殺了許多的敵人。這是他的英靈對於所有宦官都很神聖的道理。他的陵墓那邊屹立着「護國寺」和退隱所和墳山。

墳山在牠是一座墳山的這事實上，就很稀奇了。一般的說，中國人總是葬在曠野的，多半是在他的降生地，他的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宦官不這樣辦；他們沒有家，他們沒有血親，縱令他們是王爺也是這樣。是的，有一位王爺也葬在這裏，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李蓮英，他在慈禧太后的身邊作了四十年的威福，而且藉着他的名，爲了他們兩個的利益，他殘忍無情的榨乾了中國人民。

我們透露了（用一種問話的形式）李蓮英王爺不是一個真正的宦官的傳說。回答是無限的輕蔑。這是因爲我們的可憐的中國話呢，還是因爲我們說了這樣的話，我們傷害了一個宦官的體面？

五角錢的小費，一點也沒有慰解這位老頭兒——也許，他從前是一位御前大臣，或是一位皇室的司儀官。狗也沒有停止牠們對我們猜疑，帶着滴水的舌頭和轉動的眼睛，它們伴送着我們，直到我們重新走出了那垛圍牆——我們不知不覺走進了那裏邊的邊界的那垛圍牆以外的時候。

卽席判決

提審到他的案子的時候，被告走到一個木欄邊，於是他的頭和肩就從這木的被告席上突現出來，有時候有四五個活的半身像，並排的站在那裏。

這戲劇沒有開頭也沒有終結的進行着，好像市場的傀儡戲。觀眾祇看見人物的背。緊急的時候，他們可以聽懂話，但是沒有人對這整個的戲都感到興趣，每個人都祇對單獨的一幕，單獨一個角色，單獨一個插話——因為親誼或友誼他被捲入了漩渦的那些地方，感到興趣。

三個審判官坐在審判席上，他們的下面，左右兩邊，是見證人，稟告人，工部局的報告人和報館的座席，報館差不多總是沒有代表到場的。因為，畢竟，這裏僅僅審判小事件，最大的處罰，是一年徒刑，——小的案件，爲着一筆小小的款項的犯罪，一天天，一年年，老是一樣，顯然根本沒有重大的事件。

這就是這麼多的包探在這裏的道理。有這麼多，使得那分派給他們的房間容不下他們，因此，他們在法庭上徘徊，閒談和戲謔。被叫到的時候，他們大聲的通報他們的名字。C. D. S. Number So—and So, (C. D. S. 某某號。)這是他們的唯一的名字——Chinese Detective—Sorgean Number So—and—So (華探長某某號。)

也有歐洲人來裝飾告發的位置，所有一切英國人都有——一種演劇的慣例！——一個紅頭髮，像在第十六世紀最後的晚餐畫裏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從倫敦或愛丁堡來到遠東，爲的是要把逮捕可憐的小小的罪人的事，作爲一種終身的工作。他們敏捷的走上證人席，來證明他們的犧牲者的犯罪，說的是英國語。

睜着眼睛，張着口，彫刻的黃色傀儡默察着人說的話，外國人說的外國話，彫刻的黃色傀儡不能够還擊這些話，不能夠反駁他們或是打斷他們。彫刻的黃色傀儡一定要毫不抵抗的忍受外國人的外國話的誣陷，而且被他們拋進監牢裏。

當中國人說話的時候，爲了使公共租界的陪審官聽到，一個翻譯一個字一個字的譯成了英語；告發人的證明，他又替審判官譯成中國話。職業的起訴證人要說的一切都由

一個拿毛筆的書記從頂到底的記錄了下來，這記錄同時要做判決的根據——證明的確是不能被懷疑的，因為他會被其他的人加以證實。每一個扒弄的被捕都有好幾個華探做見證，（「在上海每一位居民都有五個告發人，」他們中間的一個常常這樣的說，嘆息着這麼多的競爭。）

此外，桌上躺着不可辯駁的，絕不可辯駁的，可怕的 *Corboa delicti*（罪體）：撕裂了的錢袋，或者是放着兩粒骰子的飯碗和幾個銅板。

一位整潔的梳着分開的頭髮的青年中國人（他的西裝上罩着一件黑色的鑲着銀色帶子的律師長袍）是每一個案件的最初說話的人。我們滿意的注意到他在辯護的當中還沒有熟諳事實，正和隨便那裏的公家的被告辯護人的情形一樣，而他又帶着熱情的真摯申辯他的道理，這個却不是隨便那裏的公家的被告辯護人的情形。但是我們的滿意是很短促的。我們立刻看出了他不是公家的被告辯護人，倒是公家的被告辯護人的反對者，一位公家的起訴人，不是窮人的律師倒是窮人的律師的反對者，捕房律師，他是由公共租界上部局特別派來充任反對中國人的公家起訴人的。

辯護巡捕的他，坐在舞台的前面，沒有人辯護的他們，正在他的頭上扮演他們的角色。在法庭的一角有一個裝備着鐵門，鋼門，窺探洞，重重守衛的房間，這房間的用途是一望而知的。這個悲劇的傀儡戲院的每一個演員在他的戲幕上演以前，都被拋進了那裏面，他的戲幕剛剛演完，他立即又被拋進了那裏面。在各場之間，人物捆成一束，被帶了出去。

天井裏，樓梯上，走廊間，馬路上——到處站滿了衛警。五六個犯人，綁在一道，從囚室拖到法庭，從法庭拖到囚室，從法官拖到劊子手拖着，一直走，拖着轉灣抹角。如果祇護送一個人，那末適當的方法是提住他的頸子，踢着他前進。爲了讓路給一個高等的或是另外的衛警，巡捕就用他的腳給他的犯人以正確的方向和催促。

在法院裏面被告和這一樣的出現他的法官面前，被人一推，他顛蹶的走上了階台。那就是他，從圈套裏鑽了出來的一個傀儡。

即席判決。孫藏和黃貝祿綁在一道。C. D. S. 一八四號證明：昨天這兩個犯人在家象牙彫刻店，當黃貝祿在問一個圖章的價錢的時候，孫藏却竭力想偷竊一副麻蜜

牌。黃貝祿釋放了，孫藏判罰二十元，這就是意味着二十天的拘留，因為這裏沒有一個犯人是有多餘的銀錢的。兩個人分開了，孫藏消失在角落裏的裝着鐵門的房間裏面。

生着辮一樣的灰白頭髮和一小束灰白鬚鬚的凹眼的人在乍浦路引誘路人去賭博。在乍浦路引誘人！就像他們需要引誘一樣！幾個銅板的賭博！沒有用，老人——特別是他從前判過罪——得到了十天徒刑的宣告。他被推進了角落裏的囚室。

一次六個，六副臉孔擠在一道，六個軀體擠在一道，一個賊幫，要遭受着什麼？還不能說，這就是年齡都在二十歲以下，但是其他一切都不相同的他們六個人，用圓睜着的斜斜的眼睛凝望着前面，凝望着他們命運決定的地方的道理。

他們從閩北一個被炮火毀壞了的屋子裏竊取了一位當舖老闆的財物。這是兩個月以前的事。C.D.S. 七六號搜查一家人家的時候發見了許多贓物，而在那時被捕的青年出賣了他的同黨。有一個人否認一切，有一個人否認一半，有一個人否認四分之一，有一個人告發了兩個，而他們都鏈在一道，被告密者和告密者，罪人和非罪人，同黨和仇敵。

C. D. S. 七十六號叫他們做「流氓幫」，他說這些分子是「流氓」。這正像什麼人在歐洲提及「大實業」，却意味着一個小機器匠的店舖一樣。中國的流氓幫口的勢力正和歐洲的「大實業」的勢力一樣；大流氓控制政府，控制警察，控制鴉片貿易，把綁票和奴隸買賣的組織掌握在他們的手裏，收斂贖金，強勒稅款。

但是從被告席的邊緣上窺看着的六個頭，聽到被叫做流氓幫的時候，並沒有感到榮幸，而審判官的三個頭，也沒有爲了和他們面對着面的人被稱爲流氓幫的這事實，而感到不安。你可以絞殺這些小流氓，或者要是他們僅僅十分，十分的小——像在那裏的六個一樣——就把他們關幾個月。

其次的案件！其次的罪犯行使了僞幣。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知道，在中國，每五元銀幣中至少一元是壞的；任何銀錢兌換商都會毫不躊躇的以八折把牠收受，每一個大一點的將軍，每一個地方統治者，都自己鑄造他自己的貨幣。有幣模的人鑄造貨幣，爲牠受罪的，祇是可憐的零賣商。

其次的罪犯是一個叫鬧的口吃的人，生一個平平的頭蓋，祇有一隻眼睛，他盯着他

的指頭，好像他在竭力想把指頭的影子造成一種動物的輪廓一樣，人對他說話的時候，他不聽——顯然是一個瘋子。也就因為這緣故，被告席的旁邊站着兩個巡捕，犯人是一個漁夫，昨天他襲擊了一個他認為被他欺騙了的米商，而且用一把刀子重重的殺傷了他。這個案件要延擱一個禮拜，因為米商還是生死難定。要是他死了，那末，這法官就免掉了宣判的麻煩，誤殺和謀殺不是他的權限以內的事。

其次的案件，其次的案件……每一個案件，民事警務處的捕頭和巡捕都走出場來。正像警務處的辯護士控告每一個犯人一樣的控告每一個犯人，此外還叫了起訴的證人來，替被告辯護的見證人和辯護人，在這個違警罪的裁判所，是看不到的。

巡捕不祇是捕捉可憐的窮人；他們還要雄辯淪浴的加他的罪名，帶來他們的探目和探長和其他起訴的證人，縱令是在中國的監獄，他還是隸屬於公共租界的警務處的，因為他們看着特區法院的男犯監獄。

中國人並不感謝這麼厚重的關懷，倒希望外國人滿足於他們自己不能作為刑事被告或民事被告被傳到這法庭的這個事實。中國人願意從外國權力之下收回公共租界的他們

的法院。那將是一件絕好的事！把英國巡捕搜捕得來的小偷和乞丐任意判罪或釋放的工作，不用監督的，付與這個苦力法庭，那將是一件絕好的事。明天黃種人會要求英國，法國或美國的罪犯，也去受一個黃種人法官的鞫訊，正和現在，中國人之外有德國，與國，捷克，土耳其等的受鞫訊一樣。

外國人比較看重的罪犯，在法院的樓上審訊。在民事法庭的前面外國債主和中國負債人爭辯。律師在這裏執行職務，爲了使法庭聽懂，話被譯成了中文的歐洲律師和中國律師。在這裏，稟告人和民事被告都帶了證人來。證人並不宜誓，因爲這緣故（讓我們到中國去！）僞誓罪的手續並不擺在法庭的演劇目錄裏；兩造的親戚或雇員，不能做證人，因爲法庭自始認爲他們的證據是有利於他們的雇主或親戚的。

關係着金錢的時候，兩造的爭執比那僅僅關係生命問題的時候更爲兇暴，關係着金錢的時候，關心的不祇是他們，法官也關心。而現在——現在提起下面這個字眼的時候了，這字眼在巴德卡（註）的旅行指南上尋找不到，可是已經大大的流行，而且在中國

（註） Karl Baedeker 德國的旅行指南出版家

有巨大的意義。這字眼就是外快（Squeeze.）

外快是部長從軍火工業和銀行那裏收受的物事。

外快是買辦洩露營業秘密給對敵的商號所得到的酬報。

外快由出租汽車車主付給挑夫，由鮮菓菜蔬商人付給廚司，煤炭商人付給「僕歐頭」，由鄰近一切商店付給公館僕役，由汽車夫付給關稅徵收員，由關稅徵收員付給汽車夫，由備辦食物者和採辦糧食者付給官太太。

外快由××黨收取和支付。

外快由將軍從他的敵人那裏收取。

外快由包探從富裕的犯人那裏收取，外快是……唔，每一個人都要得外快或是付出外快。

外快，行賄——用歐洲婉曲的辭令來說是 Commission——是便於維持殖民地統治的政治理由的一種，中國人不能自治，因為他們腐敗，每個人都要外快。

但是這個字眼是一個英文字眼，對一個外國人憤慨的敘述中國法官公開受賄的程度

的美國律師，聽到了這樣的驚問：「那竟和支加哥一樣嗎？」

在這一點上，應該提起一位徹頭徹尾的英國保守黨員台哈特，當他指出中國人的生活狀況，竭力想證明中國人種的劣等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個同這一樣的回答。

「像在上海這個中國城所看到的這樣一種淒慘的生活狀況，」他雄辯問道：「你在任何其他的地方發見過嗎？」

「發見過的，先生。」有人這樣的回答，「在懷特傑培。(註)」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反對中國的理由並不比中國人要外快的理由，少一點漏洞。無論如何，很少中國人或竟沒有一個中國人曾經收取了這樣多的外快，像法租界當局從鴉片私運者，賭場，煙窟娼寮，和流氓團體中所收取的一樣。

沒有疑問的，中國是被外快腐蝕了。司法制度也在內。我們知道這點，但是在我們研究特區法院的時候，我們不能斷定哪一個判決是免費宣告的，哪一個是對於酬報的報答。要斷定這個，人得非常機巧，而且也得是內行。我們不過想像着，受賄的法官的職

(註) White Chappel 在倫敦的東區，貧民集居之地。

務，一定是一種極端複雜的職務。這種穿着法衣的奸徒，比起那可以任意裁判，比較單純不收賄賂的法官來，需要更多的條文細節的知識和更多的機敏。金錢主義的法律學沒有教科書，也沒有印就的決疑法，法官必需「創造」不公平，而且，要用這樣一種方式，就在萬一的場合，一個沒有受賄的高等法庭也不能不批准這種不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也要維持面子；一定要使公衆相信，法律女神的天秤，是自然而然的傾向放了賄賂的這一邊的。

祇有一個法庭無須重視高級審判或公衆，這個法庭所在的廳堂很大，因此一般人可以成羣的進去，但是一般的人却小心翼翼的，並不進去。我們想要進去的時候，我們的同伴小聲的對我們說：「走罷，走罷，要不然，人家會懷疑你對於這類的事感到興趣。」

政治犯，共產黨，是在這裏受審判。這個法庭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牠宣告判決，同時又是批准判決的高等審判廳。有馬克斯主義者的嫌疑的人並不按照法律和外快受審。二十年的監禁，或是槍決，或是殺頭，是他的命運。殺頭的場合，那樣迅速的處決的中國人的頭，要掛在一個特別擠擁的街頭角上。

紗廠童工

「一份夠了」，醫生說。

我們曾經要求允許我們抄錄幾份病人的歷略。

「爲什麼要幾份呢？所有病人實在是一樣的。」他歷指着上海肺病院的病牀，一種咯血的咳嗽從那發育不完全的小孩身上爆發。「他們都是工廠工人，他們有着同樣的履歷，同樣的情況。你爲什麼要幾份病人歷略呢？一份夠了。」

的確一份是夠了。

財壁，女性，年十八歲，七年前借父母由浙江到上海。十一歲即入紗廠作工。第一次月經在十月以前（時年十七歲），第二次是三月以後，兩次均爲少量淡紅稀薄之血液。以後，經期停閉，除冬間一禮拜外，病人在工廠每日工作十三小時，工作分日

夜班，互相掉換。五年前，父患瀉黏液與血之痢疾（似卽赤痢）死去。母尙存，以前健康，惟近亦咳嗽，妹亦患咳嗽，其家族似有肺病。

病人苦於咯青色痰液之劇咳，迄今已逾一月。病開始時發抖，發熱，暈眩，兩月以前早已微有咳嗽；病發後痰液大增，最近，痰已發惡臭。病人又常覺虛弱，夜間盜汗尤多。未得許可以前，雖有上述病苦，病人猶在作工，然咳嗽對於工作已大有妨礙。

述及從前所犯病症時，病人提及三年前曾犯赤痢一次，一年前，頸腺曾浮腫。

現在：營養不夠，發育不全之病人，陰毛腋毛無，乳房之發育似十三歲女孩，玻璃色指甲，面部與四肢微呈蒼白色。

診斷：（依據體格檢查與X光線檢查）右肺患春情發動期肺結核，上葉有中等大小之凹處。

「還有什麼辦法嗎？」我們問醫生。

「在中國？沒有辦法。」

二

中國的工業實在已經超過了兒童時代的規模，她的工人階級却還沒有。是在體格上還沒有。工人階級的百分之四十是小孩，是那些就是年齡過了兒童時代却還沒有脫離兒童時代的小孩。像我們在病人歷路上看到的一樣。

讓我們走過一個大工廠的紡績工場吧。小女孩子在紡績機，搖紗機，紡錠之旁忙碌着。沒有一個小孩子看去有六歲以上的年紀的。但是我們從病院裏知道了外貌不足為憑。在那裏，二十歲的人像十三歲，因此，在這裏的機器旁邊工作的小孩，不到六歲大的，至少總有十一二歲。

用她們的小手，她們能夠處理需要處理的每一根紗，他們能夠排正空的錠子，或移開滿的，並不需要立起脚尖或爬到凳上去——是配合着他們的身材而造的。

機器從英國運來，這種技術的勝利，人不大誇耀，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關於兒童紡紗機的任何記載。這些小機器上也沒有刻鑲製造者的名字，但是在一切大機器上，大家可以看到 Asalcec, Oldham 的名字，或其他英國工廠的名字。

「這種小機器是特別替中國製造的嗎？」我們碰到一位英國公司的經理，一有機會

就這樣問他。

他趕緊辯白，事情並不是這樣。「相反的，兒童機器在蘭開郡(註)的紡績區使用了幾十年，當英國禁止兒童勞動的時候，這種機器就運到了美國，供新英格蘭和南方的黑人郡使用。到現在，牠們才運到殖民地和中國來的。」

爲着不公平的懷疑了英國，我們很客氣的道了歉。

三

紗廠車間有兩百碼長。無數的機器全由女孩管理。

在那裏，男孩祇擔任清除的工作。棉花毛和灰塵不斷的騰成雲霧，不斷的需要掃除，每一個孩子沿着走路推動兩個掃帚，直推到大家碰着了。這樣的被掃攏來的一切，由另外一個孩子掃進他的畚箕，運了出去。

掃除的孩子，拿着向頂上掃除的掃帚有他三倍高；高高的在遞送機的防禦物上，在運轉上，積有一層棉花毛需要掃除，以便有容重新散播的絨毛的餘地。

(註) 英國西北部的一州。

男人在打包間和動力裝置上工作。在工廠的賬房裏也看不見一個女人，就是在上海的英國工廠也是一樣，和母國的一切通訊是在都市的寫字間，在遠離了中國人的城裏辦理。

在男性職員之中，有站在工廠門口的穿制服的，全副武裝的司閘巡捕，他站崗的小屋的報警裝置，恐怕是全工廠最新式的器械。

織布工場的雇工，是女人。年老的女人，年青的女人，懷孕的女人。不錯，織布間有小孩子，但是他們不做工。他們不過是襁褓裏的嬰兒，睡在捲線機或織布機下面的籃子裏，要吃奶的時候，從下面被抱上來。

讓嬰兒在工廠的工場間過日子，無疑的，對他們是很不衛生的。爲了這緣故，女人們被禁止帶他們進廠，可是，這種禁令也許實在是爲了下列的理由而發的：第一，嬰兒自己並不做工；第二，他們妨礙他們母親的工作。

第二條理由並無根據，工廠裏的嬰兒並不妨礙工廠工作的進行。相反的，年青的母親用雙倍的注意照料着捲紗棒和梭，因爲任何處罰，或者最壞至於開除，不僅要使他自

己餓肚皮，而且也要使他的孩子餓肚皮。

因此，工廠經理用不着操心對嬰兒的禁令的嚴格遵守。這種仁慈使他認為是特別人道，正像他認為僱用童工是對於無產階級家庭的一種慷慨的行爲一樣，不這樣，他們的家庭是不夠維持生活的。

四

上海和武漢的紗廠工人，百分之四十是小女孩，百分之四十是女人，祇有百分之二十是男子。實業，常常是很實際的，知道怎樣利用宗教的偏見。在中國，得到一個兒子是生和死的全部意義，因為要是沒有留一個男性的後代去祭祀祖先的話，死了有什麼意義呢？

另一方面，一個女兒，她是不算什麼的。在災區，新生的女孩拋去餵狗。要是一個女孩子能夠當做奴隸出賣的話，那末，她畢竟有一點價值。奴隸買賣盛行着，在香港，在那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這種買賣最活躍。而且每當殖民大臣被問到「妹仔」（註）貿易

（註）丫頭，廣東話。

的事情的時候，他在下院的回答，大意總是小奴隸被買去是祇供家庭驅使的。

孩子們買去做娼妓的公開買賣，到處流行。在傍晚的燈光之下，奇異的小小的人羣出現在大城市的某些街道上。一個穿藍褲的主婦，她的旁邊按着身材排列着他的穿綢衫的大小奴隸。當主婦招呼每一個過客，極力讚揚他的貨色的時候，後者漠然的站着。孩子們配置在左翼；她們也安然自若的一任未來的雇主檢閱，要是他們中間的一個被選中了，於是這小東西在他客人的前面莊重的走着，通過後院，走上後面的扶梯，走進那愛的寓所去。

女孩購買者的一種是爲着實業的。他們收買一批小孩，給他們一個房間睡覺給她們一碗飯帶到工廠去。上工以前，一個苦力推着他的獨輪小車，車上坐十二個小孩子，一邊六個，另一邊六個，到廠裏去。小孩們的工資歸他們的主人。

大城市裏的苦力多半不賣掉他們的小女孩，因爲她們要幫着養家口。苦力在工廠裏，在碼頭上或者是在黃包車的前面整天或整夜的工作，每個月可以得到十元至十六元。但是依照上海勞工委員會的統計，夫婦兩口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費十八元，而一個

有三個小孩的家庭要二十一元三角。因此，就是爲着要達到這個可憐的標準，不但是老婆要做工，孩子們也要做工。

成人所賺的低廉工資，是兒童勞動的原因，同時也是她的結果。

五

一九一九年，在中國的中國製造家，有八八九、〇〇〇個錠子；日本人有三三三、〇〇〇個。目前，在上海和武漢，正轉動着二、四九九、〇〇〇中國錠子，一、八二一、〇〇〇日本錠子，一七八、〇〇〇英國錠子。

反日的抵貨運動常常被引到抵制那些用中國棉花，在中國領土，爲中國勞工所紡織的貨物，祇有股東和得紅利者是日本人。

六

四百五十萬錠子，孩子們裝上空的，取掉滿的。不斷的凝神看着紗是不是糾結了或是斷了，糾結了或是斷了的時候，他們用他們的小手指頭重新接好。英國的兒童機器——佳妙的，正當的機器——他使們的工作比較容易。

他們中間有的人驕傲的佩着一個黃色飾帶，這是值班監工們的徽章，作爲監督人。小孩是並不缺乏嚴酷的，他們陶醉在他們的權力之中，他們毫不寬容的指控他們的工作同伴，一部分是由於覺得重要，一部分是爲要報復昨天做監工的時候偷偷的指控過今天的監工的小同伴。

成人們很知道怎樣竭力利用小孩們的這種遊戲，不祇是在工廠裏。整整的夜晚，中國男孩子，着麗色的制服，站在上海酒吧間和水濱酒店的門前，他們單單做一個裝飾的人物或看門人，不能滿足他們的野心，這因爲他們幫助巡捕去虐待黃包車夫。當顧客離開酒吧間的時候，伴着車，忍耐的，連續好幾個鐘頭在等待這個瞬間的一羣人性的馬，衝到他的面前，叫。邀請，懇求——畢竟，這是我一樁生意，賺幾個銅板的問題。可憐的車夫，怎麼願得禁止走上人行道的法律？——他怎麼願得有他周圍拿着短棒的巡捕呢？但是這小小的看門孩子——愉快的抓住這幫助巡捕的機會，使用棍子打車夫的頭，踢他們的肚皮，掀翻車子，用力扯輪盤，極想拆毀他們，一直到——真是墜落的場面——穿着工人衣服的中國成年人在那穿着猴子短衣的中國小孩子面前屈着膝，搖動兩

手，開始懇求「好來兮」，懇求饒恕的時候。

但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是在紗廠裏，是在那些被判了無期徒刑的人們之中。無期徒刑這名辭，用在這裏比用在刑法上更爲正確。新生的孩子躺在織布機的下面，姐姐站在紡績機的旁邊，母親在捲紗棒旁工作，祖母在縫紗包。嬰兒呀，依照你生活開始時所依照的法律，那個就是你的生命所要經過的路程。

在這裏，你的臉頰會蒼白，你的眼睛要變得朦朧，而你的四肢要變成無力。在這個工場裏，錠子噏噏的叫，織布機軋軋響，空中充滿了棉屑，絨毛和麻屑。最初一天教會了你的動作，是你一直到最後一天的動作，除了那個，你再不會學到什麼，再不會經驗到什麼。

學校和操場對於你，你這不被允許做孩子的孩子，是無緣的，對於不被允許做同學的你的同學，和不被允許做遊伴的你的遊伴，都是無緣的。

七

每天，孩子們工作十二個鐘頭到十四個鐘頭，中午都不停工。錠子一刻也不停的轉

動，就是在一羣小孩匆匆的跑去，替自己和她們的同伴把那從家裏帶來的小小的一籃子飯拿來的時候，也不停止。人吃着飯，同時留心着彎軸繼續的轉動，梭子繼續的來往和紗線繼續的伸展。絨毛和塵芥落在筷子上，黏着在飯粒裏面。

在早晨，在中午，小孩們還沒有露出成人們聽天由命的表情，她們快樂的擠眉弄眼，工作的進行，在她們看來，像是一種遊戲。但是到晚上看看她們罷，到那時候，小小的眼睛縫閉着，小小的腿子抖動着。這不是小孩所需要的遊戲的時候，却正是他們稍微休息一下的時候了。休息？工廠決不是付了工資好讓大小工資獲得者在休息中去消磨他們任何工作時間的。

到了十五歲的兒童，在上海大紗廠，工資是二十二芬尼（註）一天，在絲廠是六芬尼一天。（一芬尼是一馬克的百分之一，而一馬克約合華幣一元）。

八

在上海的絲廠，監工在車間走過，手裏拿着棒子，這樣，任何錯誤可以立刻糾正。

（註）德國的小銅幣。

女人們沿着牆，坐在鐵凳上；她們的對面，站着小孩子，這些小孩常常不到五歲大。

小孩子在開水盆子裏將蠶繭弄柔軟；他們的小手燙傷了，因為他們沒有橡皮手套也沒有浸繭的湯瓢。在那充滿了他們的眼和肺的熱氣的雲霧裏，他們找着絲頭，把繭子遞給女人們，女人們每次把六根絲搓成一道，搭在腳踏的繅絲車上。每一個小孩供給兩個女人的繭；一個女人同時繅三十隻繭，五部繅絲車，每部六隻繭。

蒸氣，熱氣和汗臭。不通空氣，拿着棒子的男人在車間巡行，防止任何工作的停頓。

九

小孩們沒有限制，沒有報酬的，在家裏，在他們的父母的工場裏工作；但是在這裏，沒有機器，沒有拿着棒子的人規定他們工作的速率。大規模產業的兒童勞動的使役，是跟着這種家長的勞動狀況而起的。現在，當資本的原始蓄積的時期已經過了的時候，牠的這種殺人的方法早該停止了，要不是——自從孫逸仙先生死了以後，革命的工

會被用人用斧頭和手槍改成了一堆屍體的話。

從上面着手麼？聽罷！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九號的報告中，上海兒童勞動委員會曾經勸告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十歲以下的兒童到工廠做廠工。他們還提議僱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應該限止在二十四小時的任何工作日只做十二小時，他們應該被允許每兩個禮拜休息一天，而且應該不使在危險的，有礙衛生的或是無保障的機器上去工作。

建議，上帝知道，是決不過分的。但就是這些建議也在上海的外國統治者手裏變成了畫餅。爲了決定這種改革應不應該製成法律而召集的市民特別會議，紙有三〇二位納稅者參加，不夠開會的法定人數。第二天，英文報紙在納稅者會議沒有開成的記載上，十分坦白的附帶解釋了：大部分的納稅者認爲不出席，是阻撓兒童勞動委員會的報告的任何實施的最簡單的手段。

在這裏，結束一篇關於上海的社會狀況的報告。

比里牛斯山的插曲

一 小小的巨人：葡萄牙人

他們也進去——畢竟，這是海員之中的一種最普遍的習慣——在酒吧間喝一瓶白蘭地。他們的兵艦也——畢竟，這是上海列強之中的一種最普遍的習慣——在上海的外灘之前拋了錨。

但是他們無足輕重。他們的人數比較的少，而且他們的身材是這樣的矮小，任何一個美國水手都可以把他們放在他的手臂上，要是他們不知道爲着什麼想要和他角力的話。他們的兵艦是舊式的，而且很渺小，不到一千七百噸——和牠的英美鄰居，Kent 號或是 Houston 號或是法國的 Waldeck-Rousseau 或是意大利的 Espero 對比起來，那算什麼呢？葡萄牙在名叫上海的這個國際酒吧間，祇是一個無聲的來客。

在帽徽上和他們的水上家宅的正面寫着 N. R. P. Adamastor。誰在那裏笑？是在少

年時代讀了他同歷了冒險和遙遠的世界的卡摩因西（註一）的「琉息亞德」的他在那裏笑。在那些日子，在孩童時代，我們是勇敢的水手；我們的領袖是偉大的達·伽瑪（註二）我們找尋到印度的路。在那些日子，我們孩子們看見了在非洲的極南端好望角；——我們偶然爲了三角郵票的緣故愛上了——蹲着一半是山，一半是巨人的險惡的。Adamastor 他派遣他周圍隸屬着他的風浪去和一切胆敢涉足他的領土的人們作對。我們，達·伽瑪的水手們，我們在那些日子和 Adamastor 所派遣的風濤海浪作過可怕的鬥爭。但是我們勝利了。

現在，在那裏小小的兵艦的船頭上，在小小的人們的帽子上，是我們的仇敵的名字。兵艦和水手不過是來拜訪上海的。要不然，N.R.P. Adamastor 總是停泊在澳門的停泊處。這個有着鴉片專賣權的小島，是葡萄牙人藉着 Conquistador（註三）和信

（註一）卡摩因西（Camoens）是十六世紀葡萄牙的最大的詩人，琉息亞德（Lusitane）是他歌頌海盜的最有名的敘事詩。

（註二）達·伽瑪（Vasco Da Gama）是十六世紀葡萄牙的大航海家。

上帝的基督教徒的勇敢精神的幫助抵抗了巨人 Adamastor 後來又鎮壓了叛亂的 Hak-
kai 人，那斜灣的「海盜」，而取得的權力與光輝的殘餘的全部。英國奪去了葡萄牙人
的一切。英國是富裕的比起 Adamastor 和引號裏面的海盜來，英國是更危險的敵人；
基督教和 Conquistador 的精神合做一道，也抵不過金錢的力量。

大概的說，現在在上海的葡萄牙人是和英國人一樣的多，但是英國人管領着銀行和
巨大的商號；葡萄牙人僅僅管理着賬目，特別是欠賬。他們是討厭的索債人，爲了這緣
故：雖然他們有着誇張的貴族名字，一個禮拜去懺悔一次而且在他們的 Recreo 俱樂部
至少是像安格羅。撒克遜人在「上海俱樂部」一樣的唯我獨尊，可是人們還是不高興見
他們的面。

他們的女兒是惠羅公司的女店員，或者是旅館和酒店的招待員，因爲他們相互間的
聯絡，他們可以很快找到沒有付現款，照例給了小票據而又忘記來贖的人和客人的住
址。

（註三）十六世紀征服美洲諸地的西葡人。

熟悉葡萄牙少婦的這種職業，可以免掉你許多不愉快的經歷。譬如，你也許會和一個新朋友坐在酒店裏，他很愉快，很有禮貌，而且境況顯然很好。他在告訴你的實業計畫是極可靠的，而且顯然的適合於你……於是一個姑娘在櫃台上出現了，雖然他非常漂亮，你的朋友却突然轉到了一邊。要是你沒有看到我的書的話，你會認為這種動作沒有意義，或者至多認為是一種心情的事，可是，現在你知道這位樣子好像可敬的紳士爲什麼要逃避這位葡萄牙少婦的視線，而且你知道他的很好的境況和他的實業計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大戰以後，除了債務再也沒有什麼東西的葡萄牙人企圖和她有信用的德國人締結一種同盟。但是一切德葡的商號，不久就爲了連累這各種營業之一的一個恥辱事件，都拆了夥。這個恥辱事件終於在中國和德國引起了法律的處置和裁判，雖然在這個案件中，上海的葡萄牙人還是選了一位特別肥大的上海的德國人和漢堡的一個商號做他的股東。

在這個國家，進口的營業是藉着銀行的墊付進行的，歐洲的出口商人的銀行把發票寄到上海一個銀行來要求兌現，而上海的銀行就通知顧客：「由某某輪船運寄尊處價值

若干，某某號數之某某貨物之單據（提單，發票，保險單等）已寄至敝行進口貨物票據部」。收到這信以後，買主就請銀行墊付貨價，銀行自己把墊款付給國外的出口商人。但也不會有危險，因為他把貨物保存在他的堆棧裏，一直到輸入商人把牠們賣掉了，而且償還了墊款的時候。要是沒有買客的話，那末貨物就要被拍賣。

這種種拍賣常常會收入墊款的全數，——要是他們報稱正確的話。但這正是那個德葡進口營業的案件所沒有辦到的一點；漢堡的委託貨物者和上海的受託貨物者結託着，報稱箱裏的貨物是人造絲，後來却發現裏面祇有廉價的玻璃器，痰盂，搪瓷的有柄的杯子。這樁營業的股東被監禁了；在他們到大實業界的旅行以後，葡萄牙又回到了管賬和收賬的事業上。

嚴格的說，他們根本不是葡萄牙人，他們離開葡萄牙是在十三世紀要是他們現在到那裏去的話，他們將要很難認識。他們的家鄉早就不是比里牛斯半島；他們的家鄉是澳門半島，澳門以前是一個島嶼，但現在是由一條防波堤和陸地連結了；澳門，這太平洋的蒙的加羅，這島上泛溢着賭博和鴉片。他們不是葡萄牙人，他們是澳門人。

澳門人 (Macanese) 是澳門 (Macao) 和中國人 (Chinese) 兩字的一個拼合字。這個字是非常恰當的。自古以來，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中國的姑娘結了婚，生着優秀的女兒，（沒有一個歐亞雜種姑娘高興被稱爲「雜種」(Half-Cast) 的在中國，她們都自稱葡萄牙人）。澳門人的女兒祇嫁給葡萄牙人，不會嫁給母親的同胞，中國人這樣的事會和前葡萄牙人的自尊，他們的祖先的自尊，他們的血統的自尊，他們的信仰的自尊，完全背馳。

銀行裏的小小的，顯然有着中國人的面貌的紳士在對我說，他願意料理我的匯款的事；第二天我會回來請他嗎？爲了這目的，他把他的卡片遞給我：

Jesus-Maria Marques De Silva- Pereira Lisboa	Shanghai
---	----------

我讀了 Lisboa 和 Shanghai 兩個城市上面的神聖的極其尊貴的名字，於是恭恭敬敬的鞠了鞠躬；他却帶着一種沈靜的莊嚴答謝着，就像他親自戰勝了巨人 Adamastor 一樣。

二 回力球

去知道巴斯克人和他們在中國各地的遊藝，是很饒趣味的。他們是伊斯托拉里亞（註一）人的從兄弟，是歐洲原有居民的僅有殘存者；當我們的祖先還在爬樹，還在用檜樹球果互相投擲的時候，巴斯克人已經住在比亞利址（註二）了。一個古老的民族，有優美的身材，有好看的，微黑的容貌和高貴的舉動。

他們的民族的遊藝叫做回力球（Hurl Alley）；高而且快的，他們投擲着回力球，高而且快的，他們接了牠，於是重新又把牠拋擲，高而且快。球員們有着這樣的名字：鐵白休·伊利果揚，賈新斯·埃多查·李奧卡多·奧克提，拉法爾·阿拉西比亞，等等。在家鄉，在比里牛斯的時候，他們用球向石頭牆上猛擲，球場的四面站着他們的父親和兒子，他們都是老手，他們都是球員；他們都懂回力球，而且能夠打。

（註一）意大利中部的古國。

（註二）在法國西南部

但是在這裏，在球員和傳統之間隔離着千萬里，隔離着巴塞羅那和上海之間的整個的距離，看台上擠滿了中國人，鼓勵的叫喊着，喚着伊利果揚，埃多查，奧克提，阿拉西比亞的名字——只這字母對於中國人算什麼呢？Har Alai 對於他們算什麼呢？巧妙的一擊對於他們算什麼呢？

晚上的競賽是在一個三棱形的場裏舉行。混凝土的牆壁有六十米突長，十米突寬，十米突高；祇有最接近觀客的一邊的障壁是一列廣闊的鐵絲網，六十米突長，十米突高。歐洲人在檻裏遊戲着；在檻前坐着一種緊張的興奮狀態中的亞洲人。球員們在他們的右手上，在手腕間繫着球拍，一種好像玉蜀黍的穗軸一樣的黃色的籃子。這是一隻凹着的手的擴大物，正和鬥拳手套是拳頭的擴大，網球拍是手掌的擴大，或圓頭鈍劍是手臂的延長一樣。

球員把球從他的籃子裏猛拋在 Frontone 上，擲在那四五十碼以外的橫牆上，這樣，球就反跳四五十碼，甚至六十碼，跳到對角的牆上，於是又彈跳回來。Pelota（回力球）並不比網球大，却是用實心的橡皮製成，用皮子包着的，重量有一二五格蘭

姆。球員們輪流把球接進他們球拍裏，立即猛力的擲回到牆上。這種接球和擲球，需要怎樣的眼明手快，需要怎樣的腕力——這在比斯開灣，是可以推斷的。

在比斯開灣，人人都懂得這種玩藝，却不人人賭。在黃海，不是人人都懂得這種玩藝，而人人賭。賭金計算人的手裏握滿了錢，收入賭注，付出賭勝金。

孫佐文賭着馬利可·伊查蘇的獨贏和位置。(註一)王海靈在密哥爾·埃斯卡查加身上以八比一賭贏了李和琪第五次在李奧卡多·奧克提身上賭着兩塊錢；現在李和琪的錢通輸光了，於是他離開法租界回到中國地界的他的家裏去。要是他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以拿到他那條馬路上的一家去當十塊錢的話，那末，第二天晚上李和琪又會走來，在李奧卡多·奧克提身上每次二元的，賭五次 Hai/Alai。

在中國地界你不能够拿你的錢賭在伊布林人的擊球後裔的身上，也不能賭在追逐一隻電兔的許多獵狗身上；在中國地界沒有賽馬，沒有 Baccarat (註二) 沒有輪盤賭。

(註一) 回力球普通六個人打，先得五分者叫做獨贏 (Win) 次之者叫做位置 (Place) 賭家或賭球員的獨贏，或賭其位置。

在中國地界你可以搓「麻將」去賭你的運氣；但是這種賭運氣的賭博充其量不過是歐洲的賭博可憐的模倣，而且不讓你這麼巧妙，這麼圓滿的輸掉你的錢。

在中國地界鴉片煙是被禁止的；在法租界你可以數到三百個烟窟，而賭場至少有公共租界的那麼多。爲社會一切階級而設的賭場。供給資本和站在幕後的，是外國人。作爲窩家和龜奴和暗通賽馬消息者和麻醉劑私販和賭博引誘者，他們受着他們種族和社會的支配。按照他們的正義和道德的觀念，這種犯罪，祇要他們是犯在中國，是不算犯罪的；這是殖民地貿易；這祇是一個人賺錢多少的問題。

屍體的氣味鬱積在閘北和吳淞；被擲了炸彈或是被放了火的住宅，大學，圖書館，印刷所都在冒煙了。傷的人在上海的許多醫院裏呻吟；日本軍官鞭打着馬路上沒恭恭敬敬讓他們路的任何中國人；新的戰壕正在開掘——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外國人用巨大的，常常更換的廣告邀請你去享受逸園的澳洲跑狗和巴斯克的球戲的刺激。

一個革命沖洗出來的污泥

Poluskiegels

在晚上，當你走出屋子的時候，這個趕上前來的中國少年，他是爲什麼的？Poluskiegels？他知道你不懂——那末是到上海不久。他用兩隻手做着手勢：女人。他本來是竭力想說：「Poluskiegels」的這句話，不是正確的英語，也不是正確的俄文，意思指着「俄國少女」。

走開，我的孩子！要找「Poluskie girls」誰還需要指導者，引線人招引者，她們在報上登着廣告，她們在廣告招貼板上登着廣告，她們不會忽略一個公開露佈的處所。「哈爾濱浴室與按摩」，「娛樂室：土耳其浴室與俄國按摩」，「酒吧間」，「酒店」——電氣的招牌，發出藍寶石色的光輝。差不多可以說，環龍路的每家人家都露出一塊「按摩室」的招牌；祇有一處是例外，那就是「耶穌再來教派」的祈禱室；在那裏可以找到

俄國的「按摩女」，她們希望碰到一個美國人。找到一個美國商人——是上海的每一個俄國女人的夢，當她爲着晚上很清醒，在白天酣睡的時候。

上海俄文報紙的分類廣告分爲三類：

醫藥；花柳病：「某某醫師（皇家軍隊的外科醫官）醫治一切病症……」——「前軍人醫院之外科醫生醫婦人傳染病十天包好」

召租：「繁盛區域之店舖，可作晚會或同樣目的之用。」——「開設多年之按摩室，有紳士間之高尙顧客。」——「備有傢具之住室，獨身夫人合用，日夜均無驚擾。」

第三項——「Труд」[Труд]的意思是工作，這句話，在蘇聯是伴着熱情使用的。是一句實踐的話。但是在這裏，在俄羅斯國境之外的俄羅斯，「Труд」的意思是「新開酒店徵求舞女；須身材窈窕，備有晚裝者……」——「酒店女侍；二十二歲，白膚，綠眼，金髮……」

Porostki girls是白俄或蘇聯的亡命客的妻女，這些人都佯裝他們的逃亡並沒有政治的原因，而公開的承認他們有私運，受賄，行賄或投機的嫌疑——自然是不公平——

「曾被通緝」這些女人，有許多是從哈爾濱和奉天來的，其他是來自西伯利亞各城市。

一個俄國照相館的陳列窗裏：有穿制服和平民衣服的人們的肖像——領袖們的肖像，有的還佩着聖喬治十字勳章。「那是……維支博士……會的會長」，和我們在一道的上海人說，「他有三個女兒」。或者是：「你不要不要認識伯爵夫人……洛娃？真是一位漂亮人物——你要知道她的電話號數嗎」？夠特別的是，上海的外國「上流社會」，雖然鼓勵這些亡命者去做反布爾雪維克的先鋒，却從來不和白俄女人來往，就是她堂堂正正的結了婚也是一樣。在他們的政治保護者的眼裏，俄國人，從道德上講，是該置諸法律保護之外的。自然，這說法，與其說是反對他們，不如說是爲着他們。但是現在？並沒有什麼人爲着他們的說話，能夠幫他們了。

祇有非常少數的 *Pornski girls* 被雇爲裸體模型或咖啡店和茶館的女侍；所有其餘的（和前者的一部分）不論結了婚的，被雇用，或自由的，都從事於夜生活的營業。

夜生活的營業有種種等級。在每個跳舞場，每個姑娘都立即告訴每個舞客，他在那裏不會很久了……從下個月起就會到「Casanova」或「Taverne」去，或者，至少會到

「Delmonte」去。很可能的真會走上她所渴望的這些跳舞場；但是不可避免的，她的道路一定要經過聖文生特醫院的花柳專科。祇有那些因為商店老板們要獨佔，不許店員們進去的夜會，才真正漂亮。一切夜會中最漂亮的，要算「Taverne」：在那陳設着裝了填料的椅子和沙發的客廳裏，商店老板感覺到有家裏也感覺不到的充分的安適；而俄國「舞女」，在這裏，像是坐在一個府邸的沙籠裏面一樣，而那用手指偷偷撫弄着她的紳士，像是從隔壁府邸過來的朋友一樣。

自然，這個和她要是在每次舞完以後接受舞客從售票處買來的一張舞票的事，是很不相稱的，三次伴舞，要一塊，其中兩角錢歸舞女，此外，她的顧客每喝兩塊錢飲料，她可以分到三角錢。要是他開香檳，她以後可以分到一塊錢；但是如果在此種攤頭之外，她不能從她的香檳顧客身上得到更多點，她一定是非常笨拙的。

在夏天，當熱浪抑鬱的，悶熱的掩蔽上海，太太們都在海水浴場行日光浴的時候，*Poruski girls* 的收入有了增加的轉機。戰爭也不是壞事：英國，法國和日本的軍官們都把他們的戰地特別餉消耗在夜生活中。

自然，在上等集會中，一個酒店女侍的開銷是很大的。你如果要做一個真正貴婦模樣的少婦，你一定要請理髮師理髮，你要有兩套晚裝和定期的體格檢查。還有什麼留作家用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酒店女侍，舞女和按摩女的丈夫和父親，不管願不願意，都要尋覓少許外快：爲了這個，他們替法國巡捕做暗探，破壞罷工，叫他們的妻女去探試商人老板們，看有冇有機會找到職業，或者設法找一樁小小的佣金——也許是賣皮貨，或女孩，或魚子醬的佣金。

因爲太平洋沿岸沒有大西洋沿岸防範嚴密，常常從上海航行到勞斯·安極立斯州的酒類私販，靠這些俄國僑民來供給「蘇格蘭」威士忌，「法蘭西」白蘭地，和「巴威利」啤酒。

約莫有一千白衛軍編成義勇團，這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近衛隊；他們的月薪是一百元，在跑馬場會操的時候，他們從他們的英美日商業領袖，同時也是他們的軍事領袖和他們的太太們的顧客的面前列隊走過。這種俄國人部隊，勇武的，帶着軍人的莊

踐，在外國人的面前列隊走過，齊聲嚷着：「Doloi Bolshhevikov」——「打倒爾布雪維克」。

雖然依照一九二四年「北京條約」的結果，中東鐵路雇用的哈爾濱俄人的半數，決定歸蘇聯，另外一半決定歸中國，但事實上，他們反對布爾雪維克，同時也反對中國人。的確，他們之中差不多沒有人有中國或蘇聯的護照，僅僅有一種登記的卡片，證明他們曾經要求入籍的事實。

雖然他們在中國人和布爾雪維克對立一點上，他們也許一致，但他們內部還是極不統一的。君主政治派矢忠於「沙皇」西利，認為他是羅曼諾夫王朝的正當首領，其他君主主義者却認為任何沙皇都行，單單除了上面那位大公西利，因為他是十月革命期間，在彼得堡，將他自己和他的海軍部隊任從布爾雪維克處置，却又被他們拒絕了的。

共和主義者也都互相仇視。第一是法西斯蒂，第二是民主主義者，第三是社會革命者，第四是孟雪維克。第一種人深信教會，第二種人是互助團的團員，第三是反塞姆族者，第四是猶太人。第一種人要求哥薩克安治曼。謝米洛夫做軍事領袖，第二種人要求

前中東鐵路總理賀華茲將軍，第三種人要求捷克斯拉夫的法西斯蒂加達，第四，第五，第六，要求雷脫里奚，伊薩可夫或格雷波夫幾位將軍。

上海有一萬白俄：全中國，連滿洲在內，有七萬二千；他們組織在幾百個團體之內，他們中間發生着死戰。就是在上海的英文報紙上，他們也都腐敗互相攻訐。我們而前，有一張從「上海時報」剪來的報紙，上面有三個代表二十三個團體的委員會反對爲俄僑收款的另一委員會。簽字的團體的名字是奇奇怪怪的：

皇家俄羅斯俱樂部

伯爵社

前葉哥爾聯隊同人會

前烏拉爾聯隊同人會

前滿洲支隊同人會

前安龍可夫將軍聯隊同人會

十字勳章得者聯合會

國家宗教委員會

俄羅斯正教會

俄羅斯國家會社「信仰，沙皇和人民」。

等等。

這些僑民分成許多階級和等級。反動的意見和對於那些剝奪了他們的特權的人們的仇恨，不能使他們聯合。多年以來的他們共同的希望——就是蘇維埃制度會只有一個很短的存在期間，因為這緣故，對於他們，趁早站在他的反對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好處的這種共同希望，也一樣是不能使他們聯合。他們一個看不起一個：官員看不起平民，貴族看不起百姓，反塞姆族者猶太人，聖喬治十字勳章者看不起沒有勳章的人，聖教中人看不起不信仰者，地位稍許好一點人看不起地位稍許差一點的人：他們都互相輕視，每一個人人都竭力想用大言和誇耀，凌駕另外的人，而他們的太太們却在同一夜會裏幹着同樣的營生。

「你高興這裏嗎？」我們問一個舞女。「生意怎樣？」

「啊，我們要一直在這裏守到收市，要一位紳士陪伴我們那麼久，是不大會有的」。

「顧客們同你們常常約定第二天再來嗎？」

「啊上帝，上海的競爭太多了。……你給我買一瓶雞尾酒嗎，先生？——喂你漢子，一瓶雞尾酒！」

「先生」是指我們。「漢子」，是指俄國侍者。七年以前，在莫斯科，我們看了一個戲，戲裏的主人公是宣傳委員亞色夫。有一幕是在酒店裏。亞色夫用革命前的方式呼喚侍者——「你，漢子」。

觀衆都嗤嗤的笑了。

在這裏，並沒有人嗤嗤的笑；侍者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被當做同伴招呼；侍者被人輕蔑的叫做「漢子」，而我們是「先生」；充當舞女是「Trud」

。有十五個俄國姑娘在一個叫做「Tumble inn」的房子裏「工作」。引誘我們到那裏去的，是這個名字。Tumble 是伊利沙白時代的海戰以來出現在一隻歌謠裏的一個古英文動詞，那次海戰中，有一隻滿滿的藏着慢慢的在燃燒的麻屑油，和焦油，外表

却像無害的風帆兵艦，讓風浪吹送到敵人的艦隊中去，爲的是要燒毀他的船隻。這水手歌謠的歌者就是用這樣一隻火船來比擬他的鬚髮的情人，在他反覆的查察（Tumble）她以前，她顯得這樣可愛，這樣貞淑，幾天以後，他道她是一隻火船。

她有着黑黑的，流盼的眼眸，

她的頭髮鬢曲的垂下，

一個縹緲的女郎，一個貞潔的女郎，

却生成輕捷的模樣

我輕撫她

我摩撫她

我愛撫她

我 tumble 她

即使我以爲驚異，

她不過是一隻火船

扮做女的。

如果我們轉載了「Tumble inn」的營業卡片，想來是不會有多大的關係的。「Tumble inn」並不同意使每一個英國水手看了「Tumble」這個字，就無疑要驚心動魄的那隻歌曲的寓意。不，營業卡片上說，我的姑娘們並不和那個姑娘一樣，像一隻火船燒毀敵人的風帆兵艦一樣的去燒毀她的情人的。

Tumble inn

靜安寺路一八二弄十四號

(在水手總會對角)

有全市最可愛最潔淨的姑娘

(上海醫師R霍爾柏一週檢驗一次)

俄國女人到處都有；在大街上，在小巷裏。朱葆三路那條小小的馬路充滿了電氣招牌，水手，音樂，拳鬥，黃包車夫，喧聲，賣花女，乞兒。二十家舞場的舞客都是水手：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的水手；寬闊的褲管撲撲飄動，這種寬褲的穿着者都沉醉在酒精裏，站立不定，俄國姑娘們坐成一個圓圈，等候他們中間的一個挑選她們去伴舞。在「Vittoria」舞場，她們扮成舞蹈者，足球選手，山澤女神，游泳女

郎。……狂歡節的故事，在「Stenka Rasin」是大盜的故事，在「Merle blanc」是蒙特碼特故事，在「Tkatshenko」是伏爾加的故事，在「Tkhornie glasa」是吉卜西故事。故事和服裝都引起肉感。如果這沒有効力，姑娘們就玩弄着她們的吊襪帶，來引動那嚼着口香糖的美國少年的興趣。

Porusski girls 中比較老一點的一批——也許，她們的亡命是始於一九〇五年吧——都棲息在百老匯路的許多酒館裏。如果店主是德國人，他的店子掛着像「Grill Room」（炙食房）一樣的無損大雅的招牌的話，那末，也許要使他家鄉感到他在東亞變成一個富裕的酒家了。俄國店主掛着一切文字的招牌，也有中文；過蘇州河，都不拒絕黃人顧客。

過蘇州河，跳舞和女人都比較便宜；飲料不再是雞尾酒。祇有啤酒。看看那些女人——或者是最好不看她們罷：她們要抓住人的每一投視，好像這是一條生命線一樣。但是——還是看看她們！和她們談一談話罷！言語和音韻還是和她們遠方的姊妹們一樣；在她們的生硬的唐戈舞步之下，藏着她們的祖國的韻律；在脂粉和舞裝之下，隱匿着某

種使我們想起她們的過去的前途的東西。要是她們留在家鄉，她們也可以有些造詣的。就是現在，要是她們回國的話，她們也還是能夠有些造就嗎？「她們有些造就？」太遲了……過去的前途。

將來的前途就在眼前了；要是你不要在她們之中過活的話，你可以在兩三個晚上遍歷各種階級。舞場和酒吧間的系列很快就完了，於是另外一種工場，排列在 Portuski-
sins 的前進的路上——一種非常特別的房子，但是也和酒吧間和跳舞場一樣的分爲許多等級。公共租界的頭等書寓，價錢多至二十元，在法租界，價錢比較便宜點。在福煦路和霞飛路會合處——的確，這兩位法國元帥（註）是高尙的被尊崇了——在比較華麗的建築物附近，簡直充滿了娼寮。

譬如，在「比較高等」的咖啡館。顧客顯得有些喧嘩和醉態時，就會有一個舞女來小聲的告訴他，請他對角馬路的「Alaverdi」去等她。在馬路對角的「Alaverdi」他被娼婦接待了，睡在她的懷裏。

（註）指福煦和霞飛。

到黃昏，虹口河岸碼頭的附近，很黑暗，而且發着奇臭；曲折的小路通到碼頭上或是水邊。大琵琶桶使得狹窄的路更加窄狹了，年老的，樣子很難的，麻臉看的 Poruski girls 攔住過路的每一個人（苦力在內）的去路，她們搗起她的裙邊，嗶聲的說。「Come to my house（上我家裏去）……」最後一個的「h。」他們讀成喉音「Khouse」她們的「Khouse」是一種木板小屋。從四方八面，她們向我們駛來，這些火船……這些殘破的火船。

我們拿了幾枝俄國香煙送給她們中間的一個，她很高興得到了幾枝俄國香煙，高興能夠用俄語說話。她是從蘇聯阿穆爾區的一個城市，布拉哥維史欽斯基來的。「我們逃走，是在八年以前。那時正是冬天。我們，我和我丈夫，走過冰凍的阿穆爾。他帶了一千塊錢，我們怕他們會捉到我們，害怕極了。但是，」她得意的嗶聲的說：「我們終於逃脫了。」

影子戲

（當然，這是在北平：這樣的事在上海，在這殖民地的首府。是不存在的。）

今晚請來演戲的戲子在院子裏搭起了他們那有長度寬度却沒有厚度的舞台，在等待日落。到了日落。戲就可以開始了。

人坐在那裏，凝望着，而且被迷惑了。中國觀眾部分包括一個淡白的月亮，不去巡邏却來看戲的區裏所有的警察，這一家的僕役和這一家的主人和主婦。他們爲了這樣那樣的對話，拍手，他們爲了這樣那樣的言語嗤笑着，而一無所知的歐洲人祇好一面望着，一面奇異着爲什麼西洋沒有和這種有色映像的幻戲可以相比的東西，而且一點也不想去模倣牠。

已經很長久了……唔，我們並不怎樣精確的知道中國的演劇側影是在什麼時候發明的。關於這一點，祇有像發明物本身一樣的充滿了孩子氣的幻想的許多古老的傳說。最

早的傳說，說有一位做銀匠的陳羲最初在吳帝（紀元前一〇〇一—九四七年）的宮裏演出了這種幻戲。後宮的妃嬪被主角的優美的姿貌和騎士一樣的風采激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叫他扮演。一直到後來，吳帝嫉妒到了極點，跳了起來，他的眼睛憤怒得冒火了，吩咐把主角斬首。於是陳羲把皇帝引到台後，讓他知道他的情敵不是有人性的生物，不過是一張着色的驢皮的側影，皇帝驚異的看見了這個，而且安了心。但聖旨是不能收回的。因此，幾分鐘之後，主角拖出了台；依照皇帝的旨意，劊子手跟在他背後，砍了他的頭。看戲的妃嬪們爲了這位優美的騎士的可怕的結局發了歇斯迭里，而且哭泣了幾天和幾夜。

按照另外一個傳說。一位名叫齊少翁的道士發明了這種着色的對白影子戲。當漢武帝（紀元前一四〇—八四年）爲了他寵愛的妃子（註）的死幾乎發瘋了，而且變得厭世了的時候，少翁聲言他可以使亡者露面的。的確，他把那可愛的夫人引到皇帝的面前，皇帝重新看見她，聽到她說話的時候，差不多歡喜死了。每天晚上武帝總要叫他死去了的

（註）李氏夫人。

愛人在他面前出現，她說着許多戀愛的晚上的可愛的回憶的話和情話。（對於主上的興致和幻想感到興趣的宮裏的侍者，供給這位影子戲的演者的脚本材料。

有一個月夜，少翁把他的女伶的演技提到了特別熱烈的高度。武帝充滿了重新擁抱他心頭愛寵的不能止息的渴望，衝到了這種幻術的銀幕後面——這是他的星相家嚴格的禁止他幹的——發現了一切都是虛空的幻術。他憤怒的把他寵姬的肖像撕成了碎片，而一身兼做製作人，背景畫家，女伶和技師的少翁停在劊子手的手裏屈辱的死去，去償報他的四重的勤勞。

「……因為他尊重通俗的趣味」，僑居中國的抒情詩人這樣的說，在這種歷史的回憶成爲議題的時候。

「……因為他太放縱了他的藝術家的資質」，不繼續在德國做一個窮酸的講師，卻在中國做僞造的古董有實利的生意的藝術家，這樣冷淡的插着嘴。

但是我們——我們是一點也沒有想要參與這種哲學論爭的意思：我們要講述那處理現在在我們眼前放演的戲劇的起源的第三個古老的傳說。

這是漢代的事：都城平城被蒙古的王子莫芬圍困了，圍城者帶來了他的野心，好征戰而且很嫉妒的配偶。圍城裏饑餓已極：箭和火箭都射盡了；且夕之間平城就要陷落，這就是說，被圍的人，特別是帝后，要遭慘殺了。

後來，中國的皇后——她知道她的女敵的性格——想着在那正對蒙古王子的營帳的城牆上放演影子戲。她單單把少女的形象——那種逗人愛戀，引人迷惑的少女的形象——獻映在幕上，打算去引起那些魯莽的戰士的情熱。

她一點都沒有誤算那效果：蒙古的王妃看着這種難於抵敵的賣弄風情的女子賣弄着風情……看着她旁邊的丈夫……知道他會過度的沉溺在這種戰利品裏，讓他合法結婚的老婆進地獄去……於是立刻吩咐解圍……她帶着軍隊開走了。她的丈夫懷着他那被打斷了的迷夢，一個人在後陣蹣跚的走去。

你一旦親眼看見了中國影子戲的時候，這三個古老的傳說是一點也不像無謂的。一塊塊透明的獸皮，顯露了難以相信的表現的力；每一個肢節，都好像有她自己的筋肉和關節；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唱的每一句歌辭，都是這樣有機的成爲了口腔，頭部和軀體

的動作的一部分，的確，並不要像瘋狂的嫉妬的吳帝一樣，不要像瘋狂的真摯的武帝一樣，也並不要象威王的疾厄的蒙古王妃一樣，你也會陷入看見在你面前活動的活的人物的幻覺裏。

要是有什麼使我們沒有像吳帝，武帝和蒙古王妃一樣的被欺的地方的話，那不能算做演戲者欠缺，却正是他們值得稱譽的地方。我們的意思是這樣：這種獸皮的小片，能做的事情不會比人能做的少；相反的，她們能做的事情比人能做的，要多得多，而這就是在觀者心裏，對於她們的真正存在引起懷疑的唯一的物事。譬如，我們看見一個人變成了一條龍。不錯，在實際人生中，這事情也許可以發生的。但是告訴我，在實際人生中，一個剛剛變成了一條龍的人，在噴火，騰空，和吞食所有的男女的工夫上，會像他在影子戲舞台上的形象一樣，立刻成爲那樣一個完全的熟手嗎？

但要是影子的形象避免了這種對於超自然物的旁涉，要是牠作爲人類出現的時候，那末，要指摘牠有任何可疑的性能或是有任何絲毫不自然的處所，是不可能的。十分自然的，兩個尼姑一同走上了一座小山。十分自然的，「山中老人」的出色的侍僕在兩位

來客的面前低低的鞠躬。十分自然的，他替她們打開了廟門。十分自然的，是虔誠的隱士和兩位尼姑之間的談話，她們其實並不是尼姑，而是化爲了人身，而且爲了露出她們的本色走近「老人」的緣故，又捨棄了人身的怨鬼。

不僅是地上的凡人和天上的精靈都很逼真：看這種背景罷！真正戲子的中國舞台沒有這種東西：在那裏，森林和城市是一樣的，監牢和金鑾殿是一樣的、觀客祇有言語和手勢告訴他，他是被人設想在哪裏。

這裏就不同了。在開始的時候，在這種用剪刀剪成的人物出來以前，他們居住的世界已經創造好了。右邊是一所房子；下面，一條起着青色微波的河流，平靜的流過，左邊，一塊褐色的石頭聳立在空中，右頂是隱士的小型的黑色和紅色的屋子，這屋子我們在第二幕又會看到，結構完全一樣，但可以說是和實物一樣的大小。

下垂的衣袖，顫動的雉雞毛，王子的轉動的佩刀，頭髮上面的花朵，衣服上面的彩飾，滿族公主穿的靴子，飄動的鬚髯，官員的嵌了寶石的腰帶和他的寬大的褲子，田野裏的樹，樹枝上的鳥，石頭中間的蛇——造物本身是不能把牠們造得更好的。

不僅是地面上充滿了生物；高處也住得密密的，天空蔽滿了甲殼飛車和其他有寓意的空中居民。這一切好像和諧的星座一樣的運行。而三個古老的傳說中的帝王們說傀儡是生物或是超自然的東西，意見，似乎比下面這個實際的事實：僅僅由一個人使得這整個的人煙稠密的行星儀活動和說話的這事實，有更多的理由。

這是我們在戰爭騷擾的中間發見的情形。軍隊仗着揮舞的刀劍相互的衝擊：標槍在空中呼呼的響動，火鏃向天上噴射，野蠻人首領倒在地上，軀體裂成了兩段，他的馬也是一樣——一切都是同時發生的。像從前的武帝一樣，我們從我們的座位上跳了起來，急忙的跑到台後；我們想知道是怎樣一種巧妙的機械成就了這一切的。

我們發見僅僅一個人，一個穿得很壞的中國人站在一盞油燈的後面。每一隻手裏。拿着一根用三根鐵絲連接在那時正在上演的人物上面。人物約莫有六七吋高，是用那裂得很透明的驢皮做成的，穿了孔，剪切了，兩面都精緻的着了色，塗了漆。上臂，前臂，大腿，外脛，臀部，頭——都是釘鉸在一道，而且任何時候都可以任何方式獨立活動的分離的皮片。

三根鐵絲連結在人物的頸和兩手上。有些人物，譬如那位折裂了的將帥，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製造的：有些，譬如動物，是以另外一種方式繫在鐵絲上面的。

技師以不可思議的靈巧，有時把這一根鐵絲扯得一上一下。有時扯着一根竹棒，有時扯着兩根，就這樣，他使得這一切生物都有了鮮躍的生氣。如果一個人物要轉身，他簡單的用他的手扭轉牠來，手拾在光線的上頭，這樣不致於讓觀眾看見。

四五個人物的——甚至於軍隊的——顯然同時的動作，祇是由于技師的快捷。而這對於鐵絲的操縱，還不是藝人的全部工作：他還要代替的戲班的每一個演員說話，代替他所獻映的所有的人物唱戲，只有在羣衆的場面，那世代相傳的記住了戲文的，坐在一邊的三位樂師，才幫他吶喊。當我們知道了扮戲和使得好幾百人物登場和下場都只是由於一個人的時候，那這個樂隊比較上，是很大的。但是這三個人也有很多要做的事：胡琴的清越的音調，月琴的嗶聲的彈奏，和銅鑼的洪曉的鏗鏘，張揚着戲的做作，而且就是在舞台監督的兩手握滿了新人物的時候，也不會有隱蔽不明的處所。

在那天晚上的第二個戲裏，一座竹林要燒燃起來。火勢很宏大——也許太宏大了，

因爲用做投影的平面的那張紙（要是以前我們說了牠是銀幕的話，那是受了電影的影響），着了火。沒有使戲劇遭遇任何足道的間斷，沒有停止演唱，這演傀儡戲的戲子，用一塊紙糊好了那個洞。

他名叫白其喬。在他演了幻戲，演了武士劇和一個賽會的滑稽劇，而在那天晚上的演唱完結以後，我們和他談了談話。樂隊收拾了樂器，折除了舞台。白其喬把他的每一皮製的男女演員放進了分開的封筒裏，而每一個封筒又被放進了一口大箱子裏的架子上，箱子整頓得好像一個便于攜帶的食櫥一樣。他是在微弱的月光下面做這工作的。

白其喬繼承着他先人的行業，自古以來，他的家族就靠着「映戲」過活。他自己的戲是從他父親手裏學會的；戲文從來不寫下，但差不多所有映戲班的演唱目錄上都是同一的脚本，同一的人物和同一的對白。

這樣的映戲班還很多嗎？幾年以前北平有一百二十個以上，都在熱鬧的街市有他們正式的戲場。現在白其喬祇有兩個競爭者，而且根本沒有什麼公共的演唱了。這種戲僅僅在私人的家裏請去演唱。

白其喬繼續的說，他死了以後他的戲班就要完結了，因為他的兒子是一家國際飯店的侍役，沒有學戲。其他的映戲班都是一樣。

兩百個左右的戲班只剩了三個，是怎麼弄的？美國的遊歷者和古董商人把這種映戲人物大批的收買了去。演傀儡戲子突然看見大堆的銀洋是夠高興的……現在他們做了說書人，坐在街頭巷尾，沒有音樂，沒有人物的，講述那些舊戲，千百年前，公共的說書人走到一個戲幕的後面，舞動許多的側影，來發展他們的營業，現在却正相反。

這時候，白其喬藏好了他的最後的優伶，關起了箱子：他和他的樂師們挑起牠，於是帶着這種行將滅跡的幻戲，他們走了。

在這整個的晚上，我們始終沒有想到，這種詼諧的笑劇的衰亡，表明了外國殖民者的金錢和俗物根性，就是在這裏也投下了牠們的陰影：表明了他們連中國的影子也都買去了，她的美麗的，着色的，靈活的影子。

軍火貿易

「不要和我談論國聯和政治和國際公法和那一切罷——你是不能夠用這一切來欺騙我的。而所有的地理，也不過是些胡說！」真的嗎？真德先生！

「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等？不過是些空洞的約束——實際上，世界分成了許多軍火工廠的利益範圍。你祇要看看地圖：那裏屬於西萊德——克留佐，那裏屬於克罷布——埃森——我是說伯弗爾斯——瑞登——那裏屬於都潘。尼茅斯，那裏屬於維克斯。阿姆斯特朗。這樣，人人都會知道這到處的玩意。」

而上海呢，真德先生？照你的地理，上海屬於哪裏？

「上海是一個糞堆。祇要這裏是屬於一個軍火工廠而不是屬於一百個的，那牠就不會是一個糞堆了。」

照你的意思，應該屬於哪一家工廠，真德先生？

「唔，自然——顯然應該屬於我在服務的那一家公司。在這裏是決不能夠談到其他任何公司的。」

真德先生會替一個軍火組合服務，是可驚的事嗎？在上海，每一個出口商人和入口商人都和軍火貿易有關係，或者——我們不想誇張——都很願意和軍火貿易發生關係。軍火買賣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決定的實業，雖然，搜遍關於中國的所有的著述，你將找不到關於牠的一個字。除掉有關係的人私自聚會或是和他們認為可以供給的人相會的時候以外，談起來，正和記述牠一樣的少。

那些裝做久居者。裝做「居留中國的老資格」的人們感嘆着過去的時世已經過去了的無可否認的事實，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旁觀者他們也表示了不滿：「你知道，在從前，出口商人總是親自伴送他的委託販賣品，把牠交割。自然他可以向檢查員，海關職員和其他當局辦理一種和運貨人員之類所辦理的非常不同的交涉，譬如，你記得老賀菲德嗎？在日俄戰爭當中，他衝破了一切封鎖。有一次他們截去了他的財物，因此他把這事件一直鬧到海牙的仲裁法庭，他勝訴了。但是現在呢？運貨的人們帶着貨物偷漏的時

候得到了什麼利益呢？」

有些人繼續的訴說就像在這些日子還做得不夠一樣，但其實是做得十分够了的；他們繼續的訴說，就像海關早改變了一樣，但其實海關並沒有改變。

「是的，」從前——從前，定購都先付款，於是人使得船在一個約定的地點遭難，在那裏船可以由買主的敵人「劫掠」。敵人接收了軍火，付出代價——正和事先決定的一樣。現在，中國人要求一切都保險保運；攔截者在這裏完全失掉了作用——在這裏一切是該被整頓的時候了」。

真德先生說外國的煽動家把軍火供給廣東人。「他們那樣幹，只是爲了加強革命，信不信由你。在這交易上，他們不許任何人賺點什麼，他們自己也不賺。誰會聽到過這樣的事，把軍火出脫，什麼也不賺……」？

不要怕，沒有人聽到過這樣的事。

好像上文所說的，在上海市場，很久以來，軍火就成爲了決定的易賣的貨物。以前的葡萄牙人到這裏來，實際上是來賣銀子的；但是中國人寧可要彈藥，因爲有了彈藥，

人常常可以不花代價得到銀子。一尊好的大炮，虛信的葡萄牙天主教徒，除了相當數量的茶，絲和瓷器以外，還要求至少有一千二百頭異教徒來受洗禮。在東京九段坂的「游就館」，可以看到這種古老的基督教的大炮，炮上有十字架，神聖的拉丁文銘刻了年數：「造於耶穌紀元一五五〇年」——關於爲了報答這些大炮而入基督教的日本人和中國人，在任何博物館都沒有任何形跡。但是，幾百年來，受洗總是價付軍火代價的有效手段。在太平天國變亂中，爲了報答一批槍砲的供給，林阿福將軍和三千人一道入了天主教，另外兩位革命軍領袖李則吾和陳阿霖唱導了一種基督教信仰，爲了這個，傳教師們供給了他們來福槍。自然，到後來，爲了異教徒的滿清皇朝的利益，這些新基督教徒是被歐洲人出賣了，而且被一隊英美的囚犯（「常勝軍」）打敗了的。

主張中國需要外國統治的人們指着上海說：把黃浦灘一塊泥沼一樣的地方變成了一個堂皇的大都會的，是我們呀，中國人的劣等，可以由於他們不能懷着感謝的認識這個事實的這一點上，得到證明。

就好像輪船和鐵路的發明，沒有外國人的獨霸，不會傳到中國來一樣！就好像單單

在中國，實業是不會發展的一樣！就好像帝國主義單單不讓中國市場窪沓牠的恩惠一樣！就好像祇有日本海岸上的城市可以不要外國的幫助發展成爲商業的中心，而環抱世界的中華王國的那些海濱城市，却不能夠一樣！就好像那想像中的泥沼一樣的地方，不是「河流之王」，那通到十分之一的人類去的，長一千哩的唯一可通舟楫的河流口上的三角洲一樣！就好像在輪船航行的時代，在這裏，無論怎樣都不會興起一個世界的一樣！

外國人用中國人的錢和中國人的血替他們自己建築的摩天樓和別墅，在牠們的陰影之下，中國人飢餓的活着，飢餓着死去，對於牠們，中國人也許應該感謝罷？他們應該頌揚他們交付庚子賠款和其他貢稅的銀行建築物嗎？叫一個罪人去頌讚他要在那上面被人絞死的絞架的結實罷。把最後殘餘的滿哈坦（註）印第安人，被外國人逐出，屠殺，滅絕了他的種族的最後的一個——把他帶到紐約市來，請求他對於他故鄉的虐殺者在他故鄉造成的一切的驚賞罷。

（註）紐約的一部份。

美國的美國人僅僅逐出了，屠殺了和滅絕了本地的住民。亞洲的美國人讓中國本地的住民活着，好去從他們那裏勒索特權和貢稅，賠款和不動產；去把他們常做鴉片和嗎啡，收賄和賣淫的有利的對象；去把他們變成馱獸，家畜和工作動物，去叫他們的孩子照顧兒童紡織機，而且去佔領他們的土地。在內部衝突中，在國內戰爭中，外國人最初爲了換取大批的金錢，供給了雙方的軍火，以後，都一致的援助着本地壓迫者。

在留駐上海這個新條約港的第一天，法國的首任領事，就完成了最初一件領事的職務：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奧羅尼先生，*Bac. Arone et Cie*，公司的一位法國商人，要把他的貨物——兩百箱軍用彈藥——存放在上海一家旅館裏，因爲旅館主人不肯，所以新到的法國領事敏體尼的干涉就需要了。

這事情發生在英租界；但是不久，由於一位名叫雷米的法國人的購買地皮，法租界建立起來了。多少是法租界的建立者的雷米先生買賣軍火；當他做了領事的女婿，自稱爲雷米——敏體尼的時候，他可以比以前更大規模的做這生意了。美國領事們也從事于這樣的貿易。說美國領事格里斯武德先生在私運軍火，是軍火私運者雷米的岳父向法國外

交部的聲色俱厲的控訴。聽到這事以後，法國對美國說：格里斯武德應該調走，他的任者是克林漢先生，這位先生，作爲美國領事，在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在言行上幫助着欽差大臣，而作爲「羅塞公司」的貿易所的主任，却又賣軍火和整個的戰艦給太平軍。這種樣子的兩面欺詐是違法的，代理敏體尼的埃丹先生在他對巴黎的報告中這樣叫喊；而隔壁的雷米——敏體尼先生却始終在供給皇家道台的鎗械，同時也供給太平軍的領袖的鎗械，每次五百枝。

太平天國的戰爭，完全區劃了白種人從對中國的鴉片輸出轉變到對中國的軍火輸出的時代。在上海被圍的時候（一八五三年，九月，）由雷米——敏體尼先生賣給太平軍的彈丸鳴鳴的飛進了雷米——敏體尼的花園，在領事館的門前爆炸，毀壞了大教堂。軍火商人又同樣恭敬的服務被圍者——和對敵的雙方做生意，比那根本不和任何方面做生意，要強多了。

停泊在上海港灣的船隻帶了四種貨物：「聖經」，「鋼琴」，「洋傘」和「玻璃器」。聖經是連發手槍，鋼琴是砲，洋傘是來福槍，玻璃器是彈藥筒。

薩那巴利找着了一種很足注目的營業：他替中國商人的內河貨運準備着武裝護送。他親自帶着一船軍火到寧波去供給太平軍，而且收集了這樣多的錢，以至在一八六一年六月的一天，他在船上被他兩個意大利水手謀殺搶劫了。

當一年以後，外國人爲了中國的皇帝，參加奪回寧波城堡的戰役時，他們整千整萬的被殺死了，關於這點，斯泰維尼將軍作了一個在世界大戰中重覆了而且在其他戰爭中還要重覆的記述：「要是歐洲的同盟是遭受了這麼難堪的損失的話，那這是由於太平軍是完備的具有歐洲武器的緣故」。

「在那時候，人們一定可以賺得多一點」。

我也這樣想，真德先生。

依照真德先生的意見的分割地球的國度，在上海，北平，南京，到處有牠們的代表。因爲到處進行着將軍們的征戰，到處需要着軍火。

維克斯。阿姆斯特朗領導着。因爲英國是一般的在領導的。英國在鴉片戰爭中取得了這種領導權，又在那時候取得了海關監督權，而且使英國貨物比其他貨物要容易得多。

的獲得登岸「通過」的准許，來鞏固他的地位。

西萊德——克留佐的國度（「克留佐」這個沒有信義的名字在大北大廈的名牌上是沒有）和英國競爭；牠的使節，麻強德先生監督屬國斯柯達，潘賀拉的使節的行動，後者在上海外灘執行職務，而且又監視着駐在北平直布魯勒軍火工廠的領事，勞蘭特先生。

縱令中國是常常借外債，但她還是很少從那裏面得到什麼錢。畢竟，人是不能把錢放到這些中國人的手裏的，是嗎？要是他們，也許不要錢，却要軍火的話——唔，那就好了！世界大戰以前，維也納的兩家大銀行，「北奧貼現會社」和「奧國土地貸款所」和中國商定了三筆債款，條件是要向的里雅斯丁諾訂購巡洋戰艦；而由比爾森的斯柯達工廠裝甲。

在上海，英國的出口貨商號供給坦克車和鐵甲板，法國的商號供給炮，捷克的供給機關槍，挪威的供給炸藥，比利時的供給連發手槍，瑞典的供給探海燈，德國的供給毒瓦斯，美國的供給棉火藥和硝酸鹽——這一切都是公開的。

非公開的營業至少有公開的營業同樣的規模；牠有估量不到的利益。人可以比較便

宜的購買；特別是舊的軍需品，對於這些，製造的費用已經不要再算數，而購買又老是秘密的。

「自然，多少是這樣。」

我知道，真德先生。

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的軍需品都拋上了市場；販賣人一個比一個的賣得便宜，軍火商號的經理人們營業的存續被威嚇着；政治和商業的衝突增大而且增多了。而因為每一批軍火，不管是供給一個北中國軍閥的也好，或是供給一個南中國軍閥的也好，由於兵士們的丟棄，結局都落到了革命者手裏，所以列強的使節們開始感到不安了。誰能保證，廣東人會以反對他們同國的資產階級，反對他們中國的銀行家和將軍們的軍隊，爲滿足呢？誰能保證，將來有一天，國內戰爭不會同時威嚇外國統治者和他們神聖的自己創造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呢……？在中國人手裏的每一枝來福鎗，每一個彈藥筒，都增加了危險。

一九一九年，由於北京美國公使的提議，列強們簽訂了一個協定，在這協定上，牠

們的人民被「禁止在全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鞏固的政府以前，將軍火和彈藥或製造這些的原料輸入中國，」後來，意大利，荷蘭，丹麥，比利時都被邀入了這個「禁止輸出軍火的協定」——祇有德國遭了排棄；那時候，她還是被看做蹂躪歐洲的人種的祖國，因此牠沒有訂立協定的權利。

但是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使歐戰的殘餘者感到比在中國這個巨大的戰場還要幸運的安適。這樣一種有利的利用不會被「禁止軍火貿易」的協定傾覆嗎？傾覆？爲什麼會？紳士們是很知道怎樣解釋紳士協定的。因此譬如；當吳佩孚的軍隊備有不列顛的鋼盔的時候，供給他們的商號，平靜的說明：這些鋼盔的賣給中國人，祇是爲了裝飾的目的，祇是在檢閱的時候使用的。

不列顛軍火商號供給了一百四十架飛機給北京，供給牠們是爲了民用的目的。軍隊接收了這些飛機的事，難道是那沒有疑心的商號的過錯嗎。

日本人把迫擊砲，白砲和砲彈供給了張作霖。上海的訴訟證實了下面這事實：就是公共租界的最高官吏，作了張作霖購買軍火的經理。

自然，爲非營專業者，就是非軍火商人，把那成爲協定的裂口的情況變得公開了的時候，這是討厭的。因此，爲了避免這種性質的誤會，德國人大顯了頭角。畢竟，他們是和軍火禁賣的條約毫無關係的。普通他們總是由青島供給，在濟南出賣。一九二四年的海關統計表，表明了百分之三十二的公開軍火貿易是德國公民經營的；關於非正式的貿易，並沒有統計。

「你知道嗎？被排除在軍火貿易協定之外的人們佔了軍火貿易的首位。」

因此，你看，真德先生，上海就是一個糞堆，也不要緊。（註一）

「唔，那末——道理是在這裏！」

以爲禁止輸出軍火的國家的商人毫無作爲的忍受了德國人的競爭，那是不對的。因爲在斯巴（註二）和日內瓦，德國被剝奪了製造和販賣軍火的權利。

因此，反對德國的行動發動了。最初使用的是輕便的武器。譬如，有一種輕便的武

註一）真德先生是德國人，故云。

註二）比和亞城名。

器是美國電報社「美聯社。」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該社電告青島徵發了許多鐵路貨車去輸送德國供給孫傳芳將軍的軍火。對於這事，德國出現了下面這種評論：

一個有信用的電訊社，竟發出這種樣子的消息，人祇能驚訝，大家知道，漢堡的中德商號聯合會明白的宣告了從事整個中國貿易的他的會員，沒有一個是和中國軍火貿易有關的。而正賴擾亂之終止以發展將來營業的商號，自身竟去供給軍火以助成這種擾亂之延續的事，也是不可能有的。

八天以後，第二次射擊發放了，這一次射擊是發自比較巨大的炮口，英國官方電訊社「路透社，」青島電云，有一娜威船從漢堡開來，載有七千枝德國來福鎗，十架湯姆孫機關鎗和足供上列的鎗械使用的彈藥；除此以外，不久以前，一隻德國船在青島卸了機關鎗和壕塹臼砲。兩批貨都是運給北方軍隊的。德國的回答：

這個電訊，特別是從德國各海運公司說了牠們的船隻並不裝運軍火到中國去的有名的聲明看來，是應該以最大的小心加以接受的。

於是一尊真正的大砲放射了，那就是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伍博士，他要求扣留裝運

德國運華的最近一批軍火的娜威船，而且聲明，在調查證實了關於德國給張作霖和其他軍閥所運軍火的電訊的正確以後，他要處罰和這案件有關的德國在華的商號。南京政府發覺北京政府委託了天津，濟南和青島的幾個德國商號在德國購買價值五百萬元的軍火和軍需而且把牠們裝運到華北。這個定購的結果，娜威船裝運的貨物已經由德國在華一家商號配合，而且由他的經理交給了張作霖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德國議會的預算委員會上，共產黨議員西託卡在他講演中宣讀了伍博士的聲明。德國外交部長西託內斯曼博士，答覆了西託卡評述的一部分：但是，對於他的中國同事觸及德國在東亞的商業的聲明，却沒有作一個字的回答。他乾脆的不相信這事：因為大家可以看見，已經有了漢堡東亞商業聯合會說明牠的會員根本沒有從事軍火貿易的明白的聲明。輕易的否認幾百萬元的營業的存在，是可能的嗎？

「那位夥計也稍許知道這裏可能的『一切嗎』？」

不，真德先生，一點也不知道。

「唔，好呀！」

同時，一九二八年的一月，在中德軍需品的領域裏，又發生了事故，而且漸漸的，連德國外交總長對於東亞商號的善意的信念，也動搖了。這個是從一個報上的電報開始的：

基爾，一月十一日。一隻娜威輪船繫在霍丁諾自由港裝貨；貨物的一部分是作為開鑿之用的炸藥，運海參威。前天有十七輛車從哈勒（註一），來載着被稱為機械和機件打算轉載到輪船上去的貨物。約莫有一半貨物運上了船的時候，一次鑑別的檢查發覺了來福鎗的彈藥，因此，海關當局制止繼續裝載，而且扣押了貨車裏面的貨物。彈藥箱上寫着寄送奧斯羅（註二）但無疑是運往中國的。製造地不明，但是可以確切的推定，這是外國的軍需品——也許來自捷克——而哈勒不過是一個中間卸貨處。娜威輪船離開了基爾港。沒收的彈藥在基爾銷毀了。

（註一）在普魯士。

（註二）娜威國都。

鑑別的檢查是憑着情報而發的。供給情報的人諳了關於運軍需品到青島的事的官方的否認。寫了下面的話給當局：「你們錯了，先生們，要是你們相信德國沒有軍需品運到中國去的話。譬如，請看看這一隻船是在裝載什麼樣子的機械罷」。看到這個以後，當局不得不看看，於是發覺了這是把活人造成死屍的機械。但是不成問題——這是外國的！官方的說明是這樣：

顯然，德國海關當局是被虛偽的宣稱欺騙了。軍需品祇有這樣的宣稱，才准許從德國運過。我們知道，不成問題，德國商人和這事情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德國政府和德國船主協會及漢堡東亞商業聯合會締結了一個協定，約束這兩個會社不要在德國港口裝運武器或軍用品，或是在德國船上裝載牠們。一直到現在，大家都遵守了這種契約，因此，祇有外國人或外國人可以無所顧慮。

是海關當局，爲了曾經被欺的責罵，使大家知道，這宗貨物不是外國的，而是來自托各附近的蘇布里茲的一個商號的德國產物的呢，還是這公布是一個競爭者主持的呢——誰能夠說？總之，服爾夫電報局很快的逃出了矛盾：

基爾，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服爾夫電報局。在基爾港的軍需品扣押案件中，我們知道，檢察處連同刑事調查處現在哈勒和托各從事調查。截至現在止，這批貨物的送貨和收貨人究竟是什麼人，還查不出。

什麼？檢察官和刑事調查處，竟查不出十七輛貨車組成的一個列車和三百噸重的一個船貨物的委託者和受託者，是什麼人嗎？報紙幫助着當局：宣布了委託者和轉運承攬者的名字。據說，運輸商號被委託了這種營業的差遣，而且在勢力界有相當的接觸。這裏是指着，像一月二十日的「柏林日日新聞」上所說的，就在不久以前，因為恥辱事件引起了大家注意的海軍部海運科的某某幾位官吏的。

對於議員西託卡提出的一個問題，西託內斯曼博士，回答說他收到了一個有海軍總司令真克簽了字的聲明書，略謂海軍部沒有一科和供給中國軍火的事有任何關係。

議員西託卡（共產黨）：「要是德國外交部長以為他用他的聲明書了却了這件事的話，那他錯了。聲明書不過是以前我所說的話的一個證明。沒有人說過海軍部本身牽涉了；而是說在海軍部佔重要位置的先生們牽涉了。但是對於這個斷定，海軍總司令真克

沒有回答。這個證實了我的責難。爲什麼真克對於海軍部重要人員牽涉了的具體斷定，不作答覆呢？」

德國外交部長，西託內斯曼博士：「當人們告訴作爲總長的我說，我的部員幹了這種事，而且當我聲明我的各部都沒有牽涉時，我得說明，那也是指着有關係的個人而說的。把海軍總司令真克的聲明解釋在這裏僅指各部而言，是不行的。」。

沒有一個經過外交團以達到他的地位的外交部長，會像西託內斯曼一樣的易於置信的。他相信船主們的聲明，他也相信海軍總司令的聲明。而國防部長却也並不更機敏的。「要是海軍部要對」柏林日日新聞「提起訴訟的話，」國防部長格羅勒在二月十日這樣的說，「那我完全贊成，因爲這是爲要把那兩個斷言沒有牽涉的兩個被告官吏，訴諸法院，使他們宣誓的迅速解釋的唯一方法。在檢察官前的訴訟手續太費時間了。」

五天以後，格羅勒宣稱，他親自審問的結果，給了他這種印象，就是「一家有關係的商號違反了牠的義務，企圖把那委託給牠拆散的軍火運到國外去。這家商號欺騙了一家十分可靠的轉運公司，使牠相信一切都不違背定規。兩個被告官吏，宣誓說明他們和

這事情毫無關係。」

那一定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訊問，國防部長親自執行的訊問。從來沒有什麼想要拆散的意思，也無所謂違反了義務，也沒有什麼轉運公司被委託者欺騙了的事情。有關係的商號公開的答覆，關於委託販賣品，他們問過國防軍部海軍部，而丹尼爾陸軍少校通知他們，部裏並不知道委託販賣品的事。和購貨的商號的經理一道在基爾替委託販賣品準備一切的官吏，在他回柏林去的時候，被囑咐了這個回答。他打電話到海軍運輸部去，那邊的人向有關係的商號解釋說，否定的消息是從一個不精明的出發所出來的。在另外一個電話中，轉運公司得到了委託販賣，並不違反定規的認可。

德國議會上的一个質問引出了國防軍的軍火捲入了旋渦的事實。法律的調查繼續着。這事情經過了一年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十八日，基爾州長的法庭，訊問着西曼陸軍少校（已退職，）海軍反間諜部普洛茲上尉，和柏林商人西華茲，叨布，陶格，維推金斯和萊寧；都被加了違反軍火法律的罪名。當然，案件是祕密訊問的，當然，所有被告都無罪釋放了，當然，訴訟費用是國庫支付。當然，就是在宣布判決的理

由的時候，也是不准公眾和報界進去的。

檢察官通告要上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二日，在基爾聽到了上訴。經過嚴格的祕密審訊以後，所有的被告又都無罪釋放了。

「唔，那末，你作何感想？」

我根本沒有什麼感想，真德先生。

正當挪威輪船和他所裝載的德國軍火在青島的時候，正當挪威輪船和他所裝載的德國軍火在基爾的時候，第三隻軍火船作了一次更奇異的航行，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整個捷克的公海艦隊，因為，不是莎士比亞在他的「冬天的故事」裏把波希米亞（註一）配置在海上嗎？但因為現在的地理在這一點上並不同意莎士比亞，因此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其他捷克船可以在公海上遭受這種戰事的危險。

這是在馬尼刺開始：不是在那布拉格（註二）的馬爾道河港的馬尼刺，而是在菲律

（註一） 爲捷克一省。

（註二） 捷克首都。

濱呂宋島上的馬尼刺海港。在一九二八年初，有一隻兩千噸的輪船停泊在那裏。船頭上閃耀着用鮮明的金色新字寫的，我們可以叫做 *Neta* 的船名，桅頂上飄動着一面有藍色三角形的紅色和白色的旗幟。船上有一位德國水手，一位德國船長和九萬枝備有彈藥的來福槍和一輛裝甲車。牠不過是要在馬尼刺添好煤，於是安穩的開到中國去。

但是，正和泊船處的生活中這麼常常發生的情形一樣，兩個水手在一家海濱酒館裏喝醉了酒，於是談起了藏在他們船艙裏面的那種有趣的貨物。

這種談話——這是海濱酒館的談話間常有的事——被南京政府的政治代表聽到了，他要求菲律賓濱的海關當局和總督扣留這些運到張作霖那裏去的軍火。他們拒絕了這個要求，因此，他電告了他的政府，他的政府派了一隻炮艦到公海上去兜捕 *Neta*。張作霖被一個有關係的人警告了，也派了一艘兵艦去保障運輸的安全，這樣，太平洋的海戰逼近了。

在護衛艦到來以前，*Zeta* 在晚上偷偷的拔了錨。牠急急的駛去，炮艦跟在牠的後面咆哮着。在離山東六百哩的地方，*Zeta* 接到了牠的追趕者一個無線電命令；牠得立

刻停駛，不然，他們會開炮，Zeta 沒有停駛，於是開砲了。剛剛來得及，喘着氣，但是毫無損傷的，Zeta 跑進了青島。

那時候已經站在姜解實方面的英國報紙和國民黨報紙一齊展開了一個反德運動。據云，Zeta 是一隻德國船；水手是德國人；牠在漢堡裝了貨，從漢堡開出。祇有捷克軍火工廠的聲明才使得德國在華的商業沒有被取締。因為這個聲明至少表明了貨物不是德國製造的。來福槍在九月末尾用三十輛貨車運到了漢堡。保了一萬元的險，由一家轉運商號承辦。因為租雇的船隻沒有到來，委託品在漢堡存放了兩個禮拜以上。「爲了避免意外，」軍火由一個警察分隊守衛着。船到的時候，委託品裝了上去，而船隻就歸了一個布拉格的商人所有。用了 Zeta 這名字，牠能夠扯起捷克的國旗開出漢堡港。

在英國和捷克之間還作了一個短短的收場白。在英國下院對於一個質問的回答中。述說了布拉格的英國公使曾經建議捷克政府，勸牠不要允許對中國的軍火輸出。在這點上，彭內西博士照會了英國公使；捷克不能參與禁止對華軍火輸出的任何協定，除非這種協定是平等的束縛了一切國家。

捷克人很可以這樣的回答；他們沒有參與紳士協定，並不是他們被宣告了不是紳士，而是因為他們被宣告了不是以航海爲業的國家。好：從那被人給與了另外一種評價的德國人那裏，他們買了一條船，去運輸被法國控制了了的他們的軍火工廠製造的貨物。要是英國責備他們的話，他們可以隨他們的便利回答。德國就不能夠：牠被條約限制了要縮小軍備。

但是德國外交部可以慢慢的開始覺察到，德國的商號在中國軍火生意中，並不是象他們所高興表示的一樣的毫無關係的。因此，外交部的國務祕書蕭霸特博士寫了一封信給漢堡東亞商業聯合會，在信裏他說了下面的話：

「我承認，「東亞商業聯合會」之會員商號，按照去年四月彼等給與外交部之保證，已停止從德國商港或用德國船隻運軍需品到中國。去從中國政局看來，我認爲應鄭重告訴我國在華商號，使勿供給中國軍火，即用其他方法，亦所不許。」

有了這封信，德國在華的軍火貿易是不是就會終止，真德先生？

真德先生祇笑一笑。

證券交易所的景氣！證券交易所的景氣！滿州的戰爭！上海的戰爭！證券交易所的景氣！

一百年以前，在歐洲常常有人爲了人道的緣故，揚言反對歐洲人把鴉片煙輸入中國去。揚言反對軍火貿易的，我們看到了，一部份是爲了競爭的緣故，一部份是因爲害怕種種商業和政治討厭的結果。可是，凡是希望可以希望沒有政治的危害，却可相當獲利的地方，從鐵屑商號輸出的爲了使人類變成碎屑的委託販賣品，會變成正當的營業，挪威捷克的欺詐，會變成德國的愛國行爲，軍部的代理人會變成商業代理人，違反法律會報以釋放。

只有釋放，會公開的宣佈，這營業的其他一切都是祕密的，一切都假裝，遮掩在煙裏，籠罩在霧裏，給與假的解釋，作爲假的聲明，有着假的委託者和假的目的地；在一面假的國旗之下，這種殺人的器械被送到殺人的場所去。

一切都是送給中國人民之敵的。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退以後六個禮拜，我們不是在南京又看見了他們，而且不認識他們了嗎？在上海，他們用着拿去打獵還要適宜一些的歷

史以前的燧石槍，穿着破衣服，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現在，他們穿着漂亮的灰色新軍服，帶着熱水瓶，皮裝束和發亮的嶄新的來福鎗和連發手槍和大炮，開去打——打什麼人？打國內的敵人。

有賴工人通訊員，我們知道了貨物是運到哪裏去的：運到香港，那不列顛的直轄殖民地；運到青島，那北方軍閥居住的地方；運到大連，那日本的海軍根據地；運到上海，在那裏的江上和江岸上；除了中國人，人人都是全身武裝着。

告訴我，真德先生，歐洲不送什麼軍火給中國的蘇區嗎？

「不，那根本不行。紅軍沒有一個海港，他們完全被封鎖了。」

要是他們有着一個海港的話，那對他們會有很大的好處嗎？

「一點也不。凡是歐洲和美國炮艦可以開進的地方，他們的軍隊會登陸，或是他們會用海軍的大炮去轟擊紅軍。」

那末，紅軍的軍火是從哪裏得來的呢？

「你知道，是這樣的。當什麼人從政府的軍隊裏投到紅軍裏去的時候，他們非常巧

妙的處置着他。他們把他放在他們的士兵一起，他們和他談話，談起資本主義和那一塊——唔，我們不難想到，他們會和他談到些什麼。於是這個人把他的來福槍換了五塊錢，被送了回去。」

送了回去？

「正是。自然，第二天，這個人會儘他所能攜帶的帶着許多來福槍，回到他們那裏去。此外，如果可能，他還要帶他幾個兄弟去。」

糟糕的事實，真德先生，糟糕的事體！

「隨便你怎樣想罷，可是白軍喪失槍枝愈多，我們就能夠愈多的給他們製造。」

在紐約「工人日報」上（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八月），美國工人通訊員記述了新澤西改營軍火貿易的辛格縫機廠，把牠的出品供給了什麼人，而且是怎樣供給的；在紐約的港口，日本「平民」是怎樣的「替中國」保護着用幾千萬元代價購買的轟炸機。

關於易北河下游，布隆蕭森附近的波維哈根的運輸貨物，工人通訊員在「漢僑民報」上，有這樣的記述：開往中國的每一隻輪船，都裝載了四〇〇——七〇〇噸爆炸物——

骨膠，導火線，硝酸甘油，火藥，無煙火藥，來福槍，連發手槍和機關槍的子彈。一家炸藥工廠用駁船和大駁船把貨物運上東亞的輪船。爆炸物裝在靠着德國深海輪船的船上從英國運來，而且轉駁着。

在漢堡和漢姆之間，軍械和彈藥箱從密封的捷克的貨車轉運到大駁船上，駁到東亞的輪船去。

海關和警察當局經常在船上；在他們的監督之下，輪船日夜不停的裝載着軍需，是這樣的匆忙，使腳夫們不得不連續的掉七次班來工作——上班四個鐘頭，下班半個鐘頭——搬運彈藥箱的時候，常常疲倦得倒了下去。

這種「正當的商品」，「這種」專為東亞鑛山使用的爆炸物，「在中國登岸是不是也同樣的正當？依照一個水手的描寫，在太平——但不是和平主義者（註）——洋上的手續，是這樣的：

（註）英文太平洋是 Pacifico，和平主義者是 pacifist。這裏這種字面相同的聯想，譯成中文就不能表達。

在從海中看不見的地方，在荒島之間，錨拋下了。我們都很驚訝，而且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升了一個旗號，升起了五分鐘，於是又降落了。我們周圍全是死寂。約莫過了一點鐘，一隻商船變成了一條兵艦，飄着中國海軍旗幟，顯現出來；經過了許多調度以後，他繫在我們的船的旁邊。一位穿西裝的中國人，同許多水手，走到我們船上來，和船長談了一會。我們很快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二副走了上來：我們要把一號艙裏的箱子起卸了去；我們每個人從那穿西裝的中國人那裏得了七塊錢。這工作約莫花了三個鐘頭。但是還剩下了許多軍火和彈藥。在我們開到上海以前，這種違禁品的其餘部分都卸到了吳淞附近許多駁船上。

一九三一——三二年冬天，當不宣而戰的戰爭在滿洲和上海很好的進行的時候，那裏是做私運軍火生意最好的時機。後來，在中國十九路軍，違反了南京政府的旨意，阻止了日本人前進和休戰以後，國際聯盟插嘴道：日本和中國應該調停，關於滿洲至少應該來一個形式上的協定，這樣使國際聯盟不致於失掉面子，而日本可以立刻開始進攻蘇聯。

一切都很好——但是那些已經訂購好了，而且正在橫過太平洋運到中國來的軍械，怎麼辦呢？

在華懋飯店的一個舒適的角落裏，一位白天代表一個巨大的法國軍械組合，晚上在 Gasano（新華）跳舞廳喝香檳酒的紳士和另外一位白天代表一個巨大的德國機械組合，晚上做着經營軍械的生意的紳士，舒適的坐在一道。這兩位世仇，有許多話要互相耳語，而且有許多計畫要訂立。

小鬼們奉着命令，不知道誰是他們的顧客。

「把貨裝起來運走，或者要是貨還沒有到那裏，就在路上折回去。」

「折回哪裏去？」

「海參崴。」

「什麼？給蘇俄人？」

「不要問這麼多話！」

這個只是關係上海的大鬼的事。中國購買的軍械要運到海參崴去。」如果說要把

他們運到日本去，急進的報紙想到把作戰的材料運出國外，去接濟敵人的事，會大鬧起來。因此，這材料只是運「到海參崴去」的。要是在中途船碰到突然的損傷，不得不開進一個日本的海港的話，誰也沒有過錯；要是船和貨被日本人捕獲了的話，誰也沒有過錯。戰爲是戰爭。那末，你以爲怎樣？你以爲我們要去討好日本人嗎？日本需要我們的軍火嗎？你可知道，不到一年以前，日本三井洋行（四川路四十九號）在賣軍火給中國？就是這樣！（日本現在高興從中國得到軍械的這事實——當然，是用不着要對每一個苦力去說的。）

因此，上海軍火商人的那個光明正大的老原則又重覆了：受貨人永遠收不到貨物收到貨物的，總是他的敵人。

那末一切都不錯，真德先生：我實在根本不懂，爲什麼你叫上海做糞堆？

「哦，——唔，道理就是在這裏！」

瘋人院

朋友們，要是我老是這樣，請打我一槍罷！朋友們，要是我老是這樣，請打我一槍罷——要是你要被叫去抵罪，指出這個報告和這個明明白白的請求，這會證明你的行動不過是借着別人的手的我的自殺。朋友們，要是我老是這樣，請把我像一隻瘋狗一樣的槍殺罷。「像一隻瘋狗一樣……？」「比起一個瘋了的人來，一隻瘋狗倒比較是以前的牠，以前的牠的性情的一種相近的形像！」

這一切都是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這一個小小的問話，苦惱的，無可逃避的糾纏着你，擋住你的去路。爲什麼不把那不再是人的生活，而且永遠不會再成爲人的生活了人的生活，立刻結束呢！爲什麼要讓這些生物，污穢他們自己，摧殘他們自己，在癡癡之中扭曲着，在沒有氣力的冷淡之中茫然自失呢？爲什麼要讓他們繼續的飢餓，絕叫，猛烈的打擊他們周圍的一切呢？

熟悉歐洲的瘋人院，熟悉牠們那瘋人的走廊，牠們那裝了填料的囚室的任何人，都會感到要想像在其他地域情形可以更糟，是不能的。看見了中國的瘋人院的任何人，却會知道那種感覺是不對的。要是你不願意知道的話，不要讀下去罷——這本書是有夠多的篇章供給去讀的。

我們是在「鬼屋」裏。這是在北平西門（註）附近，我們詢問的那些人，叫那瘋癲病院的名字。牠的正式的名字是「瘋人醫院」；這是一個警務機關，一個拘禁危險的瘋癲的囚牢，構造和北平的拘留所沒有兩樣。一個「衙門」，一組密密的朝着裏面，圍着許多庭院的淒涼的屋宇。

這個城牆邊上的「衙門」，以前是一個廟宇。彫刻的木的裝飾早毀敗了，窗板已經打壞了：沒有裝鐵門，也沒有裝鐵門。庭院有守衛提防。在中國，人是汽車和起重機和機器和橋樑和電線：爲什麼他不可以同時也做門簷和門門和大門和警鈴呢？在這教養很低，因而人口過剩的國家，人有多餘的。守衛好像門門貫穿在那裏一樣的安置在行政機

（註）這是 North West Gate 的直譯。據聞北平並無此門，不知是否即西直門？

腦的門和大門口。

一個從歐洲來的政府醫官可以跨過這穿制服的人鎖和穿制服的人門和穿制服的人門的警戒線。行着和一個政府醫官身份相稱的鞠躬禮，病院的院長把我們引到了他的辦公室。他不是醫生，關於精神病療法；他懂得和一位精神病醫師一樣的少。

關於我們首先問起的鬼怪，他覺得不能不笑的。的確，病人和病人的親屬總想像着一種精怪，普通總是一個狐狸精，托了他們，而現在正住在他們的身體裏面；但是現在，中國的醫生同意了他們歐洲的同事（謙恭的鞠躬），認為這種假定不能夠用科學來證明。

至於，不錯（鞠躬，並且大大的張開手臂），至於同意歐洲的假設，說精神病和腦筋有怎樣的關係的事，中國醫生却辦不到。精神病是由於人體上的某種器官，特別是由於胃，黏液和唾液的分泌物，由於內火和外火（？），引起來的；但是，腦子本身和瘋癲根本沒有關係。

也許，（微笑的表示，鞠躬，）也許歐洲的病人可以是這樣；中國的精神病和腦筋

決無關係。

「這種病症大概是由於呼吸不順調，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因此我們醫治病人，主要的是給他用針刺」。

（這裏我們可以插進一段關於針刺的描寫，我們有機會在上海一個中國女醫生的診察時間見識過針刺。女醫生的器械是一套像編針一樣長的針，每一口針——醫術的暗示——都包在一塊特別的，有色的綢子裏。我們看着她療治一個患嘔吐的八歲女孩，又看着她療治一個訴說他快要失明的年輕的男子。女醫生一動不動的把她的病人看了五分鐘；於是小心的選了那適當的針。沒有把牠們消毒，或者甚至於揩也沒有揩乾淨，她準確的把牠們刺進肉裏，孩子刺在肚臍上，男子刺在臉頰上。至少刺了三個生的米突深；血迷了出來。）

「此外，」院長繼續的說，「我們企圖藉丸藥和膏藥的幫助，把那由下而上的呼吸引導得和正確的呼吸的一樣的正常。」

結果呢？院長向我們——我們不是政府的醫官嗎？——投擲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微

笑：「我們這邊正和你們那邊一樣，很少結果。」

送病人到這裏來的是些什麼人呢？

「普通他們是由警察捉起來。有時是法庭送他們來，或者是一個家庭把他們在家裏再也管不住了的一個親人帶到我們這裏。我們大半是收容了那些不能過活的貧民。」

病院的收入怎樣？

「哦，很小。整個的病院，連同一百五十個病人，九十個男的和六十個女的，每個月我們祇有七百塊錢。」

七百塊錢要維持一百五十個病人整月的生活嗎？

「不，你沒有懂我的話。七百塊錢是我們的全部收入。裏面有我自己和醫生看護的薪水。剩下來的才是病人的生活費。」

每個病人大概——？

「每個病人大概是六分錢一天。」

六分錢！職員呢？

「我們的報酬很壞，由院裏供給伙食。」

人可以猜到，不幸的職員吃的是不幸的病人的，他們扣減病人的微少的口糧。病人吃什麼呢？

「麵包和蔬菜」。

後來我們見識了「麵包」和「蔬菜」：一種檸檬顏色，檸檬模樣的玉蜀黍飯和一種不放鹽的，街頭小販當做垃圾拋棄的植物的莖。

「你想要怎樣」，當我們開始巡察的時候，中國院長對他從歐洲來的皺着肩的同事，這樣的說。「他們想着病人要麼是在這裏醫好了，要麼是死掉了。但是他們沒有醫好，也沒有死掉。你有什麼別的办法嗎？」

那時候，我們已經走到了男宿舍。各種的形狀，形體，可憐的不成形狀的形體……朋友們，要是我老是這樣，請打我一槍罷！

好像是不大可能，但這裏的情形確比歐洲的瘋癲病院更加的可怕。歐洲，病人的解脫給遷延着：已經在斷氣的人，要在許久以後才讓他斷氣；他的痛苦由於人道給延長

着，死者都在衛生的狀態中保存着不埋，死者，像這裏的這些一樣。在西方，人忍受着不敢終結一種衛生和美的背景的苦痛。

但是在東方……飛着口沫，說着胡話，赤身露體，帶着腳鐐，一個病人仰天的躺在石地板上：他的手臂伸在他的大腿下面，使他的腿豎立在空中，在歐洲，也許他們也由着比較溫和的方式，被釘上腳鐐，也許這種事情是必要的；但那一定是祕密的釘了起來的，不是公開地在院子裏，在其他病人的面前。

不錯，縱令其他病人看着釘腳鐐，會激動起來，也不必害怕會有總的憤激的騷動。所有患着激勵的瘋病的人，都是同樣的給鎖住了。或者是連鎖着一個手腕和一個腳踝，或者是用了兩副釘子，一副把兩隻腳釘在一道，另外一副釘着兩隻手。

蚊子好像知道沒有手可以觸到牠們一樣，密密的飛集在沒有防禦的肢體上進食。有兩三個上了鐐的形體，竭力的揮動他們的扇子；這點小小的心曠神怡所花費的痛苦的代表，可以在那紅腫的手腕上，看得出來，扇子每動一動，手鐐就要在手腕上擦一下。大笑從一個指手畫脚的人的沒有牙齒的口裏，發了出來。

有一個人昏迷的坐在那裏——蚊子和喜歡探問的來客，都不能夠把他從那種孤獨的一動不動的狀態裏，驚醒過來；他不揮扇，他不搔癢，不向客人叫罵，也不對他吐口水。朋友們，請打我一鎗罷！

女人僅僅由着一張門，從男子的部分隔開了。在那邊，破衣襤褸，或是一絲不掛，對於病人，好像差不多是相稱的（院裏不供給衣服），但在這裏，在女人中間却造成了一種女巫世界的印象，

在院子裏，有一個女人在不停不息的磕頭，她的前額因不斷的在地上碰，皮都脫掉了。她悲嘆着她的運命：她的丈夫討了一個小老婆，讓她，他的正式的妻子，挨着餓，因為她沒有給他子嗣，她祈求着神明，保佑她生一個兒子。

一個披頭散髮的姑娘，帶着鑲釦，躺在寬大的普通病房裏的石橙上。在這裏，一張上一世紀的風俗畫蘇生了：在被征服的城市俘虜得來，放在空曠的市場上當做奴隸出賣的黑髮的處女，正是帶着這種傍若無人的狂怒睨視着。

一個快樂的病人請我們到她的病房裏去：她要賣些糖果給我們。她陳列了她的貨

物，那其實是並沒有的。這樣表現了她的演戲的才能以後，她要同我們證明她也能夠讀書和寫字，她朗誦着一本並不存在的書，又用一枝並不存在的鉛筆寫字。

其他的病人威脅的簇擁着我們，叫嚷着他們的鬼，這是一種可怕的虛構，同時叫嚷着他們的飢餓，這是一種可怕的現實。

飢餓使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從他們自己的小房子裏轉入這所「大房子」，（監獄）但是逃進瘋狂對他們並沒有幫助——在這房子裏，他們還是要挨餓。

大部分的人到這裏來是因為物質的貧乏，很少數的人是屬於第二類，那些遺傳的患者，或是第三類，那些被麻醉劑，特別是海洛英，麻醉了的人們。

而且就是精神上的因素也是種根於物質的貧乏的。中國人保持禮節，維持「面子」的不斷的努力，被貧窮弄得沒有可能，要是洋車夫的洋車被人偷去了，他感到了屈辱：要是他不能弄到一部新車的話，他不敢再回家去，而且逃進了瘋狂。要是因為小產，一個女人騙了家庭對於子嗣的期望的話，當她的身體爲了艱苦的工作變得更弱的時候，她會變得更加的絕望。想到她的將來，想到她會當做一個沒有用的老婆被輕蔑，結果不得

不去伏侍她丈夫的小老婆的時候，她發瘋了。體面失掉了，一切都失掉了——而窮人失掉他們的體面要比富人容易得多。在中國是和別的地方一樣的。

瘋狂並不過於滋擾家庭和路人的人，可以安然的在屋外和街上偷偷的走動。但那被強迫加入這地獄裏的樂隊的人……

朋友們，要是我老是這樣，請打我一槍罷——即使不過是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溫良的病人一樣利害的病人，也這樣叫喚。

安格魯·撒克遜縮影

一 工部局董事

「以前的說話人，他是我這麼多年來這麼熟悉，Mr.——呢Mr.——呢——」
說話人支支吾吾，手指侷促不安，會衆開始笑了。當一個人提起一個敬重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的姓名的時候，的確是相當好笑的。

對於大家的歡笑，說話人以爲他們懷疑他在誇耀他對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的友情。因此他說明道：

「十五年來，每天我都和這位紳士在俱樂部談話，但是我只曉得他叫做A.P.C.」。說到這裏，騷擾停止了，說話人可以繼續下去。沒有人再笑了，因爲到會的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僅僅稱爲A.P.C.的那位紳士，A.P.C.就是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亞細亞火油公司。)

另外一方面，「大班」這個字的意思，是洋行經理。遠隔着他們的歐洲和美國的總行，有巨額的款項由他們任意處理，有許許多多的雇員，經理和負債者在他們的掌握，大班們總是獨占着上海工部局的議席，雖然最近五十年已經有許多人反對大班們的寡頭政治。

名字使得那位說話的紳士的手指侷促不安的紳士，就是A.P.C.的大班。當然我們沒有在十五年中天天在俱樂部和他談話，但是我們知道，他經營中國火油進口貿易已經有了四十年，而且毫無阻礙的漸漸得到了A.P.C.的董事的職務。因為這樣，他也同樣變成了工部局董事。

他行使他的公家的職權，正和他應該盡責的他私人的寫字間所要求的一樣，正和董事會的他的八位同事，那些最大的銀行，轉運公司和出口商號的大班們，行使他們的職權一樣。

我們看見這些紳士們一道在那裏。他們坐在平常總是藏在戲幕後面的舞臺上，今天幕掩起來了，因此，公共租界的納稅者可的瞻仰到他們的統治者的丰采。

八位紳士，圍繞着一張大概是特別從市政廳搬來的恰好合適的橡木桌子，坐在和桌子配成一套的橡木椅子上。他們的後面坐着主席。

九位紳士保持着九種的固定。他們穿着九條有灰色條紋的褲子，九件晨禮服和九個豎起的領子，有着九顆真珠的九口領帶的扣針，插在九條領帶裏：九個頭，露出了收拾得很整潔的，銀灰色的頭髮，頭頂上的頭髮大都相當稀疏了；七隻眼睛在七副獨眼鏡的後面閃閃的發光，兩隻眼睛戴着眼鏡。（戴眼鏡的人是日本人。）

所有這九個人，連最高位者在內，構成公共租界的董事會。A. P. C. 先生（見上）和大抵都只互相知道他們的商號的名字的大班們在展覽着。

看下面罷：這是納稅西人的大部分。他們每年開一次會；每年納稅達五百兩以上的人，可以選舉，每年納稅達一千二百兩以上的人，可以被選。

這樣，有三千西人有權選舉絕對統治一個大城市，統御一枝常備軍和一枝海軍，規定對於百萬中國人的法律和稅務。

這同樣的事情在鄰近的王國進行着。鄰近的王國是法租界，法租界住着二八九、二

六二以上的中國人，而西人不過七、八一〇人。這少數的西人中（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三），法國人又不過八九二人，所有的法國人都是公董局的公吏和雇員。而法國總領事和法國市政廳，漠不相關的，自給自足的繼續着他們的獨裁的統治。

關於大英統治怎樣呢？「大英統治？」我們不是在談公共租界嗎？牠的行政不是國際的嗎？自然。完全是國際的；所有住在公共租界的三十種不同國籍的人都享有絕對平等的權利——英國人掌握着一切權利，而中國人却毫無權利的這事實，暫且不說罷。

臺上的九位紳士並不親自行使這些職權；第一，他們並不盡是英國人，他們之中祇有五位是英國人；第二，他們決沒有這麼多的多餘的時間；他們是大班，他們要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去處理他們的私事。

但他們不用愁。所有工部局較高的公吏都是英國人，執行着英國的政策，像所有的英國官吏一樣——可以說是一種反射作用。租界的陸軍（被稱為義勇團），租界的海軍（被稱為水巡捕房），政治和刑事巡捕，交通巡捕，救火隊，監獄司，衛生，財政，河工，電氣，運輸，教育各部，都是英國人管理。但是讓我們不隱蔽事實罷：工部局樂隊

的指揮者是一個意大利人，而市政廳的書記是一位美國律師。

英國人專制的統治中國人，已經有了八十年以上了；已經八十年，他們沒有領有土地的權利，甚至於沒有走進公園的權利，要求容許他們派代表參加工部局董事會的每一次的申請，總是輕蔑的被拒絕了。南京路的慘殺案以後，民衆的暴怒表示要根本掃除整個工部局董事會，爲了這緣故，成立了一個五個人組織的中國顧問委員會。當大戰以前，議席讓與了德國人和美國人，和大戰以後，議席從德國人手裏收回，交給了日本人的時候，英國的絕對權限沒有變動，同樣，當一九二八年，五個富裕的中國人在工部局佔了議席的時候，英國的絕對權限也沒有什麼變動，事情很快的瞭然了，就是這些委員並不想妨礙這個中國城市的百分之百的英國的行政，因此，後來他們被允許做了工部局董事。

此外，工部局西董正在祕密的，公開的規定宣佈上海市爲自由市的計畫，要是他們這個計畫成功了，中國人會完全退出政府，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計畫：有點兒像巴黎的英國商會，通過一個決議，要使巴黎市脫離法國，宣佈牠是一個自由市一樣。

但是事情還沒有達到這地方，五個中國人被允許參與了工部局董事會的評議。但是今天爲什麼他們沒有坐在臺上呢？

他們從他們納稅的同國人那裏得到他們的委任；但是中國董事和中國選舉人都和這裏審議的市民會議毫無關係。

九個西董是以一種極端的族長的方式被選的。被推爲候補人的任何人，就立在候補者的地位。他就以候補的資格在報上刊載他那極端特殊的綱領，綱領常常是這樣：他贊成對於他們的中國同市居民的有誠意的關係；同時，他將竭力維護西人的極端有限的權利。就是這樣，任何選舉人都從容的而且心願的在印就的候補人名單上劃銷一切的人的名字，只留九個，來表示他們的投票。刪除的次數最少的九個名字是當選者。

今年，日本人——這果決的投票的唯一民族——因爲美國對於上海戰爭的態度，竭力使得兩個美國候補人中的一個失敗了。這件事引起了上海美國僑民的巨大的騷動和許多的討論——自然，在所有的西人之中也發生了這同樣的影響。但是把董事會的兩個議席的獲得算做了一個巨大的成功的美國本身，却對於日本的挑戰置諸不問。上海的美

國通訊員從日本軍隊司令那裏獲取他們的消息，他們不願意杜絕這個重要的新聞材料的來源。

利用一年一度察看選舉的權利的人是並不多的，要是卡爾登大戲院每天晚上都像市民年會的那天下午一樣的空空的話，那牠老早塌臺了。只有八十個左右堂皇的納稅者坐在正廳；約莫有二三十個普通人坐在樓廳。

實在也沒有很多引誘人去的物事。一位現在做了工部局董事的英國以前的將軍，宣讀一張決議案的單子和一篇歡迎辭。對於我，一家報館的代表——第二天我在報上看到，我是代表着柏林 *Lokalan Zeiter* 的——他們交與了一張印好的應該執行的事項的目錄表。已經說過的一切和將說的一切都印在上面。

有什麼人要說話嗎？沒有人要說話，我要付表決了。贊成的請都舉手。謝博。這個提議採用了。

偶發的事項不會被等待而且也不會發生的。今天只有一個發言人參加了辯論。他竭力的反對以前的發言人，他是他這麼多年來這麼熟悉的 *M.C.*——呢——*M.C.*——呢——簡單的說，他反對兩個中國委員被推為土地委員的那事實。一個人說話就儘夠了。

日本人和一兩個白種人大大的鼓掌。實際上這裏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仇視中國人的，但大會的提議通過了，因為人人都懂得，委員會的位置給與中國人，並不是爲了他們的美麗的斜眼睛的緣故……

也許反對發言人的反對，是爲了使中國人明白，讓他們同治理他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土上的行政的漂亮的贈與，並非毫無異議的頒贈的。也許第二個發言人記不起名字來的那位紳士早就和第一個發言人商定了這個質問。無論如何，今天和十五年來每天一樣，可以一道喝威士忌，擲骰子，因爲繼續了一個鐘頭的上海議會今年的年會，和平的結束了。

II Pidgin 英語，殖民地的語言

Pidgin 英語是一種簡單的語言，沒有文法，又只有一種可憐的極不完備的語彙。雖然牠不能夠正當的被稱爲人造的語言，但牠也不是什麼人的本國語。

在一個將近有一萬萬人口的地域裏，這種語言做了白人主子和他們的將近一萬萬的有色人種的奴隸之間的交談的手段。Pidgin 英語是一種不完全的英語；不完全到適合

於歐洲人的口齒和有色人種的苦力的腦子的程度。(同樣，伶俐的成人想着他們應該和小孩子談着意義不分明的話。)有色人種的人們學會，講這種適切的不完全的英語，講得很流利，而外國商人在遠東住了一生，對於中國話和印度話，總還是一點最微少的知識也沒有，甚至於 Pidgin 英語也不能說。自然，他用不着懂得任何土話；畢竟他是歐洲人，是成人，同時是主子，而其他的人不過是小孩和苦力，是落後民族的成員。他們中間的千百萬人現在已經可以流利的說歐洲語言，而且可以閱讀西文的書報的事實——這還是不能引起白種人的思想；他所想着的還是意義不分明的言語，因此，Pidgin 英語還是停留在他傳授給他的居停們的那種知識的基礎上。

別的人們也許會有下面這位紳士的這種同樣的經驗，這位紳士命令他新雇的僕歐開窗子，自然，說的是 Pidgin ——大概是這樣……‘Open window, understande?’ ‘Ce rtainly, Sir, 中國人這樣的回答，並加着說……‘It would really be a pity not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pring air. (不享受優美的春天的空氣，的確是太可惜的。)’爲着這句話，商人開除了這個僕人。用那和紳士們談話的同樣的語言去和苦力們談

話，是非所願意的。

‘Pidgin’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這是 ‘Business, (商業)’ 這個字的變體，商業是外國人和土人接觸的一種生活。‘Pidgin’ 在 Pidgin 英語中是一個重要的字。但是從 Pidgin 生產中也產生了其他重要的字，而且從那裏表現在這種語言裏面的觀念上可以知道牠的創造者和教授者的心思。

譬如，沒有 ‘Give, (給)’ 這個字。‘I give, 不過是證券交易所的用語：我不給人家什麼東西——誰給我什麼東西！’ ‘Give’ 這個字譯成 Pidgin 英語是 ‘Pay’ (還。)

‘Pay the missy tea, 女主人這樣吩咐她的僕歐。得着這個吩咐，苦力決不會請她出去到茶館裏去喝茶：他不過立刻遞給她一盃茶。’ ‘Pay me a kiss’ 書記對大滬舞廳的舞女這樣的說，當他送她回去的時候。這話是對的：在晚上，他花了這麼多的錢買舞票，現在是姑娘還他的時候了。

Be 怎麼樣？在商業生活中，這個字是不存在的。對苦力用 *is*？對貨物用 *are*？不，他們都是 *belong*。‘I am thou art, he is——在 Pidgin 英語中是：‘I belong, ‘thou

belongest, he belongs, 你這人不過是別人的所有物。' I am sorry. 這一句話，應該譯成：' My belong sorry. 而這樣說是很有道理的。在這個國家，沒有東西是 is, 一切都是 belongs.

數字沒有變更吧？數字是夠事務式的了，不是嗎？不。在 Pidgin 你不說，One, two, three, 等等，你說，One piece, two pieces, three pieces, 等等。雖然白種人就是由於「原始」的智力，也可以省掉 piece (件) 這個字。但他還是這樣說——甚至於不定冠詞也是 'Piece, One piece girly, 僕人這樣的通知。或者：' Two piece gen klemen were hereo, 這也非常的對；人也是商品，因此都用 piece 來計算！

從古代起，廟宇裝飾着彫像和香爐。房宇裝飾着彩絹和燈籠，女人們裝飾着象牙梳和銀的胸飾。當這個國家裏，一切都成了商品，連男人和女人也成了商品的時候，這些裝飾只能當作裝飾嗎？當裝飾的確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賣，當外國人伸手要牠們，而且使牠們成了一種最重要的商品的時候，祖先的墳墓和屋子裏的裝飾。會毫無利益的棄置嗎？當外國人看來，這是奇物的時候，那在祖先看來，是當然的事物的東西，依然是當

然的事物嗎？在 Pidgin 一切裝飾有一個名字，而且是一樣東西：Curio.

最要緊的是要牢牢的記着 'Kumsha'——外快——這個字。這觀念到處可以找到，但是在這裏，這個字是從商業界得來，從 'Commission'，這個字變來，或者——有一小半可能是——從 Come ashore，這個呼喚變來，用這種呼喚，轉運經紀人招呼過路的船板靠岸，以便划到海船那裏去。

'Kumsha' 是差人所要索的物事，'Kumsha' 是乞丐要素的物事，而商人和公吏却使用着正當的，純粹的英文用語：'Squeeze'，

有兩個字是從葡萄牙人的時代開始使用的：一個是 'Savy'，意思是「懂」，「知道」，「你知道嗎」，另外一個是 'Masky'，在遠東英語界和 Pidgin 英語界，'Masky' 是常常使用的一個字：這是從道地的英語 'Never mind'，道地的俄語 'Netchevo'，和道地的德語 'Schneisseal'，之間的處所變化而來的。牠的意義還沒有完全明白嗎？——Masky—

任何小的物事都是 'Pony'：'Pony' 是利久的小酒杯，'Pany' 是小孩子，自然，

‘Pony，也是那蒙古種小馬，爲了少許運動一下，主人在早晨騎了牠跑一跑，因爲不這樣，運動的機會全被黃包車夫佔去了。

‘Topside，的意思是上面，‘Bottomside，的意思是下面，‘Chop-chop，——一句廣東話——意思是快，而‘Oed，是老。

這樣公布了 Pidgin 英語的字彙以後，我們現在可以重印牠的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一隻名叫‘Lo-Le-Ley，（註）的歌。爲了使得讀者容易懂一點，我們在歌中保存着 R 這字母，中國人——真是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總把 R 讀成 L，因爲他覺察不出 R 和 L 之間的不同來——對於他，兩者都 Masky。

歌是這樣：

Oh my belong too much sorry

And then my no savvy what kind

（註）這是 Lorelei 在 Pidgin 英語中的總體。Lorelei 是德國故事中的萊茵河女妖。她常常在萊茵河岸的岩

石上，唱美妙的歌，她的歌聲和她的美麗，引誘着舟子，使他們觸着暗。

Have got one olo piecy story
No wantchy go outside my mind.
That night belong dark and coolo
Rhine Water maky flow all right,
Topside plenty stars very coolo
Looksy down in that evening light.
One nice piecy girly sitting
Too much curio topside
Her golden hair she is fitting
Hethat curio belong very brignt,
Rising-pidein-man pony piecy sampan
Belong very curio inside
He only looksy topside girly

He never looksy waterside.

Masky that pony piecy sampan

Go bottonside very chop-chop

For loreley maky too muchy singsong

And anytime never can stop.

Savy 要是不，你可以在任何書店買到這個Pidgein歌的德文和英文的翻譯；這歌的（註）E.A. Bowring的英譯是這樣。

In vain would I seek to discover

Why sad and mournful am I;

My thought without ceasing brood over

A tale of the times gone by.

The air is cool, and it darkleth,

（註）這歌是海涅一八三十四年所作長詩“Retrun home. 的第三段。

and calmly flows the rhine;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sparkleth,
while evening's sun doth shine.

Yon sits a wondrous maiden
on high, a maiden fair;
With bright golden jewels all-laden,
She combs her golden hair.

She combs it with comb all-golden,
And sings the while a song;

How strange is that melody olden,
As loudly it echoes along!

It fills with wild terror the sailer
At sea in his tiny skiff;

He looks but on high, and grows paler,
Nor sees the rock-irred cliff.

The waves will the bark and its master
At length swallow up, then methou ht
Tis Lore-ley who this disaster
With her false singing hath wrought.

這英譯如果譯成中文，大意是這樣：

我無法知道。

我爲什麼憂愁，

一個舊故事，

老記在心頭。

天空是微涼和黑暗，
萊因河在靜靜的流，
在落日的餘輝裏，
明耀是山頭。

一個奇異的女郎，
一個美麗的女郎，高高地坐在山巖上：

她在梳她的金髮，

他滿身的金飾呵，是多麼的明亮。

用金梳她梳她的金髮，

他正在唱歌：

嘹亮的那迴聲傳來，

是多麼奇妙的古調！

歌聲驚駭了舟子，

在海上，在他的舟裏，

他老望着上面，臉更蒼白了。

他看不見巖石環抱的絕壁，

波浪終於吞沒了小舟和舟主，

於是我想，這是那萊因河上的女妖，

是她。用她那迷人的歌唱，

造成了這次的災難。

祇要稍微研究了各種文字的歷史或原理的人，都會知道，熟諳 *Pigeon* 英語是極有教益的。帝國主義在牠的文字的創造上所成就的自我啓示，是人們再也夢想不到的。

人們也許想知道，對於這種有心造出的文字的一種社會學的分析，是不是已經有了。沒有。有文法、有字典嗎？沒有。牠的全部文學不過是一本題名 *Pigeon Inglis Tales* 的韻文，這是二十五年以前在廣東印行的。作者這樣一位幽默的「詩人」。用 *Pigeon* 語言，他嘲弄一個把廣告上的優待券錯認做鈔票的人力車夫，嘲弄一個縫合了一個英國水手的外衣上面的破綻，就在招牌上大書「海陸軍部指定成衣店」的成衣匠——一句話，他嘲弄着中國人的愚蠢。他嘲弄中國人，可是他們中間最蠢的人，在他們的臀部上所有的智慧，也比這位詩人和他的同類，在他們腦子裏所有的智慧，要多一點——我很抱歉：在興奮中，我信口說了「腦子」這個不適當的字眼。

三 「那裏是海邊」！

到了晚上，港口是屬於通常稱爲 *God* 和 *Leatherneck* 的美國水手和水兵的，縱令酒館裏也有其他海軍國的兵士，而且佔多數，但也還是沒有人敢於反駁這事實。其他海

軍裏的水兵是在服役，因為他們必得服役，所得到的不過是每天一點可憐的分配物，而美國人却是志願從軍的，而且拿着適當的薪俸，的確是很好的薪俸，自然是實實在在的美金。「在你賺錢的時候學習」，招募新兵的傳單，這樣的寫着。

你的錢越多。姑娘們就越愛你：這情形，在中國和在萊茵河上一樣的確實，在水上和在陸上一樣的確實。酒館主人歡迎美國水兵和水手，不大歡迎非美國的水手，他爲了另外一個原因：爲了禁令的緣故。船上沒有酒，港口酒很多，在船上，美國的海軍中沒有一個醉漢，在港口，美國的海軍中沒有一個清醒的人。

酒館主人也是美國人，也是水手，但他們已經不再能夠說美國護照和美國海軍制服是他們自己的了——使一個美國人成爲一個美國人，一個水手成爲一個水手的，就是這兩樣東西。他們怎樣失去了他們的護照和制服的呢？因爲他們是逃兵。實際上，他們就連逃兵也不是，因爲逃兵這術語，包含了下面這意思：逃兵離開他的部隊是瞞了他的長官的，而且陸軍或海軍當局，要緝拿他。可是，他們酒館主人的離開他們的部隊，不但沒有瞞着他們的長官，而且甚至於是奉了他們的長官的明令的，而海軍當局一點也不要

緝拿他們。他們是合法的逃兵，這是別的國家的海軍裏面和犯罪學上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的情形是這樣：他們以前是一隻美國兵艦上的水手，但完全不是令人滿意的水手。他們用賭博或是同性性慾的習癖或是以很高的利率放債，去腐化他們的伙伴。直到有一天，事情鬧到了這樣的程度，艦長叫了犯人來，指着欄杆那面，指着下一個寄港地的那方面。

「那裏是海邊」，艦長說，不多也不少：「那裏是海邊」。

於是這個人就這樣的被指示了海邊，上岸去了，不再回到船上來。却走到最近邊的酒店主人那裏，把他和美國海軍的職業上，金錢或感情上的種種關係，和他對於賭博技術的精通——事實上是把他「在賺錢的時候學習」的一切，獻給他，聽他使用。

有什麼酒館主人不願意雇請一個替他帶來了新顧客，而且除了按百分佣以外，不用付與薪金的合作者呢？要是這位尋求職業的人越了分，那他就會得不到什麼，但是他沒有越分，他的百分佣金使他有個可觀的收入，此外，他還可以從賭博和放債中得到利錢，於是，這位以前的水手自己不久成了老板。要是可能，就在上海。上海是太平洋上

最好的地點，比香港，西貢，馬尼刺和新嘉坡併做一道，還要好一點：在那裏常常有軍用鐵絲網的出現，那裏常常聚集着各級船員，對於他們，我們的朋友是知道怎樣去詐騙的。

水兵們穿着他們的白色的短衣，斜戴着他們那白色的廚子帽子，和他在一道。他教授那些二等水手，火夫和三等炮手去喝各種各樣的混合酒，去把他們的三十二元美金的月薪，信託於兩粒骰子的賭博：要是來賭的人是一個外行的話，那這兩粒骰子所起的變化，比平常從兩粒骰子上面所能期望的，要多得多。可是，人學習到這個，不祇是在賺錢的時候，也是在丟錢的時候。

資格較老的船員也到酒吧間來。他們老早學會了骰子戲是怎樣玩的，爲着證實他們的知識，他們那麼猛烈的擊着骰子筒，使櫃臺有裂成兩段的危險，他們一個月的薪金，遠遠的超過了三十二元美金。他們每個人的制服表露了他們在喝酒上或是賭博上或是青春的愛情上可以化費多少錢。白色的飛鷹同樣的在每一個袖子上撲着翅膀，但縫在那下面的物事。却是各色各樣的，而且精確的表露了酒吧間主人可以從這酒吧間裏的每一個

人身上收多少現錢。帶着紅袖章，縫着輪船推進器的，是汽機間的運轉士，薪俸美金四十二元，水手長的助手縫着一個舵輪，薪俸四十七元，砲手長有兩個交叉着的砲身和三道袖章，一個月可以有九十八元美金來作骰子戲的賭注。主任銅器師和主任電氣工程師有一百一十元美金，而準士官有一百五十六元美金之多。

所有顧客中最受歡迎的，是服滿了四年兵役。而且準備繼續報效的人們。現在，他們有六個禮拜的假期，口袋裏又有四個月的薪水。還有川資，川資每一哩祇有五分錢；但是合計起來，數目就大了，因為從上海到巴爾的摩爾（註）的航行是好幾千哩，這航行根本不會作：這筆川資就花在從上海到上海的途次。這種可以自由登陸的水手，買一套平民衣服，充作平民，却在水手的酒館裏用水手的談吐和水手們談話，在骰子上輸去水手的錢。不同的祇有一點：對於他，登岸的自由，不會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完結，他可以隨便怎樣長久去喝酒和擲骰子；他根本用不着上船，他——他所有的伙伴都羨慕他可以隨便睡。

（註）美國馬里蘭的入口

但是美國海軍執政所採用的，稱爲教育學上的傑作的節儉的教誨，是怎樣的呢？那是這樣的：差不多每一個水手都得留下他的薪水的一部分不領。議定的這數目，這薪金的一部分，每個月由軍需官匯到一定銀行去，通常總是舊金山的意大利銀行。要是水手需要一筆特別費用，竟至負了債——軍需官還是祇知道章程，不知道憐憫：薪金的一部分還是要扣下，匯到舊金山去。

軍需官方面對於上海酒館主人的顧客的這種嚴格，對於酒館主人是一點也沒有什麼不便的。要是譬如，一個有償付能力的海員要用他的儲金的一張支票來償付他的賬務的時候，酒館主人聳聳他的肩頭，喃喃的說，他不要幹這樣的事：他接到從舊金山來的現錢要好幾個禮拜，而鬼知道下個月美金的兌價會低到怎樣的程度（好像美金是一種通貨膨脹的標記，或者好像中國銀幣有着一種向上漲的空前未有的能力一樣。）到末了。他同意把支票打個對折——而他却在任何銀行十足的兌了現。

對於水手，打對折就儘夠了；祇要這數目容許他在 St. George 舞廳買得到够多的舞票，夠他那晚上盡夜的跳舞，或者容許他在朱葆三路那條燈炬輝煌的，喧鬧的小街

上，找得到一個白俄，從她那裏，他可以用他的儲蓄：他的學習的時候賺來的錢作交換，得到一個記念物，帶回家去。

被腳踢指使着的黃包車夫，每天晚上拉着水手們從一個酒吧間到一個酒吧間的奔馳着，他們得着兩角半至五角美金的車資。爲了在中國的地位，美國犧牲了幾百萬元。人們可以看到，中國憑藉着黃包車夫們，得到了這筆錢的一點兒餘瀝。

感化寺

北平一九三二，六月十五日。

我的親愛的兒子：

我寫信來極力勸你不停不息的避免墮落。

突然接到我，你的父親的這種非常嚴格的忠告，你一定會很驚訝，你所知道的你父親的生活態度，和這麼一種道德上的勸戒，是並不調和的，實在，我的兒子，從今天起我知道了有什麼可怕的懲罰在等着我。我要逃避牠們是太遲了——也許悔悟還不太遲罷，但要戒絕我很愛好了的罪惡，是太遲了……

但是，你是你，我的親愛的兒子，你受過勸戒。學着我現在學到的事情罷：你所犯的每一樁罪惡，你所耽溺的每一種惡習，你所牽涉的每一種墮落。你所陷入的每一種惡行，你所違背的每一個命令。你所幹着的每一種淫行，都會得到牠的適當的報應的。

我今天在幾組着色的彫像身上學到了這事。牠們不是藝術品——在外國人爲了我們的藝術品貪婪的來到的中國，在每一個燭台，每一個花瓶，每一件玩具——一句話，每一樣東西——都表現了我們祖先的傳統和匠人的心意的我們這中國，祇有今天我所凝望的這些彫像，是完全沒有帶着一點風趣彫成的，我生平爲了要去勸誘和尚執事出讓他們的聖像和聖器，到過許許多多的廟宇——今天我到「十八獄」廟去的時候，是第一次，我找不到一樣便於轉賣的東西。

這個廟裏的彫像，真正是外國的古董商人——普通總是站在一件真的藝術品的前面的時候——所說的不值一錢的東西。但是，我們這個特別的，幾十年的國度裏的一切，都有他的特別的，幾十年的意義。不值一錢的東西也是一樣。在這裏我要說明：這一組一組的彫像，不是出於藝人的想像；她們象徵着純粹的，露骨的，毫無修飾的，真正的現實。

是的，我的兒子，現實。一想到今天我所看到的東西，我的心還在跳，我的手還在顫，我的膝頭還在發抖；一想到明天等待着我的東西，我的心早已跳動，我的膝頭早已

發抖了。

我請求你，我的兒子，避免罪惡。避免牠。間或也聽一聽我的父親樣的忠告罷，這樣，你將不必用利息和複利來償報每一次的失足。

有一點是實在的：會有這樣的一天，在意志薄弱的時候，你會後悔你聽了我現在的忠告。那時候你也許會遺憾的想起你不必要的還清了的那些債務，想起你高潔的沒有誘惑的那些姑娘。「哦，爲什麼我要放着這種享受不享受呢，」你會不知不覺的這樣的叫，「都是因爲我父親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寫給我的充滿了道學狂言的那一封信的緣故！我萬萬不該聽從他的忠告的！」

在那種時候，我的兒子，在你會咒罵我的將來那種時候，起來，到北平來，去證明我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的信上警戒你的話，是正確的，而且可憐的想想你的父親罷，他死後的命運，你會在那裏，在你眼前的影像身上看到。

爲了你到北平來的這種過遲的巡禮，我要把那到廟裏去的路逕開明給你，我剛剛從那裏回來，我的牙齒還是像一個瘋子手裏的銅鑼一樣的震顫得發響。

洋車夫並不高興拉你到那裏去；他害怕那地獄裏的鬼怪聚集的地方。大概他會把你朝東拉過齊宣門，但是他會在東嶽廟前面的馬路的左邊停下。

這不是你所需要的廟——除非你真正是，上天不容的患了一種疾病。總有在那種時候，你擠過「龜庭」裏面的人羣，去摸一摸銅馬上面相當於你身上患處的那個地方，於是在那用木頭彫成，比活人還大的你的許多同患者一道蹲在裏面的壁龕面前，祈禱和祭奠。要是苦惱你的，不過是一個瘡，祇要在那適當的菩薩身上的適當的地方貼一個膏藥就行了；你會立刻認出那適當的一個；那面貼滿了膏藥，鼻子上，腋窩下，頸子上，腿子後面，到處都貼了。萬一你在馬路上傷了風，或是得了腹痛病，眼睛發了炎，或是患了可以說是由於愛情的病症（但是不，後者不能夠有的——因為，雖然你不是木頭做成的，你却正是爲着摒棄了的快樂，到這裏來的，）那末，你走到用木頭做成的那羣同病者那裏去罷！觸一觸菩薩身上相當於你身上覺得疼痛的地方，眼睛痛觸眼睛，牙齒痛觸牙齒，手足痛觸手足，於是你會好起來。

以後，從那裏走開。朝東走一百步，走到右手邊，走到馬路的對面。伸出枯瘦的手

來的爛眼睛，患癡瘋的乞丐，他祇要在一邊擠着，就要使你進這窄門時。付出代價。以後你就到了「十八獄」，那十八層地獄的廟裏。在那裏，地獄裏面的管區和分區的許許多多的公吏，包圍着你，纏繞着你。

一個方場。一個房子的方陣，四幢有十八間臨着天井的大殿的長長的，高度相同的房子圍繞着方場，十八個地牢裏有野獸，大羣的觀光者站滿了牠們前面的空地。野獸並不是活的野獸，而是用那彫刻的着色的木頭做成的，觀光者不是獸苑裏的懷着興味的觀光者；他們都是戰戰兢兢的懺悔者。你可以說出哪一種罪是他們自知有罪的，因為每一個人都在描摹了對於他們的罪過的懲罰的獸穴前面。

他並不怕由於他的態度暴露了他自己，他也不斜眼着他近邊的人，由於好像是他的同伴一樣的站在那裏祈禱和祭奠的這事實，他們表露了他們也是他的接近的同罪者，他的共同謀殺者，他的盜賊同夥，或是更壞的什麼。他注視着他來世的運命，一種恐怖的注視。

但是你的注視，我的兒子，不必含着恐怖。你面前所描摹的運命，沒有一樣會在來

世降臨到你的。藉着我的父親般的警戒，你避免了牠們。我，你的父親，却沒有避免牠們，因為我的父親沒有使我注意這座引起人的威壓的沉思的廟宇。你還會失悔你避免了罪惡嗎？

或者，也許你以為你可以不被看見的犯罪吧？十八位閻王的每一位頭上都有無數的眼睛；不是外國魔鬼的那種橫的，向外突出，看不見東西的眼睛，而是斜的，切口一樣的，銳敏的眼睛；他的角上有眼睛，他的頭髮裏面和那圍在他頸上的皮領上面都有眼睛——我可以打賭，就是在觀光者看不見的那一邊，他也一定有眼睛。你做的事，沒有一樣可以逃出這麼許多眼睛的。而且每一件事都在大閻王旁邊的大賬簿上記下來了。有一件事是從來沒有而且永遠不會發生的；負債的登錄從來沒有被忘却。負債者要用他們的苦難去清償債務。

地獄裏面的寵臣們，那些生着狗鼻子和蝦蟆嘴的怪物（大概是閻羅王的窮親戚）執行着刑罰。有一個人的心被割了出來，因為他是一個壞奴僕，而且從他主人那裏逃跑；另外一個人被割出了舌頭，這個長長的像蛇一樣的舌頭盤曲在行刑者的手上，這表

示牠是一個說謊的，欺詐的舌頭。看那裏，看他！他們拖着他的頭髮，把他拖到斷頭台，已經另外有兩個人跪在那裏；劊子手已經處決了他們，他們的頭躺在他們的腳邊。也許他們是改革家和煽動家罷？要是這樣，那他們真正是活該！

但是這個小小的孩子——這個被那狗鼻子，蝦蟆嘴的胥吏，用一個木頭壓榨機壓扁了的孩子，到底能夠犯什麼罪呢？這孩子沒有犯罪：他的被壓榨，不過是爲着對於他的父母的一種懲罰——我希望，我的兒子，你不會因爲我的緣故也遭受這種非人性的酷刑。我會非常的懊悔那個的。但的確，像那孩子一樣的死去，比像隔壁的一羣一樣——剝了你的皮，總好一點：有着耳目口鼻的臉相也同樣的懸掛在同樣半裸剝了的手臂上。

千萬不要在你的頭髮上面塗香油罷！這位年輕的人，他們把他掛在天花板上，這樣，他生平用去收拾他的頭髮的所有的油脂，都會流盡。一個剋扣斤兩的商人——陰間的無賴把他反曲起來，一直曲到他們能夠把他的頸子繫在他的腳踝上，於是用一根繩子他們把他吊在屋頂上，在那裏，他好像一位演奇藝的人一樣的垂擺着。此外——他還吊了一個秤錘：他騙取了多少斤兩，秤錘就有多少斤兩重，悲哉！

三個人被強迫爬進一個燒得通紅的管子裏去；在裏面的一個是女人，外面兩個是和
她有關係的男子：這就是通姦的代價，悲哉，悲哉！

這裏有一個男子，他的頭插進了這地獄的大鍋裏；那裏有一個嵌在裂開的樹幹的裂
縫裏的人在和樹一道被鋸斷。這裏兩個不貞的女人，一個穿青衣的妻，一個穿紅衣的
妾，在被迫着吃掉她們的情人；這用意是在懲罰她們呢，還是在懲罰他的情人，不大明
白；無論如何，兩個女人的臉上的神色無疑的是不愉快的，而男子的面部已經被吞掉
了，因此，觀光者無從判斷他的表情。重利盤剝者和偽證者被人滾下一座山坡上插滿了
尖刀的山嶺，悲哉，悲哉！

生時沒有清償期票的人，不要以為死會解除他的債務。哦，不！每一個小錢都要用
肉體的一部來抵償：這是地獄的通貨。要是肉體的各部不夠抵消所有的票據的話，那
末，不足之數一定要在來生去補償，在來生，負債者會生做一個殘廢的人。這裏有兩個
負債者跪着；在他們旁邊，債主把那早過了期却還沒有成爲廢紙的期票呈給陰司的判
官；同時，地獄裏的獵狗——露出本相的地方審判廳的皂隸——貪婪的把他們的爪子伸

向所有可以扣押的肉體的各部去。

一對淫蕩的男女。他們睡在那裏，正像他們平常睡着的那樣。但是這一回他們躺着的，不是柔軟的枕頭，不是有着高低起伏的鴨絨墊被的「炕」：他們躺在一塊鐵板上，在那上面燉煨。熬煎，一直到他們失掉了他們的視覺和聽覺，最後，連他們的觸覺也失掉了的時候。

可怕的，使人麻痺的，驚心動魄的情景，在那第十八層地獄裏，在那一切地獄的地獄裏繼續着。大閻王坐在這裏，手裏拿着笏和決算表；而且對那帶到他面前來的每一個人，判定他再去投生人世的時候，他該做個什麼東西。

帶着猶笑和嘲弄，差役把判決傳送一個罪人：判決是一塊破碎的，褪色的駱駝皮，這表明來生他要做駱駝。第二個將要變做一個暴烈而又不無危險的老虎。對於第三個，他們遞送着一張魚皮，使人想起了他下季的服裝的款式。你也不會願意披那第四人的皮的：那是一張野兔的皮。

但是在極左邊站着一個人，他們帶着惡意的滿足看着他，交給他一張患疥癬的老鼠

皮——不，不是一張毛皮；是佈滿了出膿的瘡毒的一張大老鼠的沒有毛的禿皮；因為這個人起來反叛了元首和政府 and 僧侶。

你可以親身看到，在中國陽間反對制度所要忍受的刑罰——最近有五個二十歲的詩人被活埋了，——比起這種犯罪在中國陰間通常所遭受的刑罰來，還要合乎人道一點。

憑着一切神鬼的名，我的兒子，服從元首，服從政府，服從僧侶；永遠不要懷疑他們的權限，這樣，在你死後可以重新回到人間來做一個公民和納稅者。

這樣，要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有什麼患疥癬的，禿皮的老鼠從你的路上跑過的話，你可以意識明確的參加追捕，而且完全撲滅這種可惡的醜類，因為你會聽從你的懇切的父親的忠告，永為現在統治當局的忠僕。

你的慈愛的父親白洛游 上海買辦

附白：要是由於你終生絕棄娛樂的結果，看到這種慘象，你會體驗到某種性的快感（像今天和我一道參觀一個懲戒寺的幾個青年人一樣）的話，那你不必煩惱。淫虐狂似乎不是一種該罰的犯罪；相反的，所有的鬼都公開的沈溺於這個，而且也許他們對於有同樣傾向的靠他庇護的人，比較的懷着好意。

堆棧

這簡直太混雜了，人所看到和聽到，尤其是嗅到的一切。斜路和平臺和高架通路把各種各樣的堆棧聯成一個莫大的混合體。負着重物的苦力蹣跚的走下傾斜的斜路：「咧拉，咧拉，」前面的人這樣的唱，「我來了，走開。」「咧拉，漢拉，」後面的人這樣應和着，「走開，讓我過去。」

咧拉，咧拉

咧拉，漢拉

這種懇求不是特別對於我們也不是特別對任何人而發；當他們並不要使得什麼人注意他們來了的時候，當他們並不要請什麼人走開，讓他們過去的時候，他們也這樣的唱着。在他們帶着小的快捷的，搖擺的步子負着重貨的時候，或是在他們——這是上海特殊的街景——五個或十個一道拉着一輛載貨的貨車，拉着重貨，拉得身子差不多俯到了

地面的時候，他們都哼着這個調子。這同一的六個音節在這傾斜的道路上無窮無盡的噙喻的傳下。

咧拉

咪拉

漢拉

每隔幾分鐘，這種苦力的歌唱會被一隻輪船的汽笛的尖叫聲吞沒。船隻和堆棧並列着：在百老匯路，在楊樹浦路，在地皮比公共租界便宜許多的浦東。

堆棧在這裏被寫稱爲，godown，這個字使人想起狄更斯時代的一個有頰鬚的倫敦商人的形象，他叫他的學徒到地下室裏去拿一捆襯衫布料上來——go down，

但是上海的godown和英文字ga dong沒有關係；這個名字是從馬來話godown，來的：人不要下，godown，人要上，godown，這不是家長時代的地下貯藏室，而是一種最現代的混凝土所造的建築物。要是這中間有什麼使人想起狄更斯時代的物事的話，那就是勞動狀況；上海的倫敦商人固執着狄更斯時代的勞動狀況而且注意的不去改變牠；

連他們在英國改變了的那種樣子都不使牠達到。

關於上海的工廠，有統計和社會調查的結果的發表，但是關於堆棧，却簡直沒有文獻的存在，雖然在中國，製造的東西，比在商業的過程中處理的東西要少得多，而這一切的处理都是在堆棧裏面進行的。

有的出口貨商號有牠們自己的堆棧；有的堆棧屬於不動產和轉運公司，牠們把房屋出租給各種貿易部門的商號，因此，繞着一連堆棧走了一遍以後，人差不多可以明瞭外國貿易的整個結構和許多工作的方式。

門都敞開着：貨物在搬運進去，在苦力肩上的竹扁担上垂擺。苦力背着棉子包，喘息着在傾斜的路上走。

漢拉

咻拉

咧拉

他們得辛苦的工作，而接受他們運來的貨物的工人們也是一樣的辛苦。不停不息

的。他們的腳踏動旋轉的機器，不停不息的，棉子衝擊着輪盤，落了出來。剩在裏面的只是以前黏着在棉子核上的茸毛，這是一切棉料中最沒有價值，却還要作爲製造的用途的東西。茸毛和塵埃在空中轉着漩渦，去掉棉子的污穢的棉堆沿着牆壁堆疊着，同時也到處散布着；工人們在這種灰色的堆子上吃他們的飯，而那些還不能派與工作的那麼小的小孩子們，在棉堆的四圍遊戲。

隔壁是梳花間。從紡織廠運來的棉紗的殘屑，羊毛和棉花，由女人和小孩子們按照顏色和品質分類起來，把牠們撕碎，而且分別的歸入牠們原來的成分裏面，正和造紙廠裏的碎布一樣。

苦力們負着一包一包沒有分類的碎屑走了上來。

漢拉

咻拉

咧拉。

苦力們負着已經分類的材料走了下去。

喇拉

咻拉

漢拉

從那把山羊，鹿，伶鼬和家兔的皮革裝成包裹的長長的堆棧裏，腐肉和石腦油精的臭氣透入了每一層樓的每一個房間和每一個走廊，在斜路上飄浮和棉屑羽毛的塵芥和腸子以及院子裏面的油潭的氣味，和那繫在建築物的旁邊的輪船的烟攪和起來。

女人和小孩子們坐在籃子上，坐在籃子的前面，在從那絲廠運來的殘屑裏揀出蠶繭碎屑，準備牠們作爲工廠製造的用途。

舖牀用的羽毛是一種重要的出口貨物。從長江流域運來的千千萬萬的鴨子在春天被宰殺了：牠們的羽毛不是拔掉的：牠們被人放在開水裏面拖過，因此羽毛連着牠們自己的——當然，常常是這樣，一片片的皮，同時連着蹼和嘴壳一道脫落下來，羽毛放在戶外曬乾，而在這種過程當中，牠們需要不斷的翻轉，這樣使牠們不會在中國太陽的熱力之下晒焦，或者甚至於着火。於是牠們被人緊緊的踏成一道，而且被裝成一百五十斤至

兩百斤（九十至一百二十公斤）一包的土薯包裹。許許多多的鴨子繁殖在沼澤很多的中國：許多的商人，白種和黃種人，埋伏着等待牠們的羽毛，銀行墊錢給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墊錢給經理人，經理人墊錢給收買者，收買者墊錢給餵養者。錢是這樣的流轉，而貨物朝着相反的方向流轉。

這裏，現在牠們在堆棧裏了。除了做肥料以外沒有別的用處的翼的尾羽被分開了：其餘的，被人拿到編織的篩子上，擦着羽毛去清除上面的外來物體和眼看不見的污濁物，白堊，甲殼的碎片和沙子。塵芥和羽毛騰成了濃霧：在這裏工作的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的嘴上都繫着一塊布，要不然他們會嗆死——最新式的混凝土建築的建築物沒有通氣孔，也沒有消除塵芥的裝置。

茸毛和羽毛用水壓力壓成了三百斤重的包裹（一百八十公斤，約值三百五十元；）當壓榨機的板相互移近的時候，機器拉了一張緊密的覆蓋物掩在羽毛上面，而溼的稻草繩和鐵的帶子把牠們緊緊的繫住。

許多鈞苦力把這種沉重的羽毛包裹挑在他們的竹扁擔上，於是壓彎着腰，成單行的

從堆棧走下通到走外洋的輪船上去的通路，同時，粗陋的縫了起來的裝着不潔的羽毛的袋子從內河輪船上運進堆棧，苦力的交替的歌唱，在斜路上混和着：

喇拉
漢拉

咻拉

喇拉
漢拉

腸子的貿易在堆棧裏也有牠的位置，而且對那難於忍受的臭氣的音階獻出了一些音程。中國不製造臘腸，因此所有的腸子可以運到歐洲去。牠們從內地，從那出產牠們的動物的地方運到這裏來，而且從腸口灌滿了水，一直到牠們緊緊的纏着的時候。凡是有腫瘤的地方，腸子就被割掉了，這樣，整個的腸子就有着整齊劃一的圓柱徑。工人穿着木屐站在木格上，水常常一直浸到了膝頭，當他們量着腸子，割切牠們，而且把牠們裝進密不通風的琵琶桶裏的時候。空氣裏充滿了動物的腐敗物和腸子裏面原來的東西的氣味。這裏沒有小孩子工作；臭氣是足夠使得成人也要嘔吐的，我們不能斷定，輪船汽笛的尖聲，是使得我們更加接近暈厥呢，還是使得我們免掉了昏迷。

在倫敦船塢區域散布於各街道間的氣味，在這裏是會各在一個房子裏的。這個房子比倫敦的造船所要現代化得多；太晤士河流域很少有這種帶着平靜的威嚴，聳立空間的花崗石色的燦爛的房屋的正面，也很少有這種很好的用水門汀築成的斜路。另外一面，倫敦的船塢，到處裝備着強大，沉重的木料造成的昇降機，用電氣管理的起重機，一直通到堆棧裏面的鐵路，和整套的運輸小車。在黃浦江邊，這一類的東西通通沒有。就是五百年前在歐洲港口的木框屋端突了出來的起貨機的托梁，也還沒有爲了上海这个大城市發明出來。

比最廉價的機械還要廉價得多的，是中國人：他的手是昇降機，他的手臂是鏈條，他的肩是運輸小車，他的腿是鐵路——這些機械不需要機械師，不需要燃料，而且雇主的機械是一個人的時候，有了點缺陷，並不花費他什麼。

混雜代替了規則，武裝代替了機械，鴉片烟代替了食物，傳教師代替了教師，巡捕代替了工會——這是歐洲給中國的贈與。看，聽，嗅和感覺堆棧裏面的這種生活罷：看那帶花的灰膏和羽毛的絨毛裏面的小孩子們，聽那負着重物的苦力們的喞喞的歌唱，嗅

那腸子和皮革的氣味，而且覺察着西方文明在這裏施與了和沒有施與的一切罷。

堆棧祇有在包藏食料的地方是乾淨的。單單是英國，一天要喝一萬萬杯茶，都是從中國和錫蘭運去的。茶棧的房加了無限的用心；有氣孔的建築物，木質的地板，這個不像混凝土地板一樣的發潮，在茶山裏面，採茶者——他們一天採摘十五磅茶葉，得工資六分至八分——爲着英國的喝茶者也許會表示很少的考究：在棧房裏有細篩和洗得乾乾淨淨的手在工作，這樣，使得那等待裝運的茶葉上面不會留着小粒的砂子和小塊的泥土。

在蛋的棧房裏，在那屬於美國商號的漂亮的光線適宜的建築物裏，衛生學的君威，同樣的施展着威力——一切都是爲了商品的利益，爲了顧客的利益，爲了顧客的胃的利益。工人們繫着白色帷裙，打蛋的桌子，常常是嶄新的，那把蛋黃從蛋白裏分別出來準備運送到製作雞蛋麵條，通心粉和蛋黃醬的工廠去的乾燥室，也是一樣的。

苦力們負了裝有這種容易破碎的貨物的沉重的箱子，從棧房的冷藏處，通過碼頭的夏天的光焰，走下輪船的冰藏庫。

喇拉

咻拉

漢拉

走過通路的時候，每一個苦力接到一根小小的竹籤，他把這竹籤交給工頭；得着固定的工裏的工頭，依照交來的竹籤的數目，付出銅板。在堆棧裏，上面蓋着公司戳記的竹籤，是工資的標記；普通每天十二點鐘的工作，賺七十個銅板。

飲料筒是由飯舖供給，在對面房子的門口或是在一個街頭負販者的肩上可以找到。伙食是從飯舖裏拿來：一碗飯，幾滴綠色和紅色的醬汁，一個粉糰。值十二個銅板。和這一道，他們喝着用一個銅板買來的開水，要不然，就用磚茶，這是質料最低劣的東西——捏成小球的茶屑。

我們在學校裏知道的，住在歐洲，有着潔白的肌膚，坦白真誠的眼睛，強大的鼻子和完美的體格的印度——德國——高加索人種的例子，在堆棧裏很少看到，他們祇做會計員和監督人；在蒙古——中國人種只換一次班的時間裏，他們要換兩次班。

我們看見一個苦力，被他們的同伴圍繞着；聽從着他們的指導，他正在用棉布和黃麻包紮他的剛剛壓壞了的兩個手指。

應急療治的事——且不要說裏傷處罷——這裏是不知道的；但是，對於火災，却有充分的戒備；有了水龍軟管的設備以來，水管是用軟鉛釘住的，要是失火的時候，軟鉛會立刻鎔化，水會自動的淋潑着房子。

下面停着許多的獨輪小車，等着三四個大人或是七八個小孩子坐在車輪的左右，被推回家去。

這些成熟了的和沒有成熟的乘客的頭，在他們的胸前無力的垂擺着，他們的手臂無力的垂下，這些手臂曾經把中國的出口貨準備裝運到歐洲和美國，茸毛做枕頭，蛋黃做蛋黃醬，腸子做臘腸，絲做衣衫，毛皮做毛皮衣服。

南京

什麼，南京是一座沉悶的城池嗎？

我完全不能同意：相反的，我覺得他是多刺激而又有教益的。譬如，今天——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我們看見準備開上戰場的許多軍隊，通過中山路，走了好幾個鐘頭。

那末，這有什麼呢？馬路是爲了（軍隊！）運輸而築的——這個不是新的事實——而中山就不過是一條馬路。

中山並不就是一條馬路；中山同時是孫逸仙流傳遠近的戰鬥的名字，爲了紀念他，馬路起了這名字。

爲什麼軍隊不該從一個起了孫逸仙的名字的馬路上通過呢？難道孫逸仙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嗎？他不是國內戰爭中的元帥嗎？要是他還活着在世的話，他不會親自帶領軍隊

通過這條馬路嗎？

誠然，軍隊通過他的馬路沒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孫逸仙不是和平主義者，他是國內戰爭中的元帥，而他，要是他還活着在世的話，是會親自帶領軍隊通過這條馬路的。但是，決不會帶領這些軍隊。

不會帶領這些軍隊？但那可不是十九路軍嗎？那不是六個月以前在上海和××人對敵，而且使他們停止了前進的十九路軍嗎？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不是孫逸仙的精神嗎？

是的，那是孫逸仙的精神。但是現在他們是開去打蘇區，而他們從中山路經過，從孫逸仙的馬路經過。那也不算什麼嗎？孫逸仙說過，每一個共產黨的敵人也就是國民黨的敵人，而且應該驅逐。他的信仰宣言——那使他招致了中國資產階級的仇恨和他們用着英國武器的武力抵抗的信仰宣言，是怎樣說的：「因為俄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的新的生活開始了。因此：讓我們今天來祝賀這革命，而且讓我們摹仿俄國人罷。」蘇維埃俄國人，中國得了他們幫助建國之勞而且受了他們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之惠的蘇維埃俄國

人，不祇是在政治上是中國唯一無二的模範；不，在軍事上也是一樣：「俄國的紅軍得做你們的模範！」檢閱廣東政府的軍隊的時候，孫逸仙對他們這樣的囑着。

而現在，軍隊是在開去打中國的×軍。一個月以前，他們從上海近郊被調到南京。為了整頓的目的，每一個人的心和肺都受了檢驗——當然，並不是醫學意味上的檢驗。露出了不能做一個盲目的反動工具的最輕微候的人——他就要毫不客氣的被開革。被革除的人由其他部隊的可靠分子補充了。家喻戶曉的舊名稱，却依舊保留，十九路軍。一切都馴順的照辦了，每個人都嚴格的依照德國軍官，那軍事「顧問」的訓練，馴順的受了訓練，有三十個德國神聖共和國的軍官。他們和保爾上校一同過來，而且取得了×××的信賴。最初，協約國害怕德國人給他們同國的實業家訂立過多的軍事合同。但這個到底有沒有發生，目前在列強看來並不怎樣的重要，因為德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的裝備和訓練，是不能夠失掉國際帝國主義的歡心的。無論如何，這個職位，要是換了美國軍事專家來擔任，對於英國會沒有這麼方便，要是換了法國軍事專家呢，對於美國怕也沒有這麼方便。

沒有裝備，沒有訓練，公然抵抗了日軍的十九路軍的裝備和訓練，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極度，已經可以開去打中國，打那正在和平的進行他們的建設工作，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封建統治，沒有外國人，沒有鴉片煙，沒有私人銀行，沒有兒童勞動，沒有販賣兒童，沒有傳教師，沒有內地稅，沒有土匪將軍，沒有賄賂的蘇區了。

在這裏，在我們面前跨着步子走過的許多士兵，我們曾在閩北的避彈土室裏會見過，但是我們不認識他們了，他們裝束得這樣漂亮了。

不，不，南京再也不是一座沉悶的城池！就是不離開中山路，也可以看到一切種類的物事。

藍灰色的葛巾制服，綁腿，革帶，像奧大利亞的皇家軍隊所載的高帽子；祇是那縷着佛蘭茲，約瑟夫皇帝的姓名首字：K. J. H. 的帽章換了國民黨的藍色太陽的帽徽。要是沒有一個太陽頂，一個太陽遮蔭，一個太陽背，在每個兵士背上，上下顫動的一大堆柳條編製物，而且沒有繫在每一個人的腰帶上，以備在冷水裏或是溫熱的茶水裏浸濕，

去潤臉孔的手巾的話，這些縱隊，可以看成歐洲的軍隊，軍官們都攜着手電筒，是那末大的手電筒，看去倒像將軍們的指揮棒，是誰設法把這些軍需品騙賣給中國人的呢？手電筒是中國新式軍隊最惹目的特色，正像攜帶用的熱水瓶是日本軍隊的最惹目的特色一樣，兵士們小孩樣的胸口上，都佩了一個獎章，裝備和訓練都完全了——現在是開去打你們的同胞和階級兄弟，儘你們可能的多殺他們一些吧，這樣你們會再得一顆獎章的。

走了他們，官家很歡喜。雖然十九路軍已經洗刷過，但究竟還是十九路軍，各等級，還有很多在上海參戰的士兵，他們沒有奉南京的命令，就截住了日軍進攻的路，而且不執行南京的投降條約。×××，在那由他的衛隊護衛着的軍事學校裏面的他的保壘上，向外看着，安心的舒了一口氣；財政部長×××，從他的北極閣別墅裏朝外面窺着，安心的舒了一口氣；國×黨中央所有一切短小精悍的委員們，和列強公使們的公使（這些公使自己都住在北京，到政府所在地要兩天火車。）大家都安心的舒了一口氣；看着這開走的軍隊，人人都安心的舒了一口氣。

軍隊在下關碼頭，上了那繫在岸邊的古老的檸檬色的揚子江的民船，最新式的砲艦

停泊在大江的中心。要是運兵船上竟發生了騷擾的話，砲艦上會要更加的騷擾。平靜證實了這點。第六十一師已經上船了；第六十師和七十八師正經過我們身邊，到碼頭去。而明天，在中國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就可以稱賞不已的報告，十九路軍的最後一半已經毫無意外的從南京開出，正在向蘇區進發的途中。

在一切官方記錄中，「蘇區」和「共產黨」這些字眼是不能沒有引號而使用的；孫逸仙是過於強調的說過，每一個共產黨的敵人就是國民黨的敵人。因此，當「共產黨」是意味着沒有引號的共產黨的時候，總是指稱有着引號的「共產黨」。但最好是稱赤匪。稱赤匪就不用着引號；相反的，用了他們倒是一種該被懲罰的罪惡。這種用語連在中國刊行的英國報紙也採用了；在他們看來，赤匪和共產黨是一樣的，而且要他們規定有引號的「共產黨」和沒有引號的共產黨之間的差別，也很困難。

而中國的法院，總是用下面這一個公式來定共產黨人的罪刑；「因有反動活動。」這樣，法官宣告判決，大意謂被告顯會參與反動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他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銀行的統治權，反對放高利貸者而且反對鴉片煙。

十九路軍現在開上戰場去，就是去進攻這種反動份子的。已經有大批的軍隊抱着這同一的目的開到了贛省。一九三〇年九月，有一個包含了一隻英國砲艦，一隻美國的，三隻日本的一隻意大利的砲艦的和陸的軍團，開去打長沙；當美國，日本（牠派了三隻兵艦），英國和意大利決定去鎮壓「反動」的時候，他們中間的一切爭執很快的都被忘却了。

雖然是這樣，蘇維埃還是在擴張牠們的區域，那時候，蘇區已經有五千萬人口。雖然是這樣？正在因為這樣呀！××黨爲了牠本身的目的，請了外國軍隊去打中國的這事實，連蘇區以外的中立的農民，也被激怒了。

因此，這個第二次是再不行了。南京政府應該表示牠能做什麼。一九三一年二月，江西「×軍的圍剿」，開始的時候，用了在軍政部長××閣下親自指揮之下的十五師兵力。到六月，「上帝的選民」去援助他：×××率領了三十萬人。以前從來沒有這樣一種兵力調去進攻單獨一省的。

一種沒有引號的圍剿。被圍剿的是鄉村，圍剿了留在鄉村裏面的老人和小孩，圍剿

了畜產和收成。祇有一樣東西却是圍剿不了的：紅軍，紅軍是農民組織的，三個人，裏面至多一個人有槍，每一枝槍不過兩發子彈；用了這樣的武裝，他們却和具備了二五六尊歐洲的野砲，一二架飛機，還有機關槍和外國戰略專家的一枝軍隊作了長長六個月的遊擊戰爭。終於，國×黨的師團被驅逐了，正和普魯士——奧大利——法國王黨亡命客的干涉軍隊，被法國革命中的共和主義激烈派的青年軍隊所驅逐，正和法——英——美——德——捷——日——自衛軍的軍隊和艦隊，被布爾雪維克逐出了俄國一樣。這是一個事實的例證：就是技術的優越成爲唯一決定的標準，祇有在戰爭的結果兩軍的階級利益都是一樣，那就是說兩軍都沒有的時候。在××政府和人民對抗的戰爭中，階級的利益不是一樣的。

在紅軍奪獲的戰利品中，有三架飛機，飛機遮上了一個防護的頂蓋，直到今天，還是一動不動的停在那裏；沒有人能夠駕駛牠們，這是失敗了的××黨的報紙不絕的嘲笑的事實。政府的軍隊敗北以後兩個月，「停止征剿」被宣布了，理由是日軍佔領了滿洲，使民族利害集中在外敵身上的事，成了必要。回來以後，軍政部長何××閣下，在

國X黨第四次大會上說明了整個的軍隊竟連一個革命的省份也不能克服的理由。「被赤匪所佔領的區域的居民都幫助這些有罪的羣衆，而政府的軍隊就是要得到民衆的最微小的幫助也極困難。」但何X先生還是能夠使大會存着某種希望：「赤匪的兵營裏面發生了一種傳染疫病，而且由於醫藥救濟的缺乏，大批的人正在死亡。因着嚴冬的到來，他們的困難，不絕的增加，因為他們祇有少數的人備有冬衣。」

「紅軍」連冬衣也沒有的這事實的提到，大會上的人們聽着，是不是帶着歡喜，這在記事錄裏沒有敘述，總之，決議案宣布了對於赤色威脅的一次新的圍剿是政府首先的職責：大會認爲北中國的被日軍佔領再^也沒有這樣的重要。

爲了實行這個決議，在上海自願投軍去抵抗日軍，保衛他們的家和家族的士兵們，現在要開去攻打他們的祖國，攻打他們的祖國中正在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區域了。但是這同一的士兵們，帶着他們的新來福槍，他們的灰色制服，他們閃着光輝的獎章和他們的手電筒，是不會得到「軍令」許給他們的勝利的。這種勝利是要憑着什麼造成？牠將怎樣去獲得？分配了的土地的重新合併？把鄉村拿給封建領土的重新分配？賄

路制度的重新開始？罌粟花田的重新耕種？傳教師的重新進去？新的學校，印刷所，圖書館，新聞紙的封閉嗎？

他們想着用武力強迫一種人民重新陷入無知的境地是可能的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日，在瑞典舉行的中國蘇維埃大會上，有人報告了在四年以內，六個×區有八百萬人民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可笑的，却又無不條理的，英國報紙把這個數字加了一倍，而且寫道：「有一千六百萬人民被教會了讀書，這樣，有煽動性的宣傳印刷品，可以接近他們了。」馬克斯，列寧和孫逸仙的著作刊行了一百萬冊。有一個城市，因為紙張的缺乏，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很快的全部賣完了，人民拿着他們自己手造的紙張，走到印刷所，親自從鉛字上印刷那本書。一個美國人通信到上海的「晚報」說，「在和匪區接界的所有的區域，飾着有名的共產黨煽動家馬克斯和列寧的頭像的紙幣，被看成了十足通用之法幣」。

什麼？軍隊開走以後，南京就再沒有有趣的物事了嗎？講到其他，這是一座沉悶的城池嗎？

我「完全」不能同意！譬如，看罷，掘鑿是怎樣的在每一條馬路上進行。這個不是市政事件，這是一個政治事件，還是英國爲了南京一心一意的竭力想去剿滅紅軍，付與南京的酬報。

從一九〇〇年起，要中國人負擔的賠款，最近幾年投資給中國自身了。美國人爲了宣傳的緣故用庚子賠款派送中國人到他們的大學去。但是這些學生，沒有變成黃色美國人，却總是成了外國統治的反對者和革命的信徒。

⑤英國沒有美國這樣傻，英國交出這筆中國錢，專門作爲建設交通的用途，而且作爲購買英國能以很好的價格供給的那些必要的用途。我們看見到處在建造出入口，因爲牠們是屬於「交通」一類的；我們看見這屬國政府的首都到處在建築防禦工程；我們看見到處在安放水管和電線，一個播音台在建起來了，這樣，英國的實業可以賺錢；我們看見到處有房子被折毀，讓路給寬闊的馬路，沿着馬路，在這政府的堡壘的防衛上並不需要的所有的人可以便利的派去打人民。

出入這城市是非常困難的。古舊的城牆，那繞着城市的雙重的圓圈，和通過城牆的

有着守衛的城門，都修繕了，雖然飛機決不慣於從城堡的城門飛過，而從海軍大砲射來的砲彈從來沒有被城堡的城牆困窘。步兵連在每一個拱門下面守衛，並不是爲了抵禦現代的砲兵……準備抵禦的敵軍沒有轟炸機，沒有兵艦在揚子江，而且沒有現代的砲隊。準備抵禦的敵軍不是外敵。他隨時可以來到城門的外面。南京是常常準備着逃的。

每一個人都被阻在城門口，而在你可以走進這「人民的黨」的城市和牠的政府以前，你是什麼人，出身和職業以及許可你進城的證書，衛兵都加以精密的查問。貧窮聚集在城外，在從火車站到城門去的中間。但是在城內，也有比你所能想像的更多的污穢和悲慘。

種稻者和花緞織造者的水田和茅屋是在堅固的裏城的裏邊，或者是在秦淮河的堅固的河堤的蔭下。頹敗的木舍是花緞織造者的工場，他們用了舊的里程碑支撐着他們的織機。花樣在織工用腳踏動的十根竹竿之間織了出來；裝着貴重的金線的梭從左到右的梭動，孩子們把黑線和金線連接起來。你會想着他們是在毫無意義的祇是在空中白白的工作的動着他們的手指；接線是這樣的快，使你看不到線。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孩子們

點着他們的頭，最初是向右邊，其次是向左邊，好像「腳踏車六日賽」中的騎者一樣。他們不能抬起頭來望，就是一個客人來了也不能望望。飛翔在絲絹上面的，是四隻金色羽毛的飛鳥，就是剛剛生下來的，也一樣飛翔。他們消失了，於是又有四隻新的金色羽毛的飛鳥，和以前的同樣，飛翔在絲絹上面。牠們的出現和牠們的消逝是在一種污穢和飢餓的氛圍裏發生的。貴重織物的織工的老婆乞求着一種小小的施捨。

織工不能發賣他的花緞的一碼；所有他的織造品早在牠們織好以前抵押給浙江的絲線批發商人了。到處有乞丐圍繞着你，虎列拉和麻瘋都很猖獗，而且沒有東西制止牠們。

許多的災患潛入了這城市，不管居留的限制，不管這雙重防衛的城市的防衛。雙重防衛？是的。南京有物質的堡壘，同時也有意識的堡壘，而意識的堡壘也是物質的一種。實在的，我一點也不懂，南京怎樣可以被稱為沉悶的城池。

意識衛城的砦堡高高的屹立在空中：孫逸仙的陵墓。就是在華盛頓的林肯的宏壯的陵墓（很明顯的，這邊是摹仿牠的，）也沒有這樣的豪華，這樣的浪費。千百萬的金錢

花費在民國的這一個巨大的建築物上面，明陵就是在隔壁，明陵就是在隔壁，似乎是十分應該的。明朝統治了中國三百多年，而孫逸仙，這位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僅僅幾個月以後，就要讓位給那自命爲天子的清朝的官吏袁世凱。有四次孫逸仙被逼得逃開了民國，他懼怕民國的統治者，正和以前懼怕帝國的統治者一樣。當他做了廣東政府的總統的時候，他——這位民國革命者——在大實業家和列強看來是過於關心社會狀況了。他們整頓了廣東的商團去反對他，而麥克唐納勞動內閣執政的英國供給了他們的軍火。反對者的對抗使孫逸仙理解了他們的利益，充滿了含糊和妥協的他的主義，變得更加的界說分明，而且更加的集中於社會的變革了。

一九二五年，他死了，他葬在這裏。有一個啓羅米突的距離，裝飾着花瓶，方尖碑和柱石的寬闊的大理石階段，通到這達於極度的大建築物，通到那巨大的影像，通到那石棺。而這壯麗的陵墓却並不祇是侈靡的大建築物；牠是有着實際目的的建築物[一]。一千萬元並非虛擲。意識的防衛看，我們是怎樣的尊重孫逸仙，我們是怎樣的服膺於孫逸仙的精神。「我們」——那些南京的現在的政治者，那些被孫逸仙認識了而且辱罵了的人

們：這些墮落的革命者，這些假革命者，在最近幾年間，除了爲他們自己打算升官發財以外，你沒有看見他們做過什麼。這些人敗壞了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偉大的主義，而且使牠荒謬可笑了。你們和這一類的人斷絕關係，而且忘却他們吧……」

官僚們自己實行了這種絕交，一種浴血的絕交。現在他們掌握了政權，沒有一樣，沒有一樣孫逸仙的教訓被他們實現了，沒有一樣事情是他們企圖實現的。外國人，他們的統治是他所猛烈反對的，却成了他的繼承者的保護人；他所創造的工會變成了各業工人的黃色俱樂部；他的革命的農民協會被解散了；賊黨們——支加哥資本主義的標誌——享受着政府的恩惠；土匪將軍們——封建統治的標誌——是帝國的聯盟的王子；鴉片貿易很繁盛，軍火貿易很繁盛，兒童勞動很繁盛，釐金稅收很盛繁。

恪守孫逸仙的理想孫逸仙夫人不得不住在上海的外國租界，被列強的十四個暗探機關偵察着，而且她要走進中國地界，她很可能遭受那自稱是她丈夫的黨的那個黨的狙擊；在外國人當中，她的唯一的朋友是美國女作家阿格里斯沫德萊 (Agnes Smedley) 和那圍繞遭受各方面的迫害和摧殘的雜誌「中國論壇」周圍的勇敢的一羣。

開去攻打X區的軍隊，通過這條取了一個人的名字的馬路，這個人在他臨死的時候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莫斯科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領事館是目前上海黃浦江岸上的唯一空着的房子。但是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們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工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被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次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

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註一）

他死了，而中國警官們，好幾百人，強暴的闖進了北京特許的外交區域，侵入蘇維埃大使館，逮捕了使館僚屬，抄去了一切書信和文件，而且佔據了房屋。在上海江岸上的高價的地址中，祇有一個是不再被使用了，一座單獨的房屋空在那裏，那白渡橋邊的蘇聯公使館。（註二）

這是××黨對於孫逸仙的最後的，他的最緊切的訓諭：「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的駁斥。

一座空的房子可以比一座住了人的房子更饒趣味。一座有着新而壯麗的陵墓和綿延不斷的軍隊行列的公吏和官僚的城市，未必是沉悶的。

我覺得南京「一點也」不沉悶。

（註一）這封信的中文，照錄「中山全書」所載。雖然他和基希的書的英文譯本所引文字略有出入，我却一個字都沒有改動他。

（註二）這篇報告，寫於中蘇復文以前，故云。

街 道

北平的維也納。當我們迷失在錯雜的小小的中國街道中間的時候，卡爾，馬克斯的一句話：說奧大利是德國的中國的那一句話，（註）就映進了我們的腦海。於是我們真的覺得我們好像是在一個亞洲的奧大利，在一個中國的維也納一樣。愉快和悽苦，無始無終的茶館和商業的精神，卑鄙和嚴肅，外國的實業和對於外國人的仇恨，都並排的存在着。常常是禮拜天，也是工作日，常常是白天，也是夜晚。祇是在火前，沒有炙肉

的鉄。

人所看見的飢餓的人比健壯的人多，中國人比維也納的人民更像維也納人。以前的維斯托普內托一點也不能和前門大街相比，這前門大街，在地圖上，應該是用那發燐光

（註）恩格斯在他所作「革命與反革命」一書，曾說，奧大利是「歐洲的中國。」這本書一向被當作馬克斯所作。這裏所說，想是出於這書。

似的筆畫表示的。在維也納的普內托，有着（或是曾經有着）一個五米突高的中國人，站在卡拉法帶輪迴機的中央，拖着辮子，生着下垂的鬚鬚，手舉了起來，當小小的馬繞着他跑的時候。但是在中國，沒有一個五米突高的歐洲人站在中央吐露祝福的輪迴機。那末至少在這裏，維也納要強一點。同時，當梅蘭芳或雍竹君（這個女伶，西文名字叫做 Rosa Jung，是一個德國人的女兒）走到街上來的時候，也不會像一個舞臺紅伶在普內托出現的時候一樣的引起那麼重大的騷擾。而在普老溪的奇異物展覽場的人羣和「十八獄」廟裏的人羣之間比賽中，獲得勝利的一定是普老溪。酒呢？北平完全缺乏酒。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就不同了，在維也納被稱為「精緻的喪儀」的喪儀，和中國的出殯儀仗比較起來，是可憐的物事。（在夜遊的時候，人可以撞着兩三具餓死的死屍，但是，不會有出殯^葬儀仗）。我們說的是有一口人可以像紳士一樣的躺在裏面的柩木靈柩，穿紅綠衣服的喪夫和奏樂的樂隊的一種體面的出喪。這種出喪，後面還跟着美麗的姑娘的形象，和一切應有東西。Verkauf's mei G' wand, i fahr in Himmel. (註)

(註) 賣了我的服裝，我雲遊於天上。

把衣服換成現錢的機會就在那裏，當舖常常就在對角。但是那種營業總是比較的遲。

Indessen feirn wir auf jedena Fall
Nur Instiger das wilde Crneval

(Faust II.) (註)

通中國城的半閉的門路 上海的外國租界，是有有門鎖的鐵門和那沒有外僑的中國隔離開了的。現在，白種人又加上了許多遮欄和荷槍的活的守衛；僅僅在沙袋和有倒鈞的鐵絲中間的一個狹窄的出入口可以通行，因為西洋人不能夠完全不要東方人。當然，買辦們，這些外商的本地大經紀人們沒有住在中國城，但是銀錢兌換者住在中國地界，白種商人的黃種經理，推銷員和收賬員住在那裏。而最要緊的是白種商人的顧客和苦力住在那裏。他需要他們，因此他們得擠進外國租界來，就是進來的路，是錯雜的安置着有倒鈞的鐵絲和沙袋，刺刀和門門，遮欄和法國巡捕，也要擠進來。

(註) 其間我們覺得更高興的慶祝野蠻的戒肉節禮。——浮士德第二部。

越過國境 法國人浮着高傲的微笑念着「法華民國路」的路名；年輕的中華共和

國怎樣可以和古老的法蘭西共和國同日而語呢？亦一旦走過法華民國路，越過國界，你就要被這年青的共和國的五千年的生活，被奇異的駁雜的人們的騷擾，被那種難於理解的聲音和未曾習慣的物事弄得迷惑了，這樣的一直到南市，到市上貨攤的區域。

工場和店鋪和住室是同一個地方 象牙彫工工作，同時又售賣着：他們把象牙和豬骨彫成麻將牌，陽傘柄，煙管，香煙嘴，骰子，搔背棒的小手和搔頭的圓梳。木頭彫工的小工製成了彫刻的燈籠和算盤的珠子。在他們的毛刷之下，什物被裝飾着有刺目的光彩的魚，可怕的張開大口的龍的牙牀，可怕的張着口的戰神的眼晴。做傘的人琢磨着竹的傘骨，剪裁着，而且裝鑲着絲的邊緣，籃子和扇子和彫印章的刀類的製造者是生產者同時又是商人，省却了經紀人，代人寫信的人把他們顧客花了幾個銅板所能要求的那麼多的莊嚴的誓言寫滿一紙。相手家看着許多的手上的線紋的特點的，滿口是對於未來的預言。理髮匠蹲在人行道上，用一個安在一根竹柄上面的絨毛球清掃他們的顧客的耳孔。那用彩色的紙做成的小屋，是準備做祖先的靈屋的；銀色紙的小囊，象徵着

銀錠，這是要在死者的墳前燒化的。製糖人把燒融的糖搓成奇異的形狀，而且把牠們染了顏色。鷄鴨店的窗子裏，掛着懷娥玲，但是仔細的看去，那原來是在荔醬裏燒紅的鴨子。擺在屠家，用有色的油紙包着的，是一些羸瘦的火腿，這是從那象養在雲南省，因此有着瘦小的腰子的豬的身上割取下來的。磁做的高高的茶几和巨大的煖爐放在磁器店的外面；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小小的裝飾杯子，瓶子，墨水盂，痰盂和許許多多放到鳥籠裏去的食碟。

鳥店常常圍滿了中國人；他們好像生了根一樣，每次好幾點鐘的站在那裏凝望着，諦聽着小小的金雀和那有着燦爛的毛羽的日本鶯的歌唱。中國人是鳥雀的熱愛者；當他出去散步的時候，他把關在籠裏的鳥小心的提在他的前面，在茶館裏，他把鳥籠放在他的旁邊。我們看見許多從閩北逃來的難民，他們就單單救出了一個枕頭和鳥籠。在賣活物的商人的窗子裏，蝦蟆和小鼠好好的在同一個盒子裏共同的過活，好像在那描寫一隻水鼠和一隻蝦蟆爬上險峻的山嶺去賞玩日落的詩裏一樣，這首詩，一般人認為是哥德在一天晚上很遲，躺在沙發上的時候、想了出來的。人買着烏龜和金魚，去把牠們丟

進茶館近邊的池子裏，放生牠們。在中國，這個算是一種善行，警察佩帶的裝在木盒裏的毛瑟手槍是歐洲的製造品。

交通很匆忙。有交易的地方就有交通，正像河道上面的船隻——開到城裏去的米船和着開到鄉下去的大糞船——不讓一尺水面空着一樣，貧民區域的人們也不讓一尺地皮空着。男人們穿着一直垂到腳踝的長衫；女人們穿着藍色葛布的褲子。年紀大一點的女人們用着她們的跛了的腳——由於緊緊的包弄得跛了的腳，像踏高蹻一樣的匆忙的走着；她們好像時時刻刻都會跌倒一樣。有許多的女人頭頂禿了：這也許是由於她們的頭去搬運壺子和籃子的緣故。頭髮剃掉了，在頭頂留着一根很小的嫩芽一樣的髮辮，穿着前後都開着裂縫的長褲的很小的小孩子，在馬路上遊戲五歲大的，要去用錫箔糊成紙籠或尖細的小囊，那亡靈的錢帛。六歲和八歲大的，要去彫刻和繪畫麻將牌，用手推磨去磨黃豆，打掃工場和遞送包裹。一排排的男人對着屋子的邊牆站着，在那裏小便；一排裸露的左腿，因為他們的褲子上沒有裂縫，整個的褲管要捲起來。

房子都很低，並不像公共租界的房子一樣的好幾層，在公共租界，飄展在商店上

而的旗幟很大，而且是用錦緞製成的，在那裏，商號的招牌是金字，而且在那裏，人可以安安穩穩的抽鴉片煙。在中國城，抽鴉片煙是被禁止的，因此，從鴉片煙私運和鴉片煙箱分享紅利的外國人不會遭受麻煩的競爭。在南市的鐵器商人的陳列箱裏，並不陳列下面這些貨品，這些貨品是法大馬路的他們的主要商品：「抽大煙」所需要的鴉片煙槍，鐵鉗，置物檯，和其他的器具。

乞丐

乞丐們一排一排擠得緊緊的蹲在一塊。他們的身世寫在佈在他們前面的格子帆布上。有些人——那些潦倒的知識份子——用粉筆在行人道上寫着他們的自傳，過路的人把他們的佈施投在那寫着特別引起他們的同情的遭遇的格子上。關於乞丐行幫不收女人的這個事實，馬路上沒有露出什麼形跡，女乞丐不能再多了。

上海的歐洲人中的巨大的憤慨。現在，在上海的乞丐當中也可以找到白種人，在體格上和政治意識上都是白種人，白俄僑民。他們總是喝醉了酒，向着中國人求乞。以前，這種窮困的歐洲人有一種可以賺錢糊口的可靠的方法，他直截了當的去拉黃包車，白種人不能讓他們的名譽那樣的給敗壞，他們儘快的替他們買了回家的船票。對於白俄

流氓，尤其是常常接待中國人的俄僑婦女，他們很高興同這一樣的處置，要是他們不是有這樣的多的話！老赫德（註）會說怎樣的話——他在一百五十年前說過：「中國人不准我們歐洲民族進去，而且對於荷蘭人和俄國人和耶穌會員加以極度的限制的這個事實，不僅和他們整個的思考方式相調和，而且也會在政治上被證實，祇要是他們注意了，在他們自己國度裏，在他們周圍和他們旁邊的歐洲人的行爲的話」。在那時候，驚醒了中國人的「韃靼人的自尊心」的，祇是歐洲商人的商業行爲，不是一羣喝醉了酒的乞丐和娼妓。

異教徒是仁慈的嗎？決不！每三四個過路的人當中，差不多總有一個人拿一個銅板給乞丐。這個沒有逃掉基督教教堂的傳教師們的注意，他們宣講着佈施是使主歡喜的一種行爲，而且是一種社會政策。但因為淺薄的異教徒是不能有仁慈的基督教徒的心腸的，所以傳教師們說明他的這種樂善好施是由於害怕乞丐行幫方面的報復，或是害怕那和殘廢老弱的人互相結托的魔鬼。要是每一個遷延的施主，都得這麼追求的話，乞丐

是—定沒有工夫去求乞，而魔鬼也—定沒有工夫去作祟了。

關於藥號 醫藥常常帶着迷信，但是中國的迷信是像煞有介事的。一隻畫得很好看的老虎在每一家藥號的門上拱着背，因為老虎有着在醫學上適宜於健康的動物的聲名，早在歐洲知道好爾蒙（註）和內分泌以前，在中國，老虎的學丸對於虛弱的人奏着奇效。人參，曼陀羅華，一種好像人的軀體一樣的根子，有着同樣的性質。這種人民是怎樣的迷信呵！祇是，經過歐洲化學家的分析，才知道人參含着大量的賜保命和可蘭林。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海參崴的中國商號購買着從烏蘇里斯克區和普里莫收集起來的這種植物根，把牠們裝運到中國去。這宗出口貨，平均每年可以收入四五〇一〇〇〇盧布。當海參崴的商人看到他們的含着賜保命的商品在美國和滿洲的試種，正要變成不大有利的事業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把一種叫做「Pant」的物產，那研粉末的烏蘇里斯克的羚羊的角，拿到市場上來，而且在廣告上說明牠有壯陽劑性質。中國怎能逃避人口過剩的希望呢！

(註) Hormone 一種內分泌物

一個顧客帶着藥方到藥號來的事，是很稀少的，他帶着他的病痛走到像王者一樣坐在一個漆成褐色的欄柵後面醫生那裏，藥劑師本人常常就是醫生：診病，開藥方，配藥和售藥，都是一手來。主要的是藥的顏色：黃色的治肚皮，紅色的治血液和心臟，綠色的治肝臟，藍色的治眼睛，褐色的治腸子。一個相信自然療治的母親，祇要吃點研成粉末的烏龜肉，就可以使嬰兒自動的非常迅速的降生下來。

醫生的廣告！醫生的寓所可以由着釘在屋的正面的許多木質的還願匾，認識出來，感恩的病家，用這種方法宣揚他所治好的疾病。這種匾額的大小——這些法外的中國人——是不爲任何醫藥會議所限制的。醫生的診室裝着擺在玻璃盒裏的沒有風趣的銀盾，和我們的遊藝會贈送的獎品一樣；事實上，牠們是成功的療治的獎品。牙醫却不能有這種匾額和銀盾的誇耀；他的寓所沒有屋的正面，他也沒有診室。牙醫生——至少是平民的牙醫生——是在露天底下診病的；他紀念的裝飾品是穿在一道的幾百個牙齒，他的廣告是一隻繫在鏈條上面的小小的猴子——這個，他實在是一點也不需要，因爲拔牙的時候，大家都在旁邊看着，都有了要嘗一嘗這同樣的療治的渴望。

當舖 不管這種沒有窗子的，半圓的建築物是怎樣的——差不多在每一個街角上都有一家當舖——却還是常常的擠滿了人，特別是在夜晚的時間。顧客們拿着青銅的煙具，佛像，絲製的衣裳，鴨絨和椅墊走了進來；用懇求和咒罵，他們竭力想討到一筆比較多的貸款；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這麼嘈雜的當舖。在剝削人民這一方面當舖所扮演的角色，在 K. A. 維特富格 (Wittfogel) 的「中國的實業和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可以明瞭；利息按月計算，貸出的金額的一部分就在付款的時候，被扣除了，典押的東西估價很低，典押的期間也很短促。典業繁盛的地方主要的是在夜間場所繁盛的區域，這個事實，使人想起了紐約的黑人區域，哈倫姆，在那裏，電氣招牌耀眼的輝耀着，黑人成羣的擠進當舖，去當他們的無尾的常禮服和 Saxophon (註) 這裏和那裏一樣，這裏比那裏更是這樣：當舖是一種失常的作樂和小小的奢華使生活離開了本質的生活樣式的要素。

遊戲場 在「大世界」和「新世界」的附近，當舖擠擁不堪。「大世界」和「新

(註) 比利時 A. Sax 所發明的一種有簧管樂器中國人也有譯作喇叭者

世界」是上海的遊戲場：這是長長的，孤立的，六層樓的娛樂場，裏面有花園，劇場，走索的表演，賭博檯，小孩子的跳舞表演，擲椰孩戲，抽彩，射擊房，自動影戲機，歪曲鏡和其他一切從歐洲遊戲場學來的有吸力的玩意。雜技同着她們的龜婆一道徘徊着。屋頂花園上，學生們——或是那些裝扮做學生的人們——在打小哥爾夫球。在北平，前門大街遂行了從社會現實中提供娛樂的作用。在那裏，我們看到了下列各種營業：

玉石彫琢店

樂器店

毛氈織造廠

側俚繪畫處

寶石琢磨店

銅器鑄造所

古董店

銀樓

景泰藍工場

茶店

花爆店

風扇修理店

燈籠製造工場

賣○處

陽傘鋪

西瓜子攤

花瓶商店

紙紮鋪

紙花舖

駱駝玩具店

瘋儀承辦處

鴉片煙燈店

陪伴亡者的玩偶售賣處

和千百種其他的營業；都飾着寫了金字的絲絨商旗，像行星一樣大的燈籠，青白色的紙花和彫刻的門，裝滿了金魚的盆擺在店舖的前面。在每一條街的轉角，都有這種不需要陳列窗，不需要廣告術的當舖的圓形的，厚重的建築物；變壓器把愉快的玩物購者，鴉片窟的經常顧客，嘻笑的戲迷，闊綽的浴室的常客，變成了在前門大街的一切誘惑，招引，迷人的光彩之中偷偷的走動的人物：變成了醜陋的乞丐，變成了背着樣子很愁悶的嬰孩的憂傷的襁褓的女人，變成了帶着抽鴉片煙的人的像橄欖一樣的綠色的臉孔的憔悴的，蹣跚的男子。

中國戲

一、毛巾，象徵主義和毛巾

如果你要記述中國的戲，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你應該從毛巾着手。因為遠在舞台上的戲劇開始以前，毛巾的戲劇早就開始了；旁邊通路上的毛巾浸濕者把新近的浸濕的毛巾擲給中間通路上的毛巾分配者，分配者又把用過的毛巾擲了回去，因此，在演戲前和演戲中，屋子裏充滿了濕布急急旋轉的飛舞。

在明亮的觀衆席，觀衆用那發着蒸氣的熱布揩拭他們的前額，頸，眼睛和耳朵（因此大大的幫助了沙眼和天庖瘡的流行）；除此以外，你就扇風涼，和鄰坐談天，喝茶，磕葵瓜子，磕罌粟花子，磕西瓜子，吸香煙，從那不停不息的沿着一排排座位叫賣他們的貨物小販那裏購買巧克力和飯團。

自然，歐洲的優伶是寧願選取另外一種觀眾的，而且自然，歐洲的優伶也許是對的。可是！對於中國的優伶是再找不到比中國觀眾更理想的觀眾了。

觀眾熟悉戲文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動作。單是這一點就不大適合歐洲舞台的成員。正像一位戲院經理在他的劇本顧問提議他爲了紀念席勒的誕日，應該以指派角色演出 *Lied Von de R. Glocke* 的時候所說的話：「不要提起這樣的事罷；這個劇本我的觀眾完全記得，而我的戲子先得要學習！」

在中國，觀眾完全記得古典劇本，但是戲子記得更清楚。他完全記得劇本，雖然他總是不能寫字的（這裏又和歐洲不同）；他在他的童年從師父那裏學來的，他的師父同樣也沒有寫好或印就的脚本任他使用，像這樣已經過了一千年。

觀眾也在舞台上：在台上他們擠得這樣的滿，使得演員登場的時候，差不多擠不過來；但是，因爲他總是設法擠了過來，所以對於旁觀者在舞台上的出現，我們真是沒有什麼非難的。

但是大羣觀光者在後台的出現，是十分可喜的。從演員的觀點看來，這是可喜的，

演員可以感覺到在他登場以後都成了衆目睽睽的對象的愉快。從觀光的人們的觀點看來，這也是可喜的，他們根本不用買戲票，從側門湧了進來，可以聽見戲台上的對唱，而且當演員裝扮的時候也可以偷看。

戲迷們的這種免費座位叫做「聽站戲」。「聽站戲」的人都不坐下，都不喝茶，都不扇風涼，都不用熱毛巾去潤前額，每當演唱者之中的一個演唱一段戲文正和他的先輩和先輩的先輩照例所演唱的一模一樣的時候，「聽站戲」的人們沒有狂歡的叫「好，好，好」的權利。這種聽白戲的人們一聲不響，一動不動的直立在戲台後面，直立好幾個鐘頭。

唐明皇是要出席每一個戲園的每一回演戲的一位。他坐在戲台後面的一個玻璃櫃子裏，你很容易把他當做一種舞台道具，特別是如果你不熟悉在中國，道具並不藏在戲臺後面，却都整整齊齊的擺在觀衆可以完全看到的一張道具桌上，準備應用的時候，你會更容易這樣的誤認。需要道具時，臺上打雜的人就簡單把牠們從桌上取下。比方，遠在公主被一種一時的熱情衝動重壓着而且準備投在她的匹偶的腳邊以前，一個苦力已經鋪好了一張綠色和金色的氈毯，就像他預先知道了這種情感的爆發一樣。而且如果女主角

表露了快要發瘋的徵像的話，她的化裝者穿着普通的衣服走到舞臺上來，於是，沒有把一切在場的人放在眼裏，他用敏捷的手指幫助他的女主人打散她的頭髮，撕裂她的衣服，却又維持她的平靜和威儀；最後，爲了使她確信這種改裝是美學的成功了，化裝者從道具桌上拿來一面鏡子，於是女主角可以如願的嘆賞她自己。

是的，一切道具和一切佈景都在舞臺上，因此，坐在舞臺後面和玻璃障壁後面的唐明皇不能是一種道具，也不能是一個佈景。

他是一個神，一個戲園的神。變成一個神祇，在他是很容易的，因爲他先前是一位皇帝。做皇帝的時候，他爲了他所愛戀的媳婦楊貴妃（他是這強烈的愛她；他把她收入了他的後宮）的娛樂，他發明了舞臺劇和音樂的製作，他親自訓練演員，而且在一座梨園裏舉辦了他的戲園，因爲這個緣故，中國的優伶現在還是被稱爲「梨園弟子」，而且沒有一個戲園——就是梅蘭芳的戲園也是一樣——後臺上可以沒有唐明皇的彫像的。

就是梅蘭芳戲園也是一樣。這一點是該被強調的，因爲就在以前，梅蘭芳遊歷了美國，在那裏成爲了一個名譽博士，回國的時候，他是這樣的充滿了對於那個有着很高的

教化的國家的戲劇文化的熱中，他，一個柔弱的折衷主義者，自己肩起了改革中國戲劇的任務。中國的舊劇有許多可以非難的地方，但是談到改革她，是好像要把演說術改作爵士音樂或是把羅馬公所改造成「新的實用主義」的樣式一樣。

中國的舊劇是一種宮庭的封建的藝術形式；這是用來讚美朝廷和貴族和達官顯宦的德行的——一種對於民衆的催眠曲。這種戲劇是保守的——保守到這種程度，使得他失掉了——一切對於人民的關聯。

這樣，觀衆望着臺上的人物，他們裝着尖聲說話，不像人說話，扮着不像人類的臉孔，一點不像人，倒像荒誕無稽的東西。在一般人看來，這就像獅子和夜鶯在一起對話一樣。當祖母對小孩子們講話的時候。小孩們都很歡喜，但要是她在故事當中插進一點什麼改變的時候，他們都會非常的生氣，他們要求照原樣的姿勢，照原樣的聲調，照原樣的言語。

不，美國的名譽博士梅蘭芳，你不能够改革中國的舊劇；牠應該作爲一個歷史的範疇存在和衰落。你，你自己就是這個範疇的亞種：你，你這裝扮旦角的男子。你，你這

用脚跟走路，脚趾朝天（沒有一個塵世的女人走路是那樣的走法的！）的男子，你，你，這聲音裝做尖的，頭髮裏插着銀色的花枝的男子，你，梅蘭芳博士。你的舞臺的處理，不能灌注美國的血液，根本不能灌注血液，因為他們正和中國繪畫缺少陰影一樣的缺少血液，因為他們是不現實的，

當你的戲園裏的每一個人看見一個搖着毛帚的人就立即知道是一個騎者——比他真的騎着一匹真馬還要明白得多的時候，你還要把一匹真馬牽上舞臺嗎？

難道要那剛剛被殺的人，不再在他死去以後站了起來，很快的離開舞臺，却依舊躺在那裏，裝做一具流血的死屍嗎？他的剛剛成了寡婦的妻虔敬的俯在那眼看不見的死者上面，樓廳和正廳看見死屍具備着形體的顯現在他們的前面，正在牠應該躺着而沒有躺着的地方。

爲什麼要兇猛的抓住一個被捕的人的後頸呢——一個警務通報者的舞隊象徵的伸出的手，是誰都知道的捕人的傳統的標識。

這位官員臉上的一層白色的油漆十分充分的表明了他濫用了他的尊嚴的職守——你

要給他一種好萊塢陰謀家的化裝嗎？宮庭的弄臣爲什麼要丑角的劍和鈴和雜色的緊身衣呢，當他的鼻上的一塊石膏十足明顯的表明了他是一個宮庭的弄臣的時候？

爲什麼要使格鬥——這種並列的刺着，並列的擊着，旋轉着，擲動着槍枝的野蠻兇猛而又帶着賣藝者的風雅的舞蹈——爲什麼要使牠們帶着現實性呢？戰事的起落爲什麼要羣衆場面呢，當一個陰鬱的變戲法者揮動的一枝劍——至多是兩個舞蹈者的有節奏的決鬥——已經夠了的時候？

爲什麼要佈景呢，當祖父和孫兒都知道演員登場處的上面的灰色旗幟就是城門的時候？

爲什麼臺上要朦朧的燈光、根本爲什麼要燈光的效果呢，當白天轉入夜晚的時光，是由音樂的節奏驚心動魄的（對於西方人的耳朵，是太驚心動魄了）表示了的時候？爲什麼要驕呢，當驕夫在坐轎的人旁邊拿着兩根竹竿跟着他走已經十分足夠了的時候？爲什麼要替窺看者佈置一個巧妙的藏身處呢，當他爲了看到一切而自己不被看到的緣故，他祇要簡單的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就行了的時候？

爲什麼要佈景畫師和佈景建築師呢，當每一個觀衆都由他的祖先傳授了浮士德式的願望的實踐：在那使他發生了興趣的人們到遙遠的地方去了的瞬間他的幻術的大衣也把他載到了那裏的時候？現在，王子的腦後插着兩根雉雞毛，每一根有一碼長——這樣，現在，我們是在野蠻人的地方，而我們的王子被擒了他走路的時候舉起他的腳——在我們的眼前刻畫着，我們可以看見不在那裏的腳步，

「從中央出」，「從右邊入」——舞臺監督用不着要這樣；有兩張門通到舞臺上，僅僅用一種薄薄的門簾掩蔽着。一切演員都從左邊的門退，此外到處有的是門，祇是人們需要學着去看牠們罷了。要是有什麼人要進屋子或是離開屋子的話，他祇要伸出他的兩手，好像他在把一個莫大的門門拉到一邊，而且在推開一張堂堂皇皇的門一樣——你的想像簡直不能想起一張比這個更要堂皇的門了。

這一切可能改變嗎？不可能的。而改良主義——因爲這是問題的本質——是不會怎樣觸到根本的，牠是以塗抹病徵爲滿足的。上面列舉的一切是屬於中國宮庭封建戲劇的基本的東西，就是梅蘭芳也不能夠改變牠。但是如果他竭力想要把牠現代化，他的成功

祇是在破壞她的一點上，他把樂師們擠出了舞臺，他把觀衆們擠出了舞臺，他甚至於不讓聽白戲的涵湧人羣走進後臺，在他的戲裏，燈光的效果起了作用，他爲了他自己的角色的便利改變戲中的動作，甚至於敢在一個抒情的場面（在「西廂」裏，這曲本的德文翻譯是 Vinzenz Hündhausen 的傑作）藉着非常濃重的淫猥來博得特別的喝采。

這是梅蘭芳博士——他不時變成了一個帶着假裝的聲音的優雅和美麗的女演員——修改中國舊劇的情形，沒有敢起牠或是滅絕牠。

而且就是在他的「開明的劇場」裏，最貴重的絲綢和最精巧的演出的技藝，也不能夠妨礙那些傳播沙眼和天疱瘡的布片在空中飛舞，妨礙遞接那些毛巾的遊戲，這種遊戲，如果你要記述中國的戲劇，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你總得從他着手，用他尾結的。

二，我們去購買戲裝

他是一位「旦角」：他扮演女性的角色，在舞臺上用着女子的最高音歌唱，在舞臺上他沿着一條看不見的直線走路，就像他是一個走鋼絲的舞蹈者一樣，而且在啞劇中或

是歌唱中他把他的身體彎作S形，他的私生活是同性的。今天他要出去買衣服，蒙他允許我可以陪他去。(Hani soit sui mal v dense ! 對於這個，懷着邪念的人，是可羞的)。

我們的洋車把我們拉過北平的前門大街，拉到了一家商店，店裏面擠滿了店主，店員，學徒和苦力，他們除了這種關聯以外，還是兄弟，兒子，姪兒或是相互間的遠親。這一點和大部分的商店一樣。但是在這人員的大集中，在我們看來，是很失當的，因為在中國戲裝是一種不大能夠希望有大批的購買者的貨物。事實是這樣：每一個劇本，每一種人物和每一個演員都被嚴格的服裝的規例限制了。自然，有一天，演員會把他的舊的袍子換一件新的；自然，有一天，他會把他的奢華的衣服換更奢華的。但是因為中國的舊劇永遠是演同樣的劇本，不能夠有開演初夜的特別的裝束，也沒有關於服裝的特別的考慮。或者也許有罷？

無論如何，做這同行生意的鄰家店鋪是沒有一個顧客的，從這點上看來，也許可以得到下面這樣的結論，店主和他的兄弟們和異父或異母的兄弟們，孩子們的孩子們和親

戚們的孩子們，堂兄弟們和鄉下的堂兄弟們一道出現在他的門口，不過是爲了來嫉妬的看我們，當我們從洋車上一直走進和他競爭的商店的時候。

在這裏，我們遇着了兩位顧客。其中的一個和我的朋友認識，他也和我的朋友一樣是一個戲子，但却是個恰恰相反的一種戲子：一個淨角。一個淨角是一個惡魔一樣的人，一個強盜首領或是一個軍隊長官，他的出陣化裝是可怕的；他的眼睛被化裝掩沒了，舞臺上的眼睛——這個使人生畏——一畫在他們的上面；他發出一種深沉的聲音，大搖大擺的走路。在這裏，在這店子裏，他穿着沒有裝飾的日常的衣服，在替他的徒弟買點什麼東西，從中揩點油水，我們可以毫不戰慄的望望這淨角，他使人想起西方扮演奇人的優伶。

至於第二個顧客，他並不是一個「梨園弟子」，不過是一個拉胡琴的人。我的朋友對他很冷淡。他的輕蔑是爲了看不起拉胡琴的人而發（雖然戲子自身是在一個非常下賤的等級上，就是介乎兵士和娼妓之間）；但是，他的輕蔑也是爲了一般的異性的事和這種邪曲開始在劇場流行起來了的事實而發。

最近，在中國的舞臺上，且角有時竟由女性擔任了。在表演的時候，她們正和男性戲子一樣，需要一把胡琴不斷的伴奏，胡琴表演演員的身段的節奏，而且替他們的歌唱佈置一種色地。沒有樂譜：經過了多少歲月的共同演唱，音樂已經被融和在表演之中，而且沒有拉胡琴的人，戲子是根本不能登場的了。如果戲子是一個女戲子，拉胡琴的人常常要濫用他的絕對必要的地位，威嚇要拒絕演奏，或是折夥，要是他的夥計不願意遵行他的旨意的話。

這店鋪裏的我們的顧客同伴和他的女戲子弄得這樣的好，他可以替她們購置戲裝，掠取適當的外快，這是一種從前祇有戲子的師父保有的特權。

「淫亂和女人們一道傳入劇場了」，我的同伴喃喃的說。

我默不做聲。

「中國的不幸是這種對於歐洲的模倣。

我低了我的頭

「這是你們的罪過！」

我帶着懊悔抖顫了。我很幸運，我們立即被衣服商人的家族包圍，問我們要什麼。我們要一件紅的繡花短衣和一條紅褲。在我們不久將要出場的一個戲的第三幕，我們曾要爲了謀殺親夫的嫌疑被捕，而在中國舊劇的舞臺上，要不是將要被捕的人穿着一件紅的短衣出現的話，不管是怎樣的突然，怎樣的意料不到，被捕的事是不能發生的。

此外，我們要買一個木質的頸枷，這是一塊木板，中世紀的歐洲用了她來扣着罪人的頸子，而罪人的手腕被扣牽在這種刑具的兩個較小的洞裏。在中國這種刑具現在還在，甚至於在舞臺也還存在，在別的方面，舞臺上是擯絕了現實主義，局限於象徵的姿勢的。

在我們期待着將要爲了謀殺親夫的事被捕的戲裏，我們要把這塊木板圍在我們的頸子上，一直到判明了犯罪的不是我們，而是被謀害的人的另外一個老婆的時候。

不僅是這樣。這個東西我們自己得去買——笨；你歐洲的戲院經理。我們需要那適合我們的頸子而且顏色又不和我們的臉色不相調和的一個。我們需要那罩着深藍色的絲絹而且飾着真珠的一個。但是現在，我們和一羣雇工的親戚，和一位梨園弟子和一位拉

胡琴的人同在的這個商店，沒有備辦着表明可以被捕的紅衣，也沒有不可缺少的木質的頸枷。在這裏，我們祇有陳列窗裏的東西；這裏，被綢衣和顏色的陣列吸引了的前門大街的路人會走進來，爲了有趣的變裝的目的買一件衣服；這裏，常來的顧客走進來看，這樣，競爭的鄰家和他的親族大生嫉妬；這裏，淨，丑，生，且，末大家會見了，而且在他們被帶到這五種不同種類的人物的五種各別的服裝店去以前，他們一道去喝茶。

同着許多伴送者，我們走出後門，沿着布巷子走到且角的商店去。巨大的漆箱藏着 *Fundus instructus*：莊嚴的，慢慢的拿了出來，而且莊嚴的：慢慢的打開來給我們看，繡花的綢衣和錦緞。我的朋友試着短衣，小的上衣和褲子——害羞的，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

正和太太們在她們的女服裁縫店的一般情形一樣，選擇是快的，——自然，顏色已經預先決定了——兩三小時以內，我的朋友居然能夠選擇了一種裝扮。那繡在紅色底子上的生着吧兒狗的嘴巴的飛魚完全合我們的意；那微帶藍色的衣裏完全合我們的意。長長的衣袖，與其說是衣袖倒不如說是翅翼，用白色的絲絹引長了，引長得差不多垂到了

地上。

在這選衣和試衣所需的並不過多時間中，價錢也終於講定了——三十二元。於是店家又拿出了各種桌布，御座的帷幔和椅墊給我們看；舞臺的道具——笑，你歐洲的劇場經理！——由演員自備：這樣，牠們可以和他的服裝配合。

比較花費時間的是木質的頸枷，雖然一切木質的頸枷都是同一個模型，那種傳統的魚的模樣，而且很快的發見了有着恰恰適合我的同伴的纖細的頸子和纖細的手腕的洞穴的一個。使我們感到麻煩的是那絲織的罩子的顏色和真珠的排列。最後我們選了一塊深藍色的錦緞，而且畫了一個表示我們要真珠和金箔的裝飾怎樣的排列的圖案。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方法知道這個刑具改作好了以後會不會和我們這件被捕的人穿的光彩奪目的紅衣相稱，我們暫不付款，而且把兩樣貨物都留了下來。

將近六個鐘頭的停留以後，我們從商店裏走了出來，經過出售武士的裝束的店鋪；在這裏，我們的同事，扮演淨角的演員正在挑選一面三角旗，這是兇猛的戰將用來插在他們的服裝的背後的；每一隻角象徵一〇〇〇〇軍隊，代替——笑，你美國的電影導

演！——一〇〇〇〇補充演員。

我們和我們的帶了三萬人的同事告別了，於是他說他希望明天在這裏再會見我們；他爲了完成他的挑選，還要到這裏來。

關於中國舊劇的書籍，通通記錄着：一切舞臺裝束都被傳統堅固的限定了，而且在近九百年間簡直很少改變。

屋頂花園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的一齣滑稽傀儡戲，暫分兩幕。)

第一幕

舞臺監督：太太們，先生們！我很榮幸……

小丑(頭伸出幕外)：榮幸！(不見了)

舞臺監督(向小丑)：不要響，小丑(向觀衆)：我很榮幸，我可以把「北京飯店」的屋頂花園，每天晚上在這裏公演的人生的戲，貢獻諸位。你們可以看見屋頂花園上面的月亮，但是，太太們，先生們，給你們獻演我很榮幸！……

小丑(如前)：榮幸！

舞臺監督：住嘴，小丑，住嘴——你打斷了我的話，我說到了什麼地方？

小丑：說到了月亮

舞臺監督：對的，我在說月亮。屋頂花園的遊客看不見月亮，因為他們在紅紅綠綠的電燈的花環下面跳舞。而且，在這裏，大家都祇看見他或她自己，要一直到我的戲裏的主角帶了他的隨員登場的時候。到那時候，大家都祇瞧着一個人，大家都祇談論一個人。

小丑：爲什麼他們都祇瞧着一個人？爲什麼都祇談論一個人呢？那末，他是一個地位這樣高的先生嗎？

舞臺監督：不是這樣說的。自然，這裏的諸位，地位都是很高的。

小丑：自然囉，他們在屋頂花園上面的時候，他們的地位確是很高的！

舞臺監督：傻瓜，他們都是大人物。在我的舞臺上是祇有大人物登臺的，你這壽頭！

小丑：不，我不是傻瓜——但是你倒是一個大騙子。（模仿着說：）「在我的舞臺上是祇有大人物登臺的。」要是你說，帶着隨員，登場的時候大家都瞧着的人，他是大

人物——那不錯。但是說他們都是大人物——誰會相信這樣的鬼話？

舞臺監督：我立刻可以證明，我可以叫出這些穿白色晚服的先生們的隨便那一位或是穿金黃色晚裝的太太們的隨便那一位。譬如，那裏的那一位，（叫：）你可以到這邊來一下嗎？是你！謝謝你，請站在那裏，把尊姓大名告訴各位觀衆罷。

李頓爵士：我是李頓爵士。

小丑：是多麼長的一個人呀！

舞臺監督：你的職業，閣下？

李頓：我沒有職業。

舞臺監督：但是你的行業，閣下。

李頓：我們沒有行業，我是國際聯盟的委員。

舞臺監督：我打擾了你，請你原諒，閣下。我不過是想要對我觀衆證明，那位帶着他的隨員，馬上就要在這裏出現，而且會轟動觀衆的先生，並不是屋頂花園唯一無二的大人物。

李頓：但是，沒有問題，我是這裏最大的人物，我有國際政治的重要性，連我的手杖也有國際的重要性，你沒有在報上看到關於我的手杖的新聞嗎？

舞臺監督：我當然看到過，閣下。但是，自然，我不知道我的觀眾知不知道這件事。關於這事情，也許可以煩你作一個簡短的報告吧？

李頓：一個報告？高興得很——那正是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唔，那末——幾天以前，我旅行到鄉下去，當我回到北平的時候，我發覺我的手杖丟了。也許是我把牠忘記在什麼廟裏，或是其他的地方，或者也許是我遺失了，我不知道，被人偷掉了是可能的。總之，政府宣佈拉過我們的洋車夫通通要被逮捕。大規模的搜查開始了，去尋找我的手杖的下落。爲了我的手杖歸還，懸了賞格。

舞臺監督：賞格是你懸的吧，閣下？

李頓：當然是中國政府懸的。

舞臺監督：那末，那根手杖竟這樣貴重嗎？

李頓：一點也不。不過他們總不能讓我被劫！要是我不收回我的手杖的話，我會對

日本承認「滿洲國」。

小丑：一根手杖！一根手杖！一根手杖抵一個國家。

李頓：當然，讓中國人記着這個吧。要麼收還我的手杖，要麼承認「滿洲國」。

馬可伊將軍（衝上舞臺）：李頓爵士，我聲明！你不能夠在這裏演說，我用美國政府和美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名義聲明。

李頓：馬可伊將軍，美國政府和紡織工業都沒有照顧我的手杖。要是我不把手杖收回，那末，中國就不能收回滿洲。

馬可伊：但是李頓爵士，這樣的幹，你會削弱南京政府的地位！

李頓：那不關我事。××政府沒有關心我的手杖，也沒有關心滿洲。

馬可伊：但是想一想罷，李頓爵士，××政府的倒臺，就是中國×××的勝利！已經有六千萬中國人有了×××政府，而且至少還有同樣多的人同情牠，因為牠分配土地，禁絕了鴉片烟，而且任用了不受賄賂的官吏。

李頓：呵，天！我甯可失掉我的手杖！同我走罷，我立刻用這樣的旨趣發出一個正

式的申明！（李頓和馬可伊下）

舞臺監督（向觀衆）：你們看，太太們，先生們，的確祇有世界聞名的人物才出現在我的世界聞名的舞臺上。

小丑：你這大騙子，你不過是恰恰選了這唯一的兩位剛好是大人物的客人罷了！

舞臺監督：不要開玩笑，看見那坐在那裏的中國人嗎？

小丑：那裏那個枯萎的傢伙嗎？

舞臺監督：是的——他個子很瘦，他有一個受洗的英文名字和一個比利時老婆。現在曉得他是誰了吧？

小丑：猜謎我不行。

舞臺監督：唔，他自己會告訴你的。（叫：）喂！請到這兒來！

顧：我可以給你做什麼？

舞臺監督：首先把尊姓大名告訴我的觀衆。

顧：我叫×。

舞臺監督：你想你是一位大人物嗎？

顧：我想不到會有人比我更大的。我以前是中國的外交總長，日本反對我參加到滿洲去的國聯調查團。還有：在凡爾賽和平談判中，我把整個上西利西亞（註）給與了波蘭，那問題就是由着我的一票決定的。

舞臺監督：告訴我，大人，這裏沒有別人，你得到了什麼報酬，或者，是你在上西利西亞保護中國的利益嗎？

顧：關於這問題，我不願意說話。總之，一個像我一樣在那裏奪去和贈與國家的人，是可以堂堂正正的自稱為大人物的。晚安，太太們，先生們。（下）。

舞臺監督：唔，小丑；你現在相信我了吧？

小丑：的確，你真像有一大批滑稽角色一樣。讓我們再看一兩個這種高級展覽品。

舞臺監督：我不能說我自己全都認識他們。（望：）譬如，那裏那一位，我可以請

問你的名字嗎？

（註）以前屬於奧國。

西亞尼伯爵：我是西亞尼伯爵。

舞臺監督：我很高興會見你，我可以問你是不是位大人物嗎？

西亞尼：貴族！你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埃達、墨索里尼的丈夫。我是法西斯蒂的女婿。我是意大利駐中國的公使。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可以比我再顯赫嗎？

小丑：Porco di marcaroni 法西斯蒂的女婿，那一定是一個好職業！

西亞尼（向舞臺監督）：我還可以替你做什麼嗎？

舞臺監督：謝謝你，伯爵，不要了。

西亞尼（手舉起來）：Eja eja, Alala I A noir（上）。

小丑：Oi, Oi, tralala I Ahoi I 真滑稽（向舞臺監督）：這樣的貨色還有嗎？譬如，那戴獨眼鏡的「奇怪」的青年男子是誰？

舞臺監督：那是和戴獨眼鏡的「奇怪」的青年男子恰恰相反的人物。

小丑：相反的人物？

舞臺監督：正是。那是一位戴獨眼鏡的「奇怪」的青年女人。（叫：）小姐。請走

攏來一點。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們嗎？

LC：我叫LC。

小丑：是男的呢還是女的？

LC：我裝扮得像個男子，因為在中國，像個女人，會被人斜着眼睛來看的。

小丑：但是中國人斜着眼睛來看你，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眼睛斜了，倒是因為你是應該留在柏林的 Eldorado（註）的。

LC：這是事實——我的落後的同國人在歐洲是一點也不知道合時的東西的。

舞臺監督：你有職業嗎？LC先生或是小姐——我真不知道怎樣稱呼你。

LC：叫我做「先生」好了。我是一位中國將軍的參謀，他，碰巧得很，正坐在那邊。再見。（下）

小丑：再見，你這流氓，你。我簡直弄得不舒服了！

舞臺監督（對小丑）：你聽見他說的話嗎？P將軍也在這裏。這是我所有人物中的

（註）這個字的意思是「理想的黃金國」，但在這裏，也許是柏林什麼博物館之類的名稱吧。

一個偉大的人物——將軍是中國第二個最有勢力的人，而且是北中國，包括滿洲在內的
最有勢力的人……

小丑：……曾經是。

舞臺監督：唔，是的。日本人佔據奉天的時候，他不能反叛他們，因為那天晚上，他在梅蘭芳的戲院裏定了一個包廂。人不能每天在梅蘭芳的戲院裏得到包廂的，他實在不能夠放鬆這個。

小丑：當然不能夠，還是放鬆滿洲的好。喂，那邊的那位老先生是誰？

舞臺監督：那是西戶博士，前德屬東非洲的總督。

小丑：哦，去年的雪！那末，他在這裏幹嗎的？

舞臺監督：這個你自己可以去問他。西尼大人，你可以到這邊來，爲我們解釋一些問題嗎？原諒？但是當然：無論如何也帶了另外那位先生來吧，要是你不能單獨一個人移動一步的話。

克勞德（通姓名）：克勞德將軍，法國代表。

阿德羅凡蒂（通姓名）：阿德羅凡蒂伯爵，意大利代表。

西尼（通姓名）：西尼，德國代表。

舞臺監督：我可以問你們先生們在這裏貴幹的嗎？

三人：一點也沒有什麼事。我們是國聯調查團委員。

舞臺監督：國聯調查團是幹什麼的？

三人：自然是積聚經費的。

觀眾之一：是的，我們今天在北平的晚報上看到了這事。到現在，北平市政府已經付出了六〇・〇〇〇元作為國聯調查團的居留費用。這些先生們到泰山的二次旅行，花了八千元。

小丑：但是李頓爵士在那裏丟了他的手杖。

觀眾之一：爲了這筆經費，北平的市府會議，扣除了職員們的薪俸百分之二十，但是這樣每月祇能得到三千元，要扣二十個月以後，才能夠償補我們的客人的費用。因此，北平的貧民救濟金也停發了。

三人：這不是我們的罪過。北平的市政府可以從中國政府補償這筆費用。

（觀衆中發出大笑）

小丑：不要響！當國聯說了什麼的時候，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體！

三人：而且，我們不僅是在北平停留，我們到中國已經有了四個月，在北平祇有二十天。

小丑：這樣，人可以立刻合計出來，他們整個停留的期間，要花費多少。

觀衆之一：聽憑調查團使用，在北平車站上停了二十天的列車，相當於一七四・〇〇〇元的損失。

三人：國聯理事會答應了我們五十萬瑞幣。爲什麼中國不在日內瓦反對我們的旅行呢？剛好，我們現在要到日本去了，在那裏日本人一定會給我們錢的。

小丑：一路福星！一路福星！

三人（鞠躬）：多謝。在我們的報告裏，我們會提起中國人民給與我們的真誠的好意的。

觀衆之一：我們很願意知道，國聯調查團在這裏得到了什麼？

三人：哦，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成功。雖然日本沒有宣戰就轟炸了中國最大的城市，而且佔領了中國三個最好的省份，但中國還是不敢和蘇聯——那可以幫助她的一個強國恢復外交關係。這是因爲我們的干涉。

觀衆之一：西尼博士德國怎麼可以讓她自己參加這個調查團呢？德國，像中國一樣，是被凡爾賽條約分割了的。現在我們看到德國和中國的仇敵攜手了。

西尼：德國不能讓她自己被人排除在國際政治活動以外，這也是一種得意的境遇。

觀衆之一：調查團在這裏的工作是些什麼？

西尼：那你得和那隸屬於調查團的書記和專家去談。（下）。

舞臺監督：我可以麻煩隸屬於調查團的書記和專家，請問貴姓嗎？

書記和專家（一道）：波薩羅斯塔，哥斯波丁，坎內支佐，波克老夫斯基。

小丑：那末，都是俄國人嗎？

專家波克老夫斯基：當然，我們滿洲的專家都是俄國人。

舞台監督：蘇俄人？

波：你瘋了嗎？你打算侮辱我嗎？當然，我是白俄人。

書記和專家齊聲的說：蘇俄人也許連一套白色的禮服都沒有？

舞台監督：你們中間有一個不是俄國的人嗎？

拍斯妥合夫：Ya na primer va ne ruski。

舞台監督：這是什麼意思？

拍：這是說：「譬如我，就不是俄國人。」

舞台監督：那末，你為什麼說俄國話呢？

拍：我是波蘭人，有一張捷克斯拉夫的護照。但是俄國話是我們的正式語言，因為

我們所有的女朋友都是俄國人。

舞台監督：現在，我的親愛的公使館參贊，你可願意告訴我，調查團在這裏是怎樣

消磨時日的嗎？

拍：當然，有的作這樣，有的作那樣，早晨七點鐘去馳馬；九點鐘到游泳池去洗

浴，去打網球或是去買古董。於是就在這兒飯店裏午餐，以後就稍微休息一下，因為在下午很熱的時候，去工作是不可能的。五點鐘的時候，人得出去喝茶，或是玩哥爾夫球，到了晚上，人就穿上白色禮服，走上屋頂花園，或者同一個朋友出去用晚餐，去跳舞。

舞台監督：你的話就誤了我很久，現在要休息了。第二幕十分鐘以後就會開始。

第二幕

蒙古圖伽公主：X夫人，請把你的胭脂借給我：我真要把我自己裝扮起來——畢竟，我是圖伽公主，而且在這裏和一位國聯委員在一道。

X夫人：親愛的圖伽公主，請把你的鏡子借給我：我真要把我自己裝扮起來——畢竟，我是X夫人，而且在這裏和一位大使在一道。（X夫人和圖公主下）。

大使：我的親愛的大使參贊，我煩你過來。爲的是要請你把你的獨眼鏡借我。我的忘記在家裏；而且畢竟，我得在其他列強的代表的前面代表我的國家。這是我們在北平

所要做的唯一的事。

大使參贊：唏！唏！唏！但是在歐洲，他們以爲我們是和中國政府在一道代表我們的國家。在歐洲，他們不知道中國首都都是南京，從這兒去，要坐兩天的特別快車。

大使：唏！唏！唏！這個正和派到梵諦岡的公使住在斯德哥賀摩一樣。

參贊：但是閣下，外交部一定知道我們不在首都吧？

大使：當然；但是外交部相信從這兒發出的我們的通牒到達南京，比那從柏林或巴黎來的要快一點；但是歐洲的電報到達南京却快得多。

參贊：唏！唏！唏！

大使：我的親愛的參贊，我真得請你回家去，另外拿一個獨眼鏡來。不然的話，你留在這裏，是很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們。

參贊：但是當然，閣下。

中國侍者（衝上舞台）：八十二！八十二！八十二來了！

阿德羅凡蒂伯爵（衝上舞台）：張宗昌來了！那末，我還穿起我的新禮服做什麼！

大使：這裏，我的親愛的參贊，這裏我還你的獨眼鏡，我們不再需要獨眼鏡了，沒有什麼人在看我們——張宗昌來了。（下）。

X夫人：這是你的鏡子，圖伽公主，我不要牠了。張宗昌帶着他所有的妻妾來了。

中國侍者：八十二！八十二！八十二來了！

各種夫人：Tchort Vosmi——糟了！現在我們在這裏完全是多餘的了。我們的男朋友們會專門睜着眼睛去看張宗昌的妻妾！

書記們：Tchort Vosmi——糟了！現在我們在這裏完全是多餘的了。我們的女朋友們會專門睜着眼睛去看張宗昌——當然，就是「八十二」先生！

小丑：怎叫「八十二」？

舞台監督：這是八十二元銀幣一元一元的重疊起來的意思。

小丑：八十二元銀幣一元一元的重疊起來是什麼意思？

舞台監督：這是一種特別的一種特別的男性的體格。

小丑：不懂。

舞台監督：你用不着。

一位國聯專家：你看見了他的妻妾嗎，將軍？一個女孩比一個女孩可愛！最小的祇有八歲。

將軍（戰慄）：八歲！八歲！八……（他死了）

一位美國太太：八十二！好像重重疊起的八十二塊錢！八十……（她死了）

一位法國新聞記者：我的大使，你在什麼時候可以介紹我見張宗昌？

法大使：我？呵喲，他連我都不肯接見呀！

法大使夫人：他竟不肯會見我的丈夫——法國的大使！這真受不了！（她死了）

法大使（虔敬的俯伏在屍體上）：別了，我的親愛的。（對新聞記者）：去和——銀行總裁接洽吧，張宗昌是從他那裏得到金錢和武器的。如果有他去說項，將軍也許會見你。

S伯爵夫人：告訴我，童靜雷教授，他祇有很年輕的姑娘——他怎樣弄的？

童靜雷教授：他的每一個妻子，兩年以後，我就給她一個恩棒，遣開她。他不滿意

的女人，他把她們嫁給苦力。當五年以前，他要逃到日本去的時候，他把最漂亮的姑娘都槍斃了，這樣她們不會屬於其他的男人。

S-伯爵夫人：怪可憐的中國姑娘們！

教授：不單是中國姑娘——那時候，她們之中也有歐洲人。他常常誇耀，他的妻妾中有五十個不同國籍的女人。

伯爵夫人（從她的望遠鏡裏窺看）：一個樣子很好的男子，這位張宗昌。告訴我，他現在再不要歐洲女人了嗎？

教授：不要了。他說歐洲女人毫無價值。一九二九年以後，他再沒有了。（S伯爵夫人死了）。

海軍軍官（和他的夫人）：在這裏我是再也不能忍受了。當我想到苦力和許許多多最可愛的姑娘同居，而我却不得不和你，你這沒有用的母山羊一道消磨我整整一生的時候……

海軍軍官太太：「沒有用的母山羊」，你這樣叫我——我，這樣一位太太嗎？那

末，你是什麼？你連沒有用的公山羊也比不上！你就是在你年輕的時候，你也不能夠和這些好看的姑娘幹出什麼事情。昨天我在T上校的家裏：他比你大五歲，却還是一個男子……

海軍軍官：你在T上校的家裏？……（他死了）

辜偉東，一位中國青年：李八，我們上這兒來幹什麼，到底幹什麼的？

李八，一位年輕的中國姑娘：不要這樣興奮。要是我們偶然上「北京飯店」的屋頂花園，來看看這裏是怎樣的情形的話，這有什麼害處呢？

辜：這裏是怎樣的情形？這裏是可怕的！我爲我的人民感到慚愧。外國人用我們的錢，在這裏到處散佈，而且瞧不起我們。於是，這個人，這位將軍走了上來。給他們一種輕蔑我們的絕對的權利。

李：他和你有什麼相干？

辜：他是我們的壓迫象徵。他搶劫了江西省，他搶劫了吉林，他搶劫了奉天，他搶劫了山東；做師長的時候，他搶劫，做駐軍代辦的時候，他搶劫，做軍長的候候，他搶

劫，做省長的時候，他搶劫。

李：是的，人可以看到他得有許許多多的錢。他的女人都穿戴着奇異的衣服和無價的珠寶。

辜：但凡是她駐在的地方，農民連飯也沒有吃，他把一切都榨得像骨頭一樣的乾枯。

李：那末，他拿了這所有的錢幹了什麼呢？

辜：通通瞎花了，幾百萬幾百萬的，他弄得一個都不剩。

李：那末，他怎麼可以這麼奢侈的揮霍呢？

辜：列強供給他錢，這樣去保證他的鎮壓安南的獨立運動和進攻我們的蘇區的助力。

李：他的姑娘們在喝着香檳酒。

辜：當然——去提高他的信用，去表示他有買收軍隊的夠多的錢。

中國待者（衝上舞臺）：八十二要走了！車子在門口！

李：他怎叫八十二？

辜：那是八十二塊洋錢重疊起來的意思。

李（低垂了他的眼睛）：真的嗎！——那末，他多大年紀了？

辜：五十歲。

李：他做將軍以前是一個怎樣的人？

辜：一個土匪。

李：一個土匪？他不像。

辜（嫉妬的）：那末你喜歡他嗎？

李：我？我想他是討厭的。

辜：但是你老是看着他。

李：你竟和這個可惡的老傢伙吃起醋來了，這是對於我的一種侮辱。

辜：原諒我，但是中國因為外國人不允許的緣故，不能把這種壞蛋剷除，使我生氣他們還在供給這種東西的錢……

李：嘶！他來了。

將軍（一個大塊頭，後面跟着十三個姑娘，在李八的面前站住了，而且握住她的乳房）：把你腿子給我看。（李八這樣做了）很好。你可同我去。

李：是。（將軍帶着扈從和李八下。）

辜：（竭力想去跟着她，但是被一個兵士推回了，他跳上屋頂花園的欄杆）那末我該死去了……不！該死去的是他！我們的敵人應該死去，我們應該活下去！（叫：）中國，聽我說吧！敵人在蹂躪你，中國！

幕落

舞臺監督：我是一點也沒有想着要用這樣一種嚴肅的調子收場的，但是我沒有辦法。

小丑：那末，通通完結了嗎？

舞臺監督：哼，我倒想永遠不完結。

譯後附記

本書根據 Michael Davidson 的英譯重譯。

書中有好幾個無法調查出來的人名地名和幾個不便寫出的人名，一律註明着譯音。書中有一兩個作者的小錯誤，（如北平有孔的鑄銅元），譯文給改正了。

書中註譯，除一個是英譯者所加外，餘都重譯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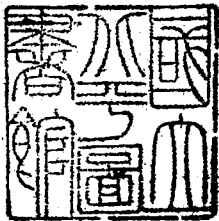
第一篇裏的菜單，第四篇裏的印度人歌，最後一篇裏小丑和意大利人的兩句話，英譯者既沒有註譯，重譯者也無法通曉，不能譯註，這是遺憾。

譯本書時，關於許多地名人和其他事情的調查，麻煩了許多朋友，在這裏感謝他們。

基希是著名的德國報告文學者，他的在輕快的笑談間夾着逼人的嚴肅的風格，他的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正義感，使他不負他的盛名，使他可以成爲新起的中國報告文學者

的良好模範。

這書裏二十三篇文章，描寫了上海，北平，南京三處地方的社會狀況。這中間有榨取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的醜態笑劇，有受難的中華民族的悲劇，基希帶着充分的理解，和熾熱的同情，描寫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正被人恣意宰割，放肆欺侮的這時候，基希的這種同情和理解，會使我們格外的感動。他是中國的眞摯的友人，是中華民族的親切的知己。



秘 密 的 中 國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壹月印行

改售實價一元六角

原著者

德·基希

譯者

立 波

發行者

郭 澂

出版者

天馬書店

地址：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44187
44140